婦女雜誌

THE LADIES' JOURNAL VOL. VIII, NO. 10



第八卷 第十號

新俄羅斯的建設與婦女
獨身問題的研究
珊格爾夫人的中國觀察記
愛倫凱世界改造與新婦女責任論
約翰生女士的演劇式教授法
婦女之過去現在及將來
內外婦女消息（六篇）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來稿，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項目	現款及兌票	郵票（一角以內之郵票作九五折計算）
一冊	二角	二角一分
六冊	一元一角	一元二角半
十二冊	二元	二元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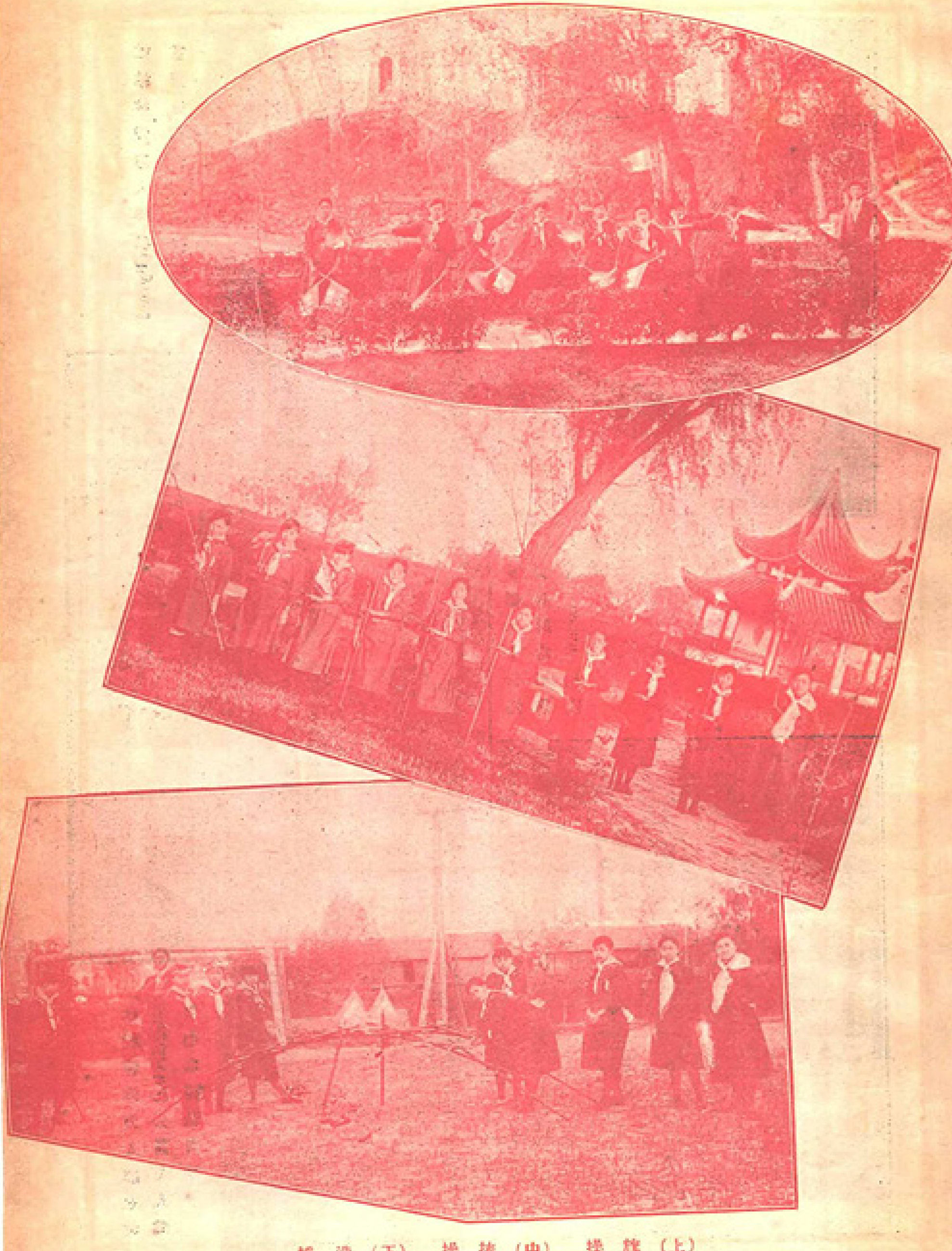
郵費	本埠	本國	日本	外國
一冊	一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六冊	六分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十二冊	一角二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價目表

等第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地位	底封面之外面	封面之內面及底面之內面，正文首頁之對面	圖畫中，正文前	正文中，正文後
全面	四十元	三十二元	二十四元	十六元
半面		二十元	十四元	十元
四分之一			八元	六元五角
一方			三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插圖刻圖工價另議。惠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崇明私立敦行女子師範附屬小學童子軍



（上）旗操　（中）棒操　（下）造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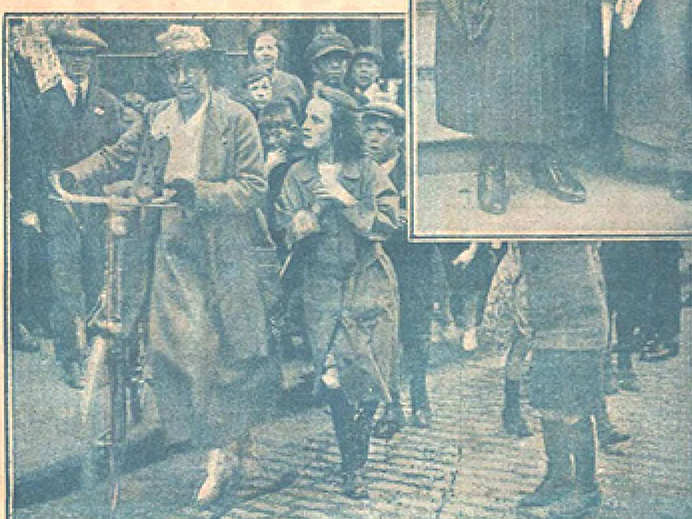
南愛爾蘭自由邦的選舉與婦女



杜柏林候選人排瑱(Byrne)當選後與女選民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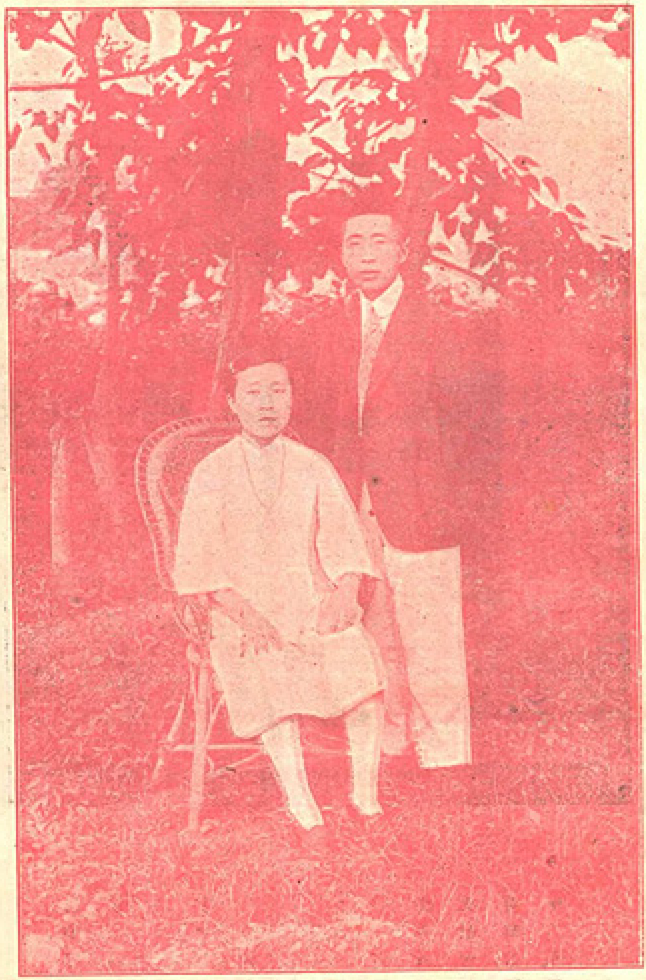


愛爾蘭九十三歲的女選民哈司蘭夫人(Haslam)赴投票所



杜柏林候選人麥安維(Markievicz)公爵夫人攜自由車經過市中

德安沈毅學校校長郭沈毅君與楊愛梅女士結婚攝影



山西軍人家庭職業傳習所庶務長孫華娥女士遺影



孫華娥女士
為山西第一
旅旅長商啟
予先生之夫
人名淑貞安
徽壽縣人山
西軍人家庭
職業傳習所
庶務長兼教
員勤儉仁愛
克稱其職本
年二月病歿

婦女雜誌第八卷第十號目次

□崇明敎行女子師範附屬小學童子軍(三幅)
□南愛爾蘭自由邦的選舉與婦女(三幅)
□德安沈毅學校校長郭沈毅君與楊愛梅女士結婚攝影
□山西軍人家庭職業傳習所庶務長孫華娥女士

獨身問題的研究

文明與獨身……瑟廬(一)
中國女子的覺醒與獨身……周建人(七)
獨身的我見……孔襄我(一〇)
唱『母性尊重論』的愛倫凱為什麽獨身……幼彤(一三)

評壇

□挫折……紫瑚(一六)
□從絲廠女工罷工中得來的敎訓……健孟(一七)
□女子參政會與女子勸進團……克士(一八)
□『惡風』……喬峯(一九)
□孔子的婦人觀……晏始(二〇)
□家庭制度的應當改革……克士(二一)
新俄羅斯的建設與婦女……薇生(二三)
夫妻及家庭……喬(八二)

婦女之過去現在及將來

東方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王平陵（三）

女子之悲哀……朱枕薪（三一）

女性的勝利……楊俊嫻女士（三七）

自由論壇

讀了『婦女之敵是誰』以後……醒女士（四〇）

女權不振之原因……敏女士（四一）

舊婦女的求樂方法……何慧心（四三）

愛倫凱世界改造與新婦女責任論……吳覺農（四七）

珊格爾夫人的中國觀察記……克士（四四）

約翰生女士的演劇式教授法……露珊（七四）

內外婦女消息

最近的女權運動……晏始（六二）

上海絲廠女工的同盟罷工……彌彌（六五）

德國新婦女的要求……松山（六六）

美國政界中的婦女（附圖二）……松山（六八）

美國女界的偉人（附圖七）……J F（六九）

印度的婦女生活……克士（七三）

（接次頁）

朱心芬……夢雷
所見不同 挪威基蘭德作……沈澤民（九一）
「從前有一個國王」 印度台我爾作……仲持（九七）
第二譚卡來夫人 英國比納羅作（續）……仲持（一〇三）
春水 Bela Manto 作……詩風女士（一〇六）
愛與債 John Suckling 作……洪爲法（九〇）

通信

戀愛問題的討論（二）……王平陵 章錫琛（一一九）
歐化句法的討論……誰君 仲持（一二三）

新刊介紹

雪朝……（一三）
女權運動特號……（四三）
生育節制法……（七三）
現代婦女……（一二八）

附錄

請於憲法及附屬法明定女子參政條例文請願書……（一三四）
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協會宣言……（一三五）
女子問題的開端 胡適之在天津學生同志會女權股講演……（一三六）



婦女雜誌

第八卷　第十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一日發行

文明與獨身

瑟盧

凡是兩性的生物，以兩性的結合爲生殖必要的要素，所以天然具有一種性的本能，一經到了成熟期，便自然而然的能够愛慕異性，如果把他隔離起來，一定要發生異常的苦悶。魏斯脫馬克(Edward Westermarck)在他的名著人類婚姻史(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上說：「野生動物的見苦於性慾，與飢渴無異。一到交尾期，雖是極怯懦的動物，那雄的也定要爲此而出於決死的爭鬬。所謂絕慾——至少是任意的絕慾，在自然的狀態，幾乎是完全沒有的。」

據魏斯脫馬克的研究，在蒙昧野蠻的民族，不但絕沒有獨身的事情，並且往往比文明人早婚。有許多的民族，往往都在十歲內外，即行結婚。他們每有一種信仰，以爲一個人沒有結婚而死，是一種極大的不幸；並且有以爲這種人死後不能走進天國的。所以他們不但自己一到成長，急急要

想結婚，便是做父母的，也把兒女的婚姻，當做唯一的大事情。

不但在野蠻蒙昧的民族裏，沒有獨身，就是比較的文明進步的民族，也是如此。古代的許多文明國家，都把結婚當作公共的利害，並不作爲個人的私事。斯巴達的法律，結婚過遲或全不結婚的，都要受罰。雅典人對於不結婚的也有罰則；但到了後年，這法規却廢止了。羅馬古代，曾有一種官吏，專司對於未婚者課稅的事情。後來羅馬的兩性關係非常腐敗，獨身者因此增加，而富人爲尤甚。那時結婚的義務，差不多全由市民負擔。於是制定一種法律，對於結婚的人，給與保護金，使他們可以養育小孩；而且規定一定的年齡，過此不結婚的有罰。但也終於無效。

到了近代的歐美，獨身者的數目，顯然增加，并且逐年加甚。人類婚姻史上說：「在文明進步的歐洲，一八七五年，十五歲以後的男女，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都喜歡獨身，并且以後多數守獨身生活。除俄國外，獨身者的數目，匈加利二五·五七%，比利時四四·九三%，其餘諸國，多在這兩國的中間。在十九世紀中葉，據瓦波司的計算，未婚的成人及獨身而死者的數目，撒克遜一四·六%，瑞典一四·九%，尼薩蘭一七·二%，法蘭西二〇·六%，其餘諸國，多數是晚婚的……」但這還是半世紀以前的事情，到了近年，獨身者的數目，比從前更大有增加，可以不必說了。

從這樣看來，獨身的增加，是文明社會特有的現象，實在可說沒有什麼疑義的了。但人是兩性的動物，因兩性的結合，而組織家庭，締造社會，蕃衍子孫；倘獨身者逐漸增多，勢必致有社會破裂人種絕滅的憂慮，所以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種病的現象。許多的人，對於這種病的現象，覺得非常擔心，因此常常想勸告獨身者，請他們爲社會的緣故而棄其獨身的主張；甚且爲了他們蔑視社會的責任而加以懲罰，或主張須用法律來制裁他們。據我們看來，這是完全無益的。社會所以發生這種病的現象，全然由於社會自身的不良，不能使個人來負完全的責任。所以我們要想消除這種現象，必先研究他發生的原因，從根本上去謀消除的方法，纔是正當。

那麼，社會發生獨身的原因是什麼呢？

發生獨身的第一原因，就是宗教的禁慾主義，把兩性關係和結婚當作不潔及有罪的觀念。在原始時代，人類對於性慾，祇覺得和食慾一樣的需要，從不能發生所謂不潔的觀念。但在稍進化的民族裏，看了女子經期和出產時的排洩物，以爲是臭穢的東西，因而蔑視女子，以性的關係爲不潔；而宗教的禁慾主義，因此更把肉慾當做罪惡。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的僧侶，都持獨身生活，印度中國日本的佛教徒，也是如此。有時雖然不是宗教的教徒，也往往有把獨身當作貞潔，因而不婚的。但宗教徒的獨身生活，係出於教規的強制，所以表面雖然獨身，而實際上却很少遵守。像西洋從前的基督教徒，和我國目前佛教的僧侶，其性的生活，都非常放縱。因此西洋的馬丁路德，日本的法然，親鸞等，遂起來改革教規，許僧侶都可結婚。所以禁慾主義的獨身，一到了科學昌明知識進步以後，便沒有存立的餘地；在近世的社會裏，這種獨身，可說是沒有什麽重要的。

近世社會中獨身增加最重大的原因，就是生活程度的增高。在野蠻的民族裏，男子以女子作爲他的所有物，都用了強力掠奪或賤價購買而來，祇要供給一點最低的生活品，就可以做他的奴隸，供其使用；所生的子女，也不必加以十分注意的教養，所以他們要妻很是容易，從不感到怎樣的困難。如現在我國北方，往往男子在十歲內外，父母便替他娶一個十七八歲以上的妻子，因爲那里娶妻的費用很少，他們完全把娶媳和購買女奴一樣看待。在這樣的社會裏，當然不會發生獨身的事情了。但文明漸進，生活程度日高，扶養家族的責任，又完全歸男子擔負；而男女逐漸平等，男子更不能把女子當做奴隸；對於子女的責任心，也比那無知識的人豐富；而女子又往往多好奢侈，其費用每非尋常男子所能擔負。所以在文明各國，上流社會中人獨身的往往要比下流社會爲多。魏斯脫馬克引巴立司的調查說，瑞典的貴族與上流公民，男子結婚的祇全體三二%，女子二六%；但總人口的平均，則男子爲三四%，女子爲三二%。我們要想掃除這個弊病，非先把社會經濟制度澈底改革，使人人都有經濟的獨立，女子都受母性的保護，兒童都歸公家負担教養的費用，決不能有效的。

獨身的第三原因，是文明人類精神力的進步，性的感情因而減殺。在低級文化的民族裏，人生的快樂，惟在自然的需要與本能的慾望之滿足。至於進步的民族，便另有高尚的欲望和精神的需要，其所視爲快樂的，便與野蠻人不同。魏斯脫馬克引國民(Nation)雜誌記者說：『教育與文化的普及，今日新發明，新發見，產業交通，及財富增加的結果，使男女的趣味性廣大，顯然增加，發生新的滿

足和愉快。爲了這種生活滿足的增加，於是因結婚生活而滿足的領域，比較的減少。室內生活，在人生上，不像從前的占廣大的領域，因而減低男女必須的程度。結婚生活比獨身生活所備的優點，喪失了幾分；今日獨身者所享受的快樂，可以和既婚者一樣或且更好。』這確是事實。但我們須知，人類的性慾，雖因知識的進步而逐漸減殺，而兩性的戀愛，卻因精神力的增高而愈趨熱烈。所以社會如果能夠注意於青年男女戀愛的訓練，這一層實在可以無慮的。

然而精神力的進步，不但能夠減殺性的感情，而且增高了生活的理想，使青年男女，不肯像從前的較易結合，糢糢糊糊度他們的生活。他們要求可以做自己終生伴侶的理想的配偶，他們想組織和平，安樂，平等，自由的家庭，度他們理想的生活。他們的理想愈高，實現便愈難。因此便不得不造成獨身的境遇了。這種的獨身，女子更比男子爲多。因爲從前的社會，是女子受男子支配的社會，她們沒有可以支持獨身生活的能力，即使有了高尚的理想，也不能不受生活所驅迫，而隨便結婚。但一到了女子的教育提高，自己有了生活的能力，便不肯輕易拋棄她們的理想，再受男子的支配。據美國的調查，一八八九年，女子大學生，祇二〇，八七四人，至一九一一年，增至七二，七〇三人，而此等女子大學畢業生的結婚率，都非常之低。在一九一〇年，美國十五歲以上女子的結婚率爲六九．八%，而女子大學畢業生的結婚率，則祇有四二．二%。我們要謀這一類獨身的減少，祇有使男女的地位，完全平等，婚姻的離合，更形自由，使實際生活，能夠盡量提高，與他們的理想生活吻合。

人類的生活理想，既然增高，青年男女理想中的配偶，既然超越現實，而男女間的戀愛，卻往往受物質的支配，不能完全獨立，十分自由。社會上大多數的人，都不肯重視戀愛，一方面既不知對於青年男女，加以充分的戀愛訓練，使得遂其正當的發展，一方面又用種種的習慣，制度，道德，法律，加以無形的束縛或有力的摧殘。於是思想高尚而勇力欠缺的青年，男女，都不敢輕嘗戀愛，或因戀愛的誤用，受過了一次苦痛，不敢再行嘗試，或因受社會束縛的緣故，不能進行他們的戀愛，於是便不得不終於獨身的生活了。淺薄的社會學者，往往以獨身的增多，爲家庭衰滅社會破裂種族滅亡的豫兆，因而歸咎於個人的不負責任；而對於男女的戀愛，卻以爲無關重要，甚且斥爲個人自私自利的行爲。這真可算得謬誤極了。日本社會主義者賀川豐彥氏在他所著的社會病理上說，『我們不可不用戀愛來建設真正的社會。沒有戀愛，社會單位的家庭，永遠不能出現，祇可住在由生理的有機的社會本能所支配的族長主義

社會罷了。」所以我們要減少獨身的事情，建設真正的社會，最重要的，無過於加青年男女以充分的戀愛訓練，使戀愛有完全的獨立和十分的自由了。

因社會蔑視戀愛的緣故，一般男女的性的感情，不能向高尚的方面進展，遂不得不向卑下的方面伸張其勢力，於是性的道德乃大大的頹廢了。娼妓的存在，私生兒的增多，黴毒的蔓延，都是今日文明各國普遍的現象。青年男女，雖然爲了生計困難的緣故，不能輕易結婚，而仍不患沒有滿足性慾的地方，因而終於獨身了。所以性的道德的頹廢，也是獨身增加的一種原因。上面說過古代羅馬人獨身者之多，就完全爲此。這種現象，實在是現代文明最大的弊病；如果這樣下去，簡直可以使人種由衰弱而至於絕滅。救濟的唯一方法，就在提倡新的性道德，使人人都曉得把戀愛作爲性的關係的唯一標準，凡是非自己所戀愛的人，萬萬不願同他發生性的關係；一方面更使戀愛任各人有十分的自由，不感到一點的束縛。那麼，性的道德的頹廢，便可永遠防止，因此而來的獨身，也不致再會增加了。

最後還有一種使獨身者增加的原因，就是男女人數的不平均。近代的婚姻，以一夫一婦爲原則，但據歐洲各國的人口統計，大概都是女多於男。去年英國國勢調查的結果，女子過剩的數目，約至二百萬人；又據一九一四年美國的調查，女子也多於男子一百二十五萬人。在過去十年前，歐洲俄羅斯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奧大利葡萄牙匈牙利瑞典挪威丹麥瑞士比利時荷蘭芬蘭愛爾蘭等十五國，女子超過男子，共八百零六萬二千人；此外波赫二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盧森堡等五國，則男子超過女子二十六萬六千人，然總計女子仍多出七百七十九萬六千人。而在最近世界大戰的結果，交戰諸國，男子的死傷很多，過剩的女子，一定比戰前更多。這些過剩的女子，當然不能不獨身了。像這樣男女數不平等的現象，完全出於天然，我們很難用人爲的方法來救濟；但據有一派人說，男女孩出生的數目，本沒有十分相差。不過因爲男子的生命保護力不及女子，所以容易夭折，而且成長之後，男子的生存競爭比較的劇烈，所以死亡也自然較多。倘真如此，或者也不是完全無法的事。至於戰爭的可以設法消弭，那更不用說了。

這樣看來，招致獨身者增加的原因，有可悲觀的，也有可樂觀的，但獨身的增加，我們總不能不說是文明社會裏的病的現象。這種病的現象的呈露，正如人體上疾病的種類隨文明的進步而增加

一樣。人體的疾病，我們可以靠醫藥的進步來撲滅他；社會的疾病，我們也不可不依社會改良的方法去治療他。我們如承認獨身是一種病的現象，就不得不探求這現象發生的原因，從根本上去謀救治的方法，祇用勸告斥責，刑罰等外面的手段，那是完全無益的。

最後我還有一種感想：我們常常看見中國許多青年的女子——男子卻不多見——口中每喜歡說自己要抱獨身主義，雖然未必全都實行，但我們卻因此可以看出我國女子對於他們地位的不滿足。這種舉動，可說是對於社會的一種反抗，確係促社會改革的動機。我對於獨身的本身雖然反對，但這由這種動機而來的獨身，我以為卻是一種可以樂觀的現象。

中國女子的覺醒與獨身

周建人

獨身原與戀愛一樣，都是個人的自由，他人本無須加以可否的批評。譬如有事業家學問家，一生匆匆忙忙過去，不知不覺過了獨身的生活，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誰能夠批評他的是否，或去勸告他(或她)非結婚不可呢？所以我以為獨身是個人的自由，他人很不容易主觀的去批評是否的。

但如果善種學者見到這種情形，意見便不一樣，必定要大為惋惜了。因為善種學者熱心於種族的改良，以為要求未來民族進步，必須社會中的優良分子多生育，不良分子少生育。能作大事業和盡力於學問的人，便是善種學家認為優良的分子，正是應當保留他們子孫在世上的人，現在卻放棄了生育的職務，所以便覺可惜了。這固然是善種學者希望民族進步的熱忱，其實斷絕優秀的苗裔，原因殊不止此，戰爭一至，多少優秀分子死亡；無選擇的結婚，也足以將優秀的性質稀薄，幾個專心於事業及學問的獨身者，就全體總算起來，只是很微的一點罷了。

這種情形，如為禁慾主義者所見，則意見又自不同，因為這一派的意見往往以童貞為高潔，那便不能不視獨身為高尚的事了。其實這種思想的出發點，大半在於很神祕的重視『慾望』，現在如我們用科學的眼光來看，戀愛和結婚，並不見有汙濁，因此也不能

認獨身爲特別高潔，只是極平常的一件事罷了。

我們承上文的意思總結一句，便是獨身如純是出於自發的意志，無論爲了志在事業學問上的發展而無暇顧到結婚，或沒有相當的對手，或遭戀愛失敗的痛苦等等，別人都不能加以非難或勸告，但如其不純出於自己的意思，而別有神祕的教訓，引導他們守獨身的生活——卽如以獨身爲淸潔高尚之類——這却有些不可。

然這樣出於自發的獨身，要文明較高的社會裏纔會有，在低級的社會裏是難得遇見的。低文明的國內極少專心於事業或學問的人，戀愛的藝術既沒有發達，得不到理想對手或戀愛失敗而獨身的事，自然不會發生。試看向來的中國，雖偶有獨身的男子，但多是因爲貧窮或無賴，沒有財力娶妻，女子則更沒有獨身的了。因爲女子在社會上，向來是一種貨物，貨物的去留以主人與買主和對的意思爲定，自己如何可以說一可否呢？所以除却殘廢的，或少數給已訂婚過的丈夫死後守節之外，女子沒有地位可以獨身。

女子在社會上，自來非附屬於人，便無可容身。她沒有財產權，她不能謀獨立生活的技能與學問；她到年紀漸長，在母家的地位漸漸如同客人。生在沒有財產的人家的女子，幼時幫同父母操作，在有資產的人家，則自幼學習的，只是怎樣爲人家媳婦的禮數和方法，爲父母的不教女兒以廣大的生活能力，只在養成適於寄生生活的專門本領。

所以中國女子的一生，只有從母家走到夫家這一條路。走到夫家以後，她的生活總算定了。女子的生活既這樣狹隘，趨勢所在，又非結婚則無所依託。歷代相傳，只是照這「女大須嫁」的舊例行去，純然是一種刻板的手續。在這種習慣之下，那裏會有獨身的女子呢？

女子既嫁之後，父母把重大的干係卸脫了，女子也把從前不安的心，有了着落。只要小心「做人」，「廿年媳婦廿年婆，再過廿年做太婆」，這是結婚婦女在無聊的生活中的慰藉語，也是婦女唯一的希望了。婦女在這時，一方要博公婆的歡心，一面又要勿失丈夫的寵愛，希望夫弟姊妹的向公婆好言，更不能不加以小心隨順。在這種摧滅個性，造成妥協的家庭裏，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了。

到近年來，女子教育漸漸興起，除了爲妻的訓練之外，學到了一些謀生活的能力，思想的輸入和技能的學習在身，一方而愈覺家庭的黑暗與迫壓和男子的專制主義的迷想的殘酷，於是漸漸怕到別人的家內去做媳婦。這些少數的女子，一面對於舊家發生厭

倦，一面還有改造新家庭的能力和希望，於是有些女子，遂生活在家庭之外了。近世女子的時時流露出願守獨身的喊聲，雖然不能概括一切，但其中多數恐怕是不良家庭制度所造成的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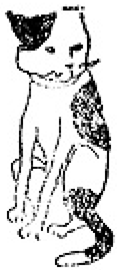
從來社會上存活不住的，一生只有從母家走到夫家一條路的女子，今日居然能夠高叫獨身，覺悟舊家庭的迫壓，在社會上獨起立來，這不能不說是思想，社會的進步，和一切奮鬪能力的進步；實在是女子有點覺悟，在社會上已經有一部分地位的表現。照這樣說來，社會上有獨身女子，未嘗不是社會的進化，並不是什麼可悲的現象。但這種現象，許是過渡現象，社會制度改革之後，許多在今日不能結婚的女子，將來或能得到結婚的機會。因爲現在女子獨身的喊聲大半是表示與男子專制舊家庭壓迫的反抗，有些憂世的論者，對於這喊聲發生憂慮，想加以勸阻，其實若不順着潮流，將舊家庭和男子專制主義加以改革，勸導抑制都屬無效的。

但是近年來中國女子獨身的喊聲雖然很高，眞能獨身過活的仍是少數，因爲便是有堅強的意志的，也往往抵抗不過經濟的壓力，使毅力漸漸消亡，不久不是仍然回到家庭中去，或竟進入「空門」，到覺得比較的有依歸。要求獨身，不是容易的事：必須具有種種條件，不但在經濟上能夠獨立，更須羣衆觀念能承認女子是獨立的人。中國多數人對於這觀念的肯定還是初期，經濟方面則更不穩定。這女子獨身之所以爲難了。

我們因不願家庭制度的壓迫，以致使人生畏懼，想逃避，但要救這等逃避家庭的苦心，當從改良家庭入手，須加上極無束縛的自由，却不願由社會壓力來抵制婦女，使不能獨身生活。方纔我在前面說過，如果有人自己沒有結婚的必要而獨身，這都是人的自由，別人不能橫加是否的批評。但如果因被迫逼使然，精神上受有極大的抑鬱的，那便非加以根本的救濟不可了。

日本賀川豐彥以爲一般獨身生活的救濟，在乎培養戀愛，但中國近年許多女子獨身的呼聲，如果確爲受舊家庭的苦痛而發的，則不能不首先改造家庭，使從前視爲牢獄的家庭，成爲自由安樂，那麼，爲着家庭的困苦而獨身的可以免了。至於誤認獨身爲高潔的人，則只須用科學的光明，去照穿那神秘的思想，使她們知道戀愛的神聖，那麼，以獨身爲淸潔的無謂的思想也便失却依據了。

我總括一句說，青年的人因厭倦現在的家庭而高唱獨身，不如把這能力，移作改造家庭，至反對那些因受家庭迫壓而說獨身的人，如能將反對的力移在改造家庭上，成效當比勸導反對爲多。至於中國舊有的大家庭制度，應怎樣改造，則本篇不及論了。



獨身的我見

孔襄我

一　獨身的界說

獨身（Celibacy）的界說，很是明顯，只要不娶或不嫁，過單獨生活的，都可以叫做『獨身』。普通社會，都是實行一夫一婦制度(Monogamy)，如果有奇特的男女，不娶不嫁，終身過單獨生活的，於是便特別給他起個名字，叫做『獨身者』（Celibate）。

譬如一個青年男子或青年女子，雖然他們都是過單獨生活，可是我們不能說那就算獨身，因爲他們祇是『未婚』（Unmarried），並不是不婚（To live single）。

獨身的界說，既如上述；但因獨身的情形不同，又可以分作兩種：

(1)未婚的男女，卽立志不娶不嫁，終身營單獨生活的。

(2)既婚的男女，因配偶者半途死亡，而營單獨生活的。

前者可以叫做『絕對的獨身』（Absolute Celibacy），後者社會上另有一種專名詞，男的叫做『鰥』（Widower），女的叫做『寡』（Widow）。

二　獨身的原因

獨身的界說，既如上述，今請進而研究獨身的原因。簡單說來，可以分做三種：

(1)信仰宗教，服從教規的獨身者。

(2)因厭世思想而抱獨身主義者。

(3)因受經濟上的限制，不得不始終獨身者。

第一種的獨身者，純是受了宗教教規的拘束。我看見有許多僧侶，他們寧肯暗裏通姦，但總不願表面上違叛教規，仍然戴着僧侶的假面具。卽如佛教，普遍的中國，幾乎每個村鎮裏都有廟宇，都有僧侶住持在那裏奉教，他們對外統用一種名詞，叫做『出家』；這個意思，就是脫離世俗的家庭，出外度清淨的獨身生活。然而細細調査一下，便可以曉得他們的獨身，大多數都祇是表面的形式

罷了。

總之凡是信仰宗教實行獨身的，頂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從教規』所以他們這種獨身，可以說是帶服從性的獨身主義者。

因厭世思想而抱獨身主義的，便不然了。細考厭世思想所以發生的原因，強半是受環境的影響而發生的心理上的變遷。所以他們發生獨身主義的原因——固然是受些環境的影響——差不多完全是自動的主張。他們對於結婚，並非不能做到，實是不肯去做。我以爲厭世派的獨身，可以算做放任性的獨身主義者。

第三種是受經濟的裁制，沒有力量來結婚的。這一類的人很多，尤其是男子多，大半都是貧苦人家。他們不是不願意結婚，只是沒有資產來供養妻子，不得不實行獨身。不過這一類的獨身，強半都是男子；以女子而受經濟上的裁制不出嫁的，很不多見。

三　獨身的影響

獨身的原因，雖祗說出上邊三種，可是除去那三種原因以外，仍難免有其他特別的原因存在。但是我們細心考查這三種起原，其中第一第三兩種，完全是出於被動；祗有厭世派的獨身，是完全由於自動的。

近來有不少的青年男女，因受特異環境的鉗制，遂卽發生一種志願，要抱獨身主義。但是如果我們考查一下，便可以曉得這些抱獨身主義的男女青年，有十分之六七，不能始終徹底保持他們的志願。我且舉一件事實來證明他。

五四運動之後，天津方面的男女學校，差不多完全都加入天津學生會聯合會；當時有許多青年男女，他們深恨普通一般人假借社交公開的美名，實行他們的拆白式的戀愛主義；於是便立下終身的志願，要抱獨身主義。可是到了現在，便不然了；當時抱獨身志願極其堅決的男女，今日許多都成了夫婦了。可見青年而抱徹底的獨身主張，極是一件不容易做得到的事。

獨身的影響，簡單說來，可得下列四種：

(1)易使吾人陷於悲觀，

(2)減少人生興趣，

(3)性的道德的廢弛，

(4)社會因之退化。

這四種影響，第三第四關係尤鉅，所以我們不能承認獨身是好的現象。



唱母性尊重論的愛倫凱女士爲什麼獨身

日本原田實原著 幼彤

一

女思想家愛倫凱女士，以兒童的世紀戀愛與結婚等名著，轟動世界，是有名的母性尊重論者。她以爲婦人須有母性才可以算得完人，生育兒女是婦人天賦的職務，且爲最大的幸福，並且是她所竭力宣傳的。但她自己現年七十多歲了，身體還很康健，却從未結婚，沒有兒女，過她獨身的生活，這到是一個很有研究價值的問題。

二

愛倫凱所著的書，我曾經讀過不少，可是對於她自身的記載，很爲缺乏，只有一段文字，她說：

『我是極有幸福的女兒，被育在和愛的兩親之間。我的母親有廣大的見識，是極進步的婦人，所以我的一身，並沒有像和我同輩的婦人，所經驗的，種種精神上思想上新舊衝突的苦悶。我的父母許我自由，我自己自然沒有發婦人解放呼聲的必要，祇因眼見着許多和我同輩的婦人有許多苦悶，不忍緘默，所以替她們發這解放的呼聲罷了。」

這段說話，於她獨身的意見，絲毫沒有說及。此外雖有女士的友人尼斯特萊姆哈密爾敦夫人，以情緒豐美之筆，爲女士作傳記，但是女士爲什麼終身不嫁，仍沒有得到適切的解釋。

三

愛倫凱雖以思想家著稱，而實爲現實家，雖爲理想的主張，而其議論，都以實感和體驗爲基礎，是深切的熱烈的議論，不是冷淡的空論的游戲。這一點，是世界批評家所一致贊同的。

而所謂母性的尊重，又是這以實感與體驗爲基礎的現實主義

的思想家愛倫凱女士重要的中心思想。基督教徒向來所奉的一種信條，所謂『女子能爲處女始貴，』是她所竭力反對的。她說：『女子能爲母始貴，處女因了有爲母的資格纔是可貴。』她根據了這個思想，所以竭力的說戀愛，勸結婚。這樣說來，愛倫凱女士應該趕先去做人的妻人的母了。但照上所述，她現在到了七十多歲還兀自過那獨身生活，不去做可尊的人之母，那又怎樣講呢？

然而我們從愛倫凱女士的人格考查起來，就可曉得她決不是言不顧行的人，其中實在有極明白的理由存在。女士自己既不肯把理由宣布，我們可從她的著作上和批評家關於她的評論上去觀察，據我個人推考起來，其理由大略如下：

四

愛倫凱幼時，思想上頗受瑞典文學家皮龍生的影響。一八七二年，愛倫凱方二十三歲，皮龍生對她的母親有一番言語：

『你的女兒有怎樣作爲和她那種常趨極端的性質，不致妨害她的實力與否，現在雖不能決定，但她將來必定是一個能替父母增光的婦人。她無論怎樣，終要比她去做人的妻而僅謀一個男子的幸福好些，這是我可斷言的。』

照此看來，愛倫凱女士至今不嫁，並不是像那從事職業生活所謂第三性者婦人，也不是像那有男子氣概不願結婚的一類婦人，當是人人所了解。女士一面雖若凜然不可犯，而青年時代，却是極優美柔和的女子，爲普通男子所想望。

現在一般獨身婦人所共通的理由，不是多爲着經濟的關係嗎？爲着父母，弟妹，自己要謀生計，因而獨身不嫁者很多。至於愛倫凱又怎樣呢？當她三十歲的時候，她的父親，事業上雖偶爾失足，陷於苦惱的境遇，但他係國中大政黨的領袖，而此政黨又在掌握政權之際，他曾爲國務大臣，雖不能稱爲巨富，却也是中等以上的富翁，家庭生活，很有幸福，且其親戚，亦多屬名門，於經濟關係一層，到底算不得女士不結婚的理由，所以我們又不得不從他方面去致察了。

五

據我所見，第一種理由，是因爲女士在她的生涯中，找不到戀愛的眞對手。愛倫凱的意見，以爲結婚必要的條件是戀愛，戀愛不成立的男女，不當結婚。因爲無戀愛的男女，於精神上缺乏美的調和，難望有優良兒女之產生，這是愛倫凱堅固的信念。所以無戀愛的

結婚，不論怎樣的人，怎樣的時候，怎樣的地位，總是不道德的；即使當時男女兩人物質上的生活，很是幸福，父母家族的生活，很是幸福，他們的結婚，又有親權的保證，有法律的保證，但無戀愛的結婚，總是不道德的。她這樣持論的根據，因為無戀愛結婚所生的子女，難望心身的健全，因而祇能生出被剝奪了幸福的可能性的小孩，結果必阻害其生命的向上。

現在再把愛倫凱對於結婚的意見，最簡單的說一句。她既說戀愛為男女結婚最重要的條件，但又謂有戀愛的男女，却未必個個可以結婚。還有一種的條件。她相信人類現有心身上的優良點劣弱點，能夠因生殖而遺傳，對於戈爾登的善種學，非常信仰。所以她又說精神上肉體上有劣弱點的人不能結婚；例如飲酒的人，不能做人的夫和人的妻，有肺病癩病癲病的不可不謹慎預防，此等男女雖有戀愛也不當結婚，這是女士所主張的。

六

還有一層，女士以為對於結婚，須加制限。就是因為婦人的知識生產力和生殖生產力，是互相制限的，從事於知識生產——如研究學術或從事著作——的婦人，能夠避去結婚，知識才能安全。

總之愛倫凱所主張的理想的結婚，有三種條件：

一，不可無戀愛；

二，當為精神肉體都很健全的男女；

三，從事知識生產的婦人當避去結婚。

不具有上列各條件，而行結婚的，雖在聖彼得的寺院，以教王為證婚人，仍是不道德的，這是她的熱心的主張。

因此我推測愛倫凱女士獨身的緣故，第一沒有可以滿足她結婚的第一條件的可戀愛對手的男子。像女士那樣有偉大人格與見識的婦人，很難得到和她適應的男子，這是常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而她又為從事知識生產的婦人，其有意避婚，更可想見。

從愛倫凱的多種著作參攷起來，她是備有一種人道的忍苦之體驗者的風格，所以上面所推測，是極自然的觀察，我所能夠自信的。

七

但我所推測者，且不止於此，當進而為超越的推測。愛倫凱女士對於基督教的教義儀式及習慣，都竭力攻擊，然她以耶穌為一個優秀的個性——即雖死不捨其理想的勇敢的人格，始終不惜捨

我無我而求人道的生活——非常讚美。耶穌所謂捨我無我而求人道的生活，即耶穌自身特性强烈的表現，結局能够永遠延長他自己的生命。耶穌因捨己而反得生己，女士極所歎賞。其歎賞的真摯和熱烈，即有如耶穌的性格，如耶穌的理想，因此爲人道而捨己，反可以生己的一事，是她自身極確實的信念。她所以獨身的理由，我們很可以從這裏面去推求出來。

我以爲愛倫凱女士，正與耶穌基督相同，沒有像普通人的教養的必要，沒有結婚的必要，且沒有兒女的必要。她是能够十分而且永遠延長她的生命的第一人，這句話大概不能算做過分的褒詞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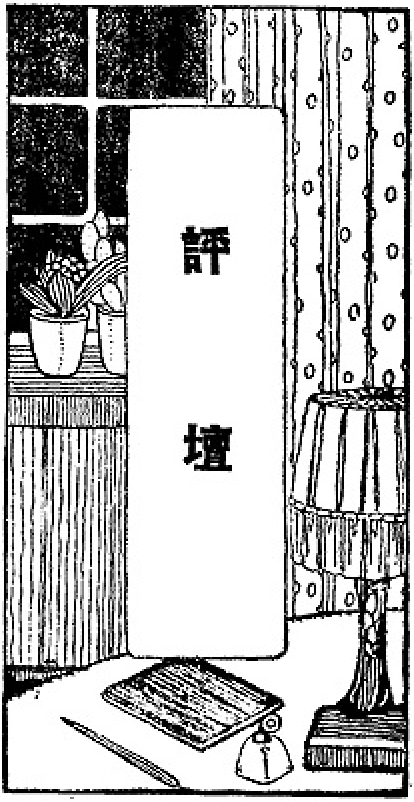
八

我照以上的情形，去解釋愛倫凱獨身的謎，或者全然不當，或者偏於善意方面，均不得而知。雖有人這樣的誹謗我，我也不以爲恥辱的。

總之，愛倫凱女士不是祇做幾個小兒的母親，乃做了今日『世界萬民的母親』這是確切的事實，我們所應該感謝的。瑞典藝術家黎加特倍爾格批評女士說：『愛倫凱爲世界的公民。她全充滿着寬宏和活力，擁抱萬物而無遺剩。她的性質，要把廣闊的宇宙變爲國土。她確能像她自己所說，爲「萬人之母」的代表。』丹麥大批評家布蘭兌斯也說：『愛倫凱是熱狂的純潔主義者。她不用意於道德的外面形式，而呼吸最高尚最純潔的雰圍氣，在那里生活着，她是大膽說高尚人格的教養的高貴的女僧。』

愛倫凱女士雖爲獨身的老處女，却全沒有冷酷愁鬱的狀態。數年以前，美國突姊女士，曾往瑞典親訪愛倫凱，在她的印象記上說，『他是一個白髮黑衣的婦人，身裁不大不小，一望而引起我的注意的，就是她的眼目，是一雙盛燃着熱情的青年人的眼。愛倫凱現逢七十歲的高齡了，可是誰也不當她有這樣老，因爲她正像很青年呢。』

由自己意志以外周圍的事情，而爲獨身的生活，那是別一問題，如果依自己的意志即主義而度獨身生活的婦人，我希望她的眼也像愛倫凱的一般永遠盛燃着熱情。



挫折

紫瑚

素來遵守三從四德幽閉在家庭的牢獄中的中國女子，居然也會發生了像最近北京的女子參政運動，和上海絲廠女工的大罷工運動，這當然可使一般的『弗彌涅斯脫』欣然色喜；更怪不得扶陽抑陰維持綱常名教的先生們，都要閉目搖頭，唱痛哭流涕長太息的調子了。

當下我就對那些『弗彌涅斯脫』和維持名教的先生們說，你們不要歡喜，諸位也無須驚惶；我們中華民國的官廳，共和國家的法律，雖然奈何不得那些長槍大礮貪贓賣國的大老，但要收拾這些區區嬝娜纖弱的女子，和鳩形鵠面的無產者，使她們不敢胡行亂走，他們的力量，却還綽有餘裕呢！

果然北京的警察官吏，不久竟拿了治安警察條例第八條第十二條女子不得加入政治結社及政談集會的規定，禁止中華女子參政協會開什麼成立大會；上海的警察官吏，也立即調集全班游巡隊，偵緝隊，長警，由絲繭公所担任一切費用，在各絲廠門首，勤加梭巡，一面拘獲首領穆志英等人，嚴行管押；什麼女子工業進德會，當然禁止設立，並且此後有類似此會的，也要永遠禁止。於是轟轟烈烈『要求女子的參政權』的第三階級女子，祗好不開成立大會，改作什麼演講會；如火如荼要求工作減至十小時，工資增加五分的第四階級女子，也祗好俯首帖耳去每天做十三四小時的工作，領三四角的賞錢。

這時有些『弗彌涅斯脫』免不得要垂

頭喪氣，說中國女子，要跳出那九幽十八重地獄的時期，還是很遠很遠；有些『弗爾涅斯脫』不覺都怒髮衝冠，說世界各國女子，個個都已經得與男子同等的政權，受那人權的保障，爲什麼中國女子還這樣被人蹂躪？至於扶陽抑陰維持綱常名教的先生們，却不免要呵呵大笑道，中華雖然民國，官吏究竟還是有力，法律究竟還是有靈；你們這班女無賴，女流氓，還敢再發表什麼宣言，說『我們現在澈底的覺悟了』嗎？說『絕對不受法律上未成年的待遇，聽男子做我們的監護人』嗎？說『絕對不乞憐他人受他人恩賜的權利』嗎？說我們決定要親身加入政治的範圍，創制與自己有關的法律，保護自己所應享受的權利』嗎？你們還敢再成羣結隊，拿了什麼『共和世界』『男女平權』『增進道德』『保障人權』的旗幟，高聲吶喊，對豢養你們的有錢的廠主老爺們造反嗎？哼！要不是官廳作主，世界眞個要天翻地覆了！

我說，且慢！——你們不要性急！她們這回的運動，原是『初生狗兒不識虎』，以爲什麼官廳，什麼法律，無非像紙老虎一般擺着看看罷了；她們手中所揑的，雖是銀樣的鑞鎗，一定可以一戳便倒的。現在，她們曉得了！她們面前的老虎雖然不是眞的，但鑞鎗却終於被他咬斷了，非得換過一桿來不可。她們倘使眞有這樣的一種覺悟，那麼儘有熱鬧戲在後面，我們可以伸長着頸子等一下，這一回不過是小小的挫折罷了。

從絲廠女工罷工中得來的教訓

健孟

工廠主與工人，原不過是一種賣買關係，工人把工作賣給工廠，工廠向工人買勞力。然而現在上海絲廠女工罷工時呈露出來的現象，却似乎有些不然。

罷工的原因，聽說女工在廠作工，每日有十三小時半，——早上五點鐘起到晚六點半鐘，每日工資祇三角半的樣子。據時事新報譯星報上所說，因爲廠家還要再加工作時間，纔引起罷工；工人因此要求作工時間每減日到十小時，工資則每日加增五分。

這種要求，在開工廠一方面的人看來，既要求加資又要求縮減作工時間，已是罪大惡極之舉；更因女工罷工的時候，手執白旗，上面寫些『男女平等』『保障人權』的話，便

愈觸犯絲廠方面的忌諱。聽說有位絲業董事，說那種舉動非尋常罷工可比，要請求官廳嚴辦了。

官廳本是執行資本家的意志的機關，當然就在警察彈壓之下開手逮捕了，不一會便將幾個老幼婦女彈壓平靜。聽說警廳科員審問，竟說她們『擾亂治安，法當槍斃！』（國聞通信社消息。）

這是這次上海繅絲女工罷工的大略情形。我們現在且不必批評這事的本身怎樣，而且當時日報上公平的新聞記者，也已有明白的批評。但我們至少可以從這一件事上，得到許多有用的教訓。

第一條教訓，是工廠與工人之間，並不是眞有什麼主客的關係，却純然和主奴的關係一樣。如果工人違背廠主的規定，要求伸展自己的生活，差不多就是叛逆，可以即行拘捕，可以恫嚇，可以懲辦，與從前美國人的待黑奴沒有什麼分別。

第二條教訓，是說人類實在缺乏同情和人道的感情，工廠主對於工人，只有怨隙與仇恨。各工人略想要求生活的舒展，工廠方面嫉恨的情況，便大大的暴露，直非用手段永遠壓服不可。

第三條教訓，是說中國資本家太缺乏知識。近代略知工作效能的人，蓋知人體不是不知疲倦困苦的機器；多時間的工作，必定減少作工的能率，而減少時間，實在可以增進能率。但中國的資本家要曉得這個原理却是太早。

第四條教訓，是說事實與理想的不相容。男女應該平等，人權應該保障，便在進步最慢的中國，已早認為不易的眞理，如果有人提出違反以上原理的言論，必為公意所不許。然而理想如此，事實却不然。這回絲廠女工主張『男女平等』『保障人權』，而絲業董事却想從這一點上叫官廳懲辦，可以知道這類正義的話，在中國祇許空談罷了。

女子參政會與女子勸進團

克士

婦女生來是奴隸命運，所以入奴隸籍最早的是婦女，脫奴隸籍最遲的也是婦女：在原始社會裏，婦女儘先被男子征服，到社會逐漸進化，階級逐漸泯除，而對於婦女這一級人的開放却在最後。

這原因極易明瞭，因為各級人民所受的

迫壓，決沒有像婦女的方面多而斤量重的。婦女不但受經濟上的迫壓，知識上的迫壓，如別的奴隸所受一樣，而對於異性上的歧視，則爲對待別種奴隸所特有的。所以婦女在人羣裏所受的迫壓，也格外比別的奴隸爲重。

後來人羣進化，奴隸漸漸解放，階級也逐漸打破而趨向平等；這種進行雖然緩慢，但畢究傾向着那種目的前進。別的莫說，卽如參政權一事，階級的限制漸漸去掉了，只要有錢，每年納出多少租稅的，便可以得到選舉權了。

只是女子却不可能；中國女子雖發動幾次參政運動，都歸失敗。由此一層，就可以看出在男女兩性之間，階級分得更嚴，而且迫壓更重了。例如這回北京婦女團體爲參政運動，甚而至於開會集議也爲警察所不許，說什麼保安警察法上載明不准女子有參加政治結社及政治集會的事情。

這類法律的規定，本來是專制的，早有撤廢的必要。但因近幾年內亂不息，沒人注意到政治；而執行這法律的，又是最不會思想的人——如果一經思想，那便處處可以發生懷疑，看出不妥當的地方來——所以中國纔會發生不許婦女運動參政的事實。

可是我似乎記得民國五年的時候，北京婦女也曾經設立過什麼女子勸進團，上過什麼勸進表，請大總統袁世凱正位爲中華的大皇帝；那時却並不聽得北京的警察官吏，拿了什麼新的治安警察條例，把她們的團體解散。大約在中國的法律上，祇許女子結社勸進，不許結社運動參政；否則因爲我不懂法律，勸大總統做皇帝的團體，算不得政治結社罷！

「惡風」

喬峯

程婉珍女士在婦女評論第五十三期上，繅絲廠工作情形的大概裏惡風一條的下面說：『年少女工，姿色較好者，聽說在廠中所受的待遇亦較好。這種惡風，若不從速改良，對於女子自立問題，有莫大的障礙，且亦是社會上的極大的汙點。』這一段話，寫盡中國男人蔑視女子人格的一切，把中國人的不進化的劣點完全表暴了。在有些人的眼裏看起來，這種態度本是一種極平常的細事；然在較有思想的人的眼中，却不免覺得這實在是一種社會的汙點，男性的恥辱了。

原來在不進化的時代，男子的看女子，除所謂『姿色』外，並沒有別的價值。換一句話，

女子的生活，也靠着那姿色的美麗甚而至於生命也與他有密切的關係。人類學者常常告訴我們，在原始人羣裏，酋長往往收羅許多女子，到她們年老色衰的時候，殺了喫的都有，遺棄更不算什麼一回事。因爲他對於她們所貪戀的，只是她們的色，本無所謂戀愛，更無論友誼與人道了。

到了人類進化，倫理觀念也漸漸轉變，纔知道以輕薄的態度對待女性，便是侮辱女性；侮辱女性的人格，也就是侮蔑自己的人格。可是在現在的中國，却還說不到此。試看現在上海絲廠的待遇女工，竟是『姿色較好者——待遇亦較好，』可見他們以女性爲玩物的居心了。

女工受了這樣的侮辱，自然是不堪的事，但多少人因爲經濟的迫壓，也不能不甘冒着這種侮辱去工作。工作本是神聖的事，現在使自愛的女工視之爲畏途，這是誰的罪惡呢？

孔子的婦人觀

晏始

自從尼采『從新估定價值』的話輸入到中國，於是向來奉爲至聖的孔子，也漸漸有人懷疑；甚至有把中國數千年學術的不進步，都歸咎於孔子一人的。平心而論，孔子在中國思想界的功勞，本有不可磨滅的地方存在，並不能一概抹煞；尤其可以使我們心折的，就是他所常用的『恕』這一個字。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焉；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焉；……』這樣的精神，不但在倫理上很有價值，就是在推理上也容易求出一個公平的結論，不至於會發生矛盾的議論和片面的謬見。可惜他這種精神，沒有應用到男女之間，對於女子，竟沒有用過這一個『恕』字，以致重男輕女的習慣，到現在竟還不容易改革。這真是他學說上極大的缺憾！

『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這一句話，許多人都把他當作孔子蔑視女子的唯一的罪證。但我以爲這句話或許是有爲而發，而且祇說了個『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不過是根據事實的一種批評。所以我們雖然可從這句話裏看出孔子輕視女子的態度，還不能說他極端貶斥女子，把她們屏在人類之外。但是他還有一句話，要比這一句更凶，却似乎還少有人提起過；這便是『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的八個字。

周武王自己說有亂臣十人，並沒有分別

出男女來；孔子却硬要把一個婦人除外，說他祇有九人。這一個婦人，有的說是文母，有的說是邑姜，武王自己既然沒有舉出，我們此時也不容易考查一個正確。但他既然把她列在十人之內，當然也是參與政治的一人。然而因為孔子下了『九人而已』的斷定，於是後人像朱晦菴的，便加以『九人治外邑姜治內』那種懸擬的註解；而婦女不許干政的禁例，也便從此成為千古不可移動的鐵案了。

孔子在易序傳上說，『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似乎也承認女子是構成社會的重要分子；然而他把女子的職分看得太狹了，以為除了生育便別無事情，因此便不把女子當作一個人。幾千年來婦人當作奴隸，當作貨品的習慣，至今還是不能改變。孔子這話，雖然也受當時習慣和傳說所支配，我們不能責他一人。然而他如果當日肯把恕字的原理，推用到男女之間，曉得女子也有耳目口鼻心思，不該把她屏絕在人類之外，在他的書上，多說幾句公道話，或者中國的女子，不會無辜在九幽十八重地獄中住這許多年吧！

家庭制度的應當改革

克士

『東方人的人家是聚族而居的，如一畝一畝相積以成田野一般，但那是東方，不是我們美國。……我們是具有更高的精神，而且更能獨立的。』

這是美國神學博士高斯（C. T. Goss）的話。他菲薄中國家庭制度的一點，正是許多中國人所引以為自豪的大家族制度的由來，與最低級或高等猿猴相比，固然是進步，但再進化，必再分散而成小家庭，所以大家庭比之於小家庭是不進步了。

在動物類裏，家庭是生養及教練幼兒的機關，例如燕子，到小鳥養到能飛之後，巢的用處，大半就完了。不久秋涼已到，大家也就投入大隊中，一同移徙去，家庭也就此分散。只有那高級的猿猴，有與已經很長大的幼兒同住一處的。所以人能聚數世同居，比之於下等動物是進化。但再進化到人類的家庭，養育的時間加長，學習的事情也加多，工藝識字等事都在家庭中學習，一切法律道德等觀念信仰，也在家庭中養成。

但後來社會進步了，工藝等也都發達起來，在家庭中學得的一點知識與技能已不

夠用，不能不將這類事情推出去到社會上去辦理，去學習了。社會進化到了這時候，家庭便應該改作極其簡單的家庭，不當再如從前的成為大家庭的結合。因為從別一方面看起來，大家庭是一個極守舊的機關，是保守傳統觀念的地方，能夠將古代的風俗習慣保守得很牢固，就這一端，也非打破不可了。

中國的大家族制度，有許多人以為是很好。其實結合這種家庭的要素，並不是真摯深沉的愛，却是經濟上的強制的牽連。從皮相上看起來，彷彿有許多互助的效益，實際上却增添無數紛爭與糾纏。大家族中公共產業的存在，最大的弊病，能夠養成青年依賴等性質，中國國民性中最壞的兩種性質——妥協與猜忌——我以為便是大家族中產出的結晶。

這種紛擾糾纏的聚族而居的家庭，現在稍有思想的青年，已看得非常可怕，大家想爭扎出這牢獄。但要想爭扎，第一步當然須謀經濟獨立，隨後再圖小家庭的建設。對於這層意見，高斯博士很明白的又說：

『青年夫婦能住在父母家裏的麼？我說一千個「不」。』

為什麼他說一千個不字呢？便因有以下原因：——

『如果青年不能自立，暫等待着，等到能自立以後再結婚。沒有別的事情更比依傍「老人」而生的沒却自尊了。老者給予一點麵包，他們便不能不很諂媚的去接受，於是不覺遲早之間變成為寄生物了。凡是一個真實的家屬，必須存有發達的個性，但在依賴生活之下，個性不但不能發達，而且漸漸照別人的樣式改變其生活和習性了。……

『青年的戀人們呵，你們自己去能；如果你們真有勇氣和高尚的心，你們決不怕生活的路狹小或困難的，只要愈能節省你們的費用，盡力與困難奮鬥，那便愈好。』

新刊介紹

雪朝　這是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係八人合刊的新詩集。每人編為一集，共有詩一百八十餘首。八人便是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鄭振鐸諸先生，都是近來新詩壇上最有權威的作家。這一部詩集可以說是我國詩壇的新收穫。（小六開本一百六十頁，定價大洋五角，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



王平陵

自從歐洲轟轟烈烈的炮火一熄，世界全部分的局勢，跟隨轉變；舞台上的佈景換了一幕，又是一幕；舞台上的角色，去了一批，又是一批。新生活，新空氣，已如春園遇時雨，到處萌芽；舊習慣，舊迷信，已如破屋遇狂風，紛紛崩壞。在這個當兒，不獨劇中人是心神不定，就是觀劇者也覺得是眼花撩亂，不知所從。於是無數的思潮，都風起雲湧；無數的問題，都亟待解決了。在政治經濟方面，則有國家主義，國際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於哲學倫理方面，則有人本主義，實際主義，理想主義。於文藝方面，則有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這都是時代反動的結晶，這都是環境變遷的產兒。正在鼓聲喧闐異常熱鬧的中間，忽然又跑出一個雄糾糾帶有誇張性的坤角來，加入一起，共同表演新時代的活劇。那就是一般人所驚奇而注目的『婦人問題』了。婦女們也知道疲勞於非人的生活，提起了人格上的覺醒，脫去了舊理教的束縛，解除了舊家庭的鐐銬，毅然決然向新時代要求自由，向新社會要求解放，不能不算是她們的大

覺悟，不能不算是她們的大光榮。她們繼續着苦戰奮鬪的生涯，認爲不容易攻克的重圍，一朝竟能突破了；最近受着新潮流的動盪，新生活的刺激，於是經濟獨立，機會均等，教育自由的呼號，已從極少數青年男女的舌尖筆底，吹散到社會的大羣裏去，鼓成濃厚的空氣了。但是我很奇怪，在歐美幾乎不成問題的「婦人運動」不料到了今天，纔從東方民族所用的字典裏，初次發見！我們調查歐美婦女進步的歷程，可以知道最初是要求教育的解放，先獲着知識上的進步；而後是經濟的解放，獲着生活上的獨立；最後是道德的解放，獲着人格上的平等，經過了三種基本的解放，纔發生了政治的要求，纔達到了法律上的均等。回頭一看東方的婦人呢，大多數是處於無教育的地位，就是受着教育的，也是一種不健全的教育；所以東方婦人要有知識進步的希望，恐怕是等於夢想！經濟方面呢，最大的缺憾，是婦女沒有繼承遺產權，除幽閉在家庭的小天地以內，社會上沒有活動的餘地；所以東方婦人要有生活獨立的實現，必不在至近的將來！道德方面呢，那「男尊女卑」的教義，是萬古不變的綱常；「賢母良妻」的主義，更是很堅固的存在一般男女的心裏；所以東方婦人要希望人格上的平等，眞是「鏡花水月」徒成幻想！照此種情形，實在還道不到婦女參政運動，換句說，就是東方婦人在法律上的那種不平等的待遇，也正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必駭怪的呵！

研究過人類學的人，都可以得着一個同樣的概念，就是人類之最初本沒有種種不平等的現象；所以沒有一切人爲的組織。後來人類的智慧漸高，獲得生活的能力，較前複雜，獲得生活的方法，也較前困難，於是受着求生的衝動，不得不發生一種互助的關係；又因着生理上心理上的影響，人類到了一定的時期，不得不發生一種求愛的衝動，一方面作生活上的援助，一方面提高生活上的興味，於是婚姻問題，便自然產生了。

婚制產生以後，家庭的雛形已成；家庭是組織社會的單位，也是組織國家的原素。所以歐美社會學家，承認一切人爲的建設，是在男女兩情有穩固的結合以後。至其結合的原因，與其說是受着生理上的支配，無寧說是受着生活上的影響，較爲妥當。人與人的中間，所以能發生一種聯絡和團結的關係，本來是心與心的相感作用。人類由宗法社會，進而爲部落社會，進而爲國家主義——世界觀念，其中所經歷的過程，以及所以能保持安全的原因，最初是由於宗教的權威；後來智慧運動，隨着時代的要求而產生，從前宗教的權威，不足維持人類間的信仰，於是道德的教條，纔代之以興。到

了近世紀，人類社會裏生活程度，逐漸升高，文明也隨之以長進；因爲物質上的鋭進，精神上的墮落，一般人處處都感覺着生活的苦痛和艱難；生活上的必需品，不易得着平均的分配，『生存競爭』的運動，不待達爾文的證明，早巳實現於達爾文著書以前了。長此以往，斷不是全人類共同的幸福，那純粹的道德律，早巳等於一紙浮文，其效力所及，或僅等於零；對於生存競爭的高潮，自然不能沒有一種相當的防止與抵抗，於是法律產生了。

杜威說過了『政治的產生，是由於社會有病。』法律是政治學裏的一部分，她的發生的原因，以例類推，未嘗不可以作如是解。法律的性質，當然是含着幾分機械性和強制性的。人類社會裏，到了宗教的信仰，道德的觀念，完全失效，一定要借着法律的勢力維持全部分的人心，那麼社會的現象，定也不堪聞問了。

最初道德和法律，原沒有顯明的鴻溝，都只是一種慣行的習俗，藉以維持種族的結合，促進人類文化的一種手段。後來在宗法社會裏，族長家主的勢力，逐漸膨脹了；這些族長和家主，不素管束他們的子女，凡遇着有違反他們意志的時候，常含有一種強制的態度，督策他們的子女的，這便是法律的起源。及至種族漸繁，此部落與彼部落之間，往往發生許多鬭爭的事情，於是柔弱的種族，爲防禦敵對的欺侮，不得不團結在一處，增加他們對外的勢力。人類間共同生存的範圍，既然推廣，道德的力量，於是宣告無效，不能維持人類相互間的關係了，因此法律與道德，纔判然兩途，各顯其作用。總之，二者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法律重客觀的準則，道德重主觀的準則。前者建設在國家的主權上，施行的時候，外形上是帶有專斷的色采的；後者發生在人們的良心裏，遵奉的時候，實際上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不過道德與法律，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是一成不變的，縱的方面，須以時代爲背景，橫的方面，須以環境爲標準。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道德與法律；某環境有某環境的道德與法律，不能合之東西而皆準，不能傳之萬世而咸宜。現在旁的且慢說，我們試打開了現行法律，睜開眼來，觀一觀東方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我們便大失所望，因爲這種法律，太違背時代的精神了。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則，不外乎情理，不本乎人情，便不合乎道理，所以『入情入理』便是好法律，『背情背理』便是壞法律。法律的自身，是維持社會安寧的工具，社會是男女兩性的集合體，在組織社會的時候，並沒有宣布把女性除外，男女兩性都是創造社會幸福的工人，增進社會文明的分子，在人格上當然是立於平等的地位；在生理上一樣的有五官百骸，一樣的聰明才智，一樣的視聽言動，任何人不能說男

女在有機組織上有輕重高低的區別。那麼，法律的製造，當然不能離開男女平等的原則，當然要顧到男女彼此間的權利與義務，得着一個持平的比例的。可是在事實上看來，却是適得其反。

在男子方面，特別想出種種方法，網縛着她們的腿，蒙蓋着她們的面，包裹了她們的足，這眞是人類至大無上的慘痛！所以我國許多婦女們，仍舊處在嚴重的積威之下，如死人似的沉默着，飲着氣，低着頭，拜倒於自然的命運，服從於偶像的政策，從來不敢抬起頭來，喊一聲不平的悲調，深深地刺入人們的心中，反射出一種憐憫的同情。因此一談起婦女問題，不獨冥頑不靈的老腐敗箝口結舌；就是一般自命爲頭腦較新的少年們，也都是噤不敢聲。說到這裏，眞令人欲哭無淚！法律是什麼？道德是什麼？不過是繼承男主女從的舊俗，沿着重男輕女的遺風，來作爲壓抑女子的工具罷了。他們那裏知道『正義人道』作何解釋呵！祇曉得把婦女監獄的鐐銬，加高些，陷穽挖深些，種種刑法定得利害些罷了。

然而許多新興的學者，祇曉得可憐現代婦人的地位，怎樣的低落，社會上種種對待婦人的組織，怎樣的沒有人道，殊不知道都是舊倫理的作祟，和舊法律的爲害——都是舊倫理和舊法律所造成的惡果。我們看到現社會裏一般婦女生活的現狀，譬如在政治上沒有平等的權利，在各種團體裏沒有平等的機會，犧牲掉一生的光陰，封鎖在窄狹的家庭裏，不能登公共事業的舞台，表顯社會的活動，沒有遺產繼承權，實現生活的獨立，諸如此類，眞是不勝枚舉。而且都是存在的事實，我們隨在可以看到，隨在可以覺到，我想良心果然不至盡喪的人們，終不能無同情之感吧！這種情形，雖說一半是由於婦女們自己的不振作，放棄了一切應有的權利，而至於此；而其最主要的原因，不可諱言的，實在是舊倫理的積毒——尤其是舊法律的罪惡。隨便舉幾條出來罷：如民法上不承認婦女是法人，婦女不能單獨和第三者立契約，她不能做原告或被告。婦女犯了民事的罪狀，是由她的母親和丈夫替她負責；所以未嫁的婦女，要服從她父母的命令，旣嫁的婦女，要遵守她丈夫的規約，要想具獨立的精神，完全由自己去辦理一切，應付一切，在現行法律下，絕對沒有可能性。無須是法律專家，即稍微知道一些大概的人，都可以覺到一種同樣的情形，就是東方婦人在民法上的地位，完全當作是被征服者，無能力者；所以一般男子的對待婦人，就彷彿是成人的對待小孩子一樣，祇有玩視的態度，沒有尊敬的心理，各種法律上的行爲，簡直沒有一件不受支配於男子的默示和委任。要曉得婦女智能的發達，往往不讓於男子，在原始時代，男女性相

差的地方不過是動靜的兩面，換句說就是男子富於注入性，為動的狀態，女子富於容受性，為靜的狀態罷了；男女性相異之點，實在是微乎其微的，其他各部分，並沒有較劣於男子的表徵。有人說，婦女是纖弱者。我說，這是女性被征服於男性的結果。又有人說，婦女的思想不充分，而且是有依賴性的。我說，這是教育不平等所釀成的結果，或者是婦女久處於被征服的狀態下所養成的根性，可是並不能根據這種不良的結果，加罪於婦女。那麼，現行法律上很明顯的承認婦女是無能力者，豈不太專斷，太無人道！可見這種法律，完全是遵照男子的私慾，並沒有參加女子的主張，完全是根據父權膨脹以後的情形，所規定的防遏女權復伸的工具。眞不料到這種不近人道的法律，到今天號稱文化先進的社會裏，還依舊存在着——而且是深深地印在一般男子的腦袋裏，沒有消失掉痕迹，這不是婦女界的羞恥，這是全人類的恥辱呵！查日本人的法律上，不但為着要保護財產上的利益起見，宜告對手方為無能力者；甚至普通社交上的取與拒絕，及一種平常不重要的契約，若不得其夫之許可，亦不得專斷為之，可謂不平等已極！喉！男子中不乏提倡人道主義的慈善者，請於法律的領域上，宣布讓步些罷！婦女界很多覺悟的革命家，趕快把現行法律上的污點，根本洗刷掉罷！

我又要談起婚姻問題了。在上古時代，本來有一種掠女的風氣的，這種風氣的由來，是此族與彼族戰爭的時候所釀成的現象，那時候戰敗民族的婦女，往往是戰勝者的勝利品，擄去以後，或充下陳，或做奴隸，一隨戰勝者之所欲，嗣是以後，便相習成風了。此外，還有一種購買妻女的制度的。以此二因，纔造成了男性絕對的威權，凡被掠或被購買而來的婦女，都沒有絲毫的自由，完全是男子的不動產；所以夫與妻的關係，彷彿是主人之與奴隸，從前母系制度的成績，遂從此一落千丈了。不論在家庭或在社會上，婦人完全是居於附屬的地位，凡是相當的事業，優先的權利，一律把女子除外了。婦女們在可能的範圍內，所能享受得到的，除男子的威嚇，家庭的鐐銬，社會的制裁以外，沒有別的。凡曾經男子指定為妻的女子，就不能表示抗議，因為女子的所有權，是完全屬於男子的範圍內，任何人不能侵佔或把持，取攜悉聽男子的方便，婦人決沒有自主的權衡，蓋婦人已失掉自己的主格，變成男子的目的格了。在男子的心城裏，要設法長久保持這種威權，所以不得不降低婦女的地位，增高自己的幸福，於是就根據這種卑陋的不平等的觀念，制定那種非人道的法律，以劃男女的大防，制女子的死命。結婚是什麼呢，不過是把婦女的身體和財產，完全降服到男子的領域裏去

罷了！在中國周禮上雖有『妻齊也』的解釋，然實際上仍舊是一種騙人的鬼話，在易經上開卷明義第一章，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等言論，明明表示男尊女卑的意義。而且孔子之徒，對於男性蓄妾的行爲，並沒有看見嚴格的反對。歷來的聖帝賢王，由儒家公然認定，載之典籍的，是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這種非人道的多妻主義，可是並沒有人表示懷疑，提出改良的宣言來。有了那種主張，纔定出這種法律；所以在法律上婦女沒有所有權，結婚的一日，便把婦女一切的所有，都過寄到丈夫的名下去了。就是將來產生的小孩子，也是她丈夫的，所以從父親的姓，不從母親的姓；母親對於小孩子，祗有看護的義務，實際上沒有多少權利，可以享受得到。以上的話，都是婦女們在民法上的不平等，我並不是信口開河，都是信而有據的實錄，我更不是故意挑戰，逼婦女們做復仇主義的反動者，我是抱着十二分的誠意，希望被征服的婦女界，立刻恍然大悟，打起堂堂正正的旗號，向着『時代之神』要求把婦女在民法上不平等的條件，完全解除，把親族法從根本上改良一下，使女子和男子也有同樣的遺產繼承權，廢除納妾制度，規定妻的完全權利和行爲能力，並承認婦女有結婚離婚的自由。

在刑法上的規定，我不必引許多的事實，表暴男女不平等的狀態；祗以貞操一端論，婦女在刑法上的不平等，已是暴露無餘了。查刑法上男子與有夫之婦，發生了通姦的事情，須其夫親不起訴，在刑法上纔沒有罪狀；然有婦之夫，事實卽使有了通姦的事情，也算不得過惡。這種要求婦女守貞操，而男子犯了不貞操的罪，可以逍遙法外，是不是人道？原來貞操觀念，是男女人格上的美德，不是一種感情的盲動，是從人類的理性上所照耀出來的結晶；所以我對於合理的貞操觀念，並不模仿時下一般盲目的批評家，也任意加以反對。但是我對於根據那種不平等的法律，所產生的非人道的貞操，却是嚴格的反對，絕端不承認她有存在的價值。在男系無子嗣時，可以自由納妾，並且可以羅列多人，發洩他們的獸性衝動，爲社會所容認，並不當作是違法的舉動。女子方面呢，便不是如此了。女子的守貞操，不是替自己守的，是替她的丈夫守的；有時候她的丈夫死掉了，或者是勉強的結合，並不是根據戀愛的原則所構成的婚姻，仍不能不死守着貞操的觀念。可憐自從確定了這種不平等的法律，許多青年婦女們，都被釘在十字架上了。這種殘忍的法律，都是中着男尊女卑那種因襲觀念的遺毒，逞着男子片面的主張和私慾，規定成功的，換句說：都是男系家族制度的產物，現在時

代不同了，環境變化了；所以也應該重新估定價值了。在理，貞操是兩方面的，男女應該同等的處置。男子可以規定一種法律，強迫女子守貞操；女子也可以作同樣的要求。固然，在男子那種頑強的固執性，對於和平的條件——道德，是置之不理的；那麼，女性的覺悟者，也可以規定一種爭鬪的條件——法律，來防範男性的不道德，矯正他們不貞操的劣性的。可是在事實上卻適得其反。在此種法律的關係下所組織起來的家庭，一定是極專斷的現象；在這種現象下的家庭生活，實在是黑暗的生活，不合理的生活。現在國家的專制政治，既然到了衰亡破產的餘地，而家庭間的民主主義，可是尙未萌芽，男爲君主，爲主人，爲支配者，爲統治指導者；女爲臣下，爲奴婢及被治者，爲囚犯，爲地獄中人，這種慘酷的情形，到了今天，何嘗有絲毫的變動！今後婦女們果然覺悟到自己地位的陷落，那麼，如何廢除女性在刑法上的特別規定，要認爲比任何一切還要切緊。

現在要討論到女子參政運動了，這是屬於婦女們憲法上的問題。幾千年來，中國人的生活，完全是建設在農業上面；農業的社會生活，是比較固定的生活，是一種靜止的生活。在靜止狀態下的政治組織，當然不外乎專斷政治，封建政治幾種；在這種不良的政治組織下，大多數的人民，不知受盡了多少的壓迫和苦悶；同時一般婦女們除普通的壓迫外，又加上一層男權階級的壓迫。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世界經濟上的侵略政策，已經到來，文藝復興的高潮，任何勢力不能阻隔着，雖有秦政的萬里長城，障不住世界的新空氣；錢鏐的三千強弩，射不住世界的新潮流，中國人都從夢中覺醒了。本着民族自決的精神，發生一種政治的革命，專斷的中央集權的政局，終算在中國史上暫時停止了記載；但是那半數的女子，到了民治主義的雛形正在孵育的時候，還沒有抬頭的機會。我不相信政治的生活，是男子特有的職業，我不相信在未打破男女兩性的階級以前，能有眞正的民治主義產生出來。半數的女子，既不是國外徙來的僑民，又不是被損害的民族；而且在政治上『人民』的意義，並沒把女性除外，現在使人類的半數沒有參政權，豈不是『民治主義』的笑柄？無論男子所建設的民主政治，怎樣的美備，怎樣的健全，我以爲總不是純正的民主政治，總免不掉單性的訕笑，和畸形的怪狀。既然在政治學的意義上，『人民』的名稱，並沒有特別規定是限於男子而言，顯然是男女兩性全體的總稱；那麼，眞正的民主政治，當然要建設在男女全體人民的肩上，女子不要求干政，這當然是女子的疏棄天責，男子強佔政權，不使許多無產階級

的姊妹們，也有表現政治天才的機會，這實在是男子的暴虐，男子佔有衝動的顯露。原來政治上的活動，是人民生活上重要的部分；所以女子參政的運動，也是女子解放上很重要的步驟。現在世界各國的婦人運動，已如『狂風暴雨』一般地怒號起來了。大戰以後，人口的損失過鉅，社會上殘餘的一切空隙，不能不賴女子來塡補其缺，於是歐美諸國的婦人解放，遂呈長足的進步，在各民族所建設的國家裏，婦女在憲法上沒有參政權的，祇有東方諸國——尤其是日本和中國了。婦女沒有參政權，就是宣布婦女沒有公民資格，就是視婦女們是次等的人類，無足重輕的『人格。』這種奇恥異辱一日不消滅，那美麗的光明，眞正的幸福，永遠是『海市蜃樓』永遠是『夢裏空花。』婦女們呵！你們要念念各國婦人運動的犧牲者，要參觀她們那種『披荊斬棘』不避艱險的精神，要模仿她們『百折不回』締造經營的苦心。你們要抱着殉道者一般的決心，力爭！力爭！誓死力爭！萬一失敗了——釘在十字架上了，也是沙漠中的甘泉，瓦礫中的珠玉，殺聲中的妙樂。

制憲制憲的聲浪，又復洋洋盈耳了。民國十一年了，那根本的國憲，到今天還沒制成，原是我們的深恥，我們的奇辱；但是未始不是婦女們一個爭回『人格』的好機會——一個爭自由爭平等的好機會。現在把我全篇的大意，歸納起來，在婦女界的前面，重着聲音，朗讀一遍罷！

婦女們呵！你們在社會國家方面，感受一切的不平等，都是法律造成的；所以你們不但要把那些輕視女子的法律，根本推翻；而且須要求國家制定保障女權的新法律。在民法上，須要求男女同樣的財產權，行爲權。在刑法上，須要求蓄妾者以重婚罪論，廢除不平等的貞操觀念。在憲法上，須要求有和男子同等的參政權。時候到了，快快覺醒罷！快快替我們四千年被汚辱的人類史上，開一朵奇花，融合世界新穎的光彩，在『時代之神』的頭上，結一個異果！

參考書籍

Westermarck: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iage.
Solmon: Democracy in the Household.
Ellen Kay: Love and Ethic.
A. Bebel: Der Sozialisnns und die Frau.
李季譯，社會主義史。
溯飛編，女性論。
易家鉞編，家庭問題。



女子之悲哀

朱枕薪

男子與女子，除生理上一部份天生的差異之外，其餘的一切，都是相同的。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各具智慧各具能力。爲甚男子要居在女子的頭上，女子卻被男子踏在脚下呢？現在的情形，固然如此。過去的歷史，更屬悲哀。在歷史上，男子是主人，女子是奴隸；男子是壓迫者；女子是被壓迫者。這重重壓迫下的女子，說來眞是講不出口的苦。她們的悲哀，直是一種非人生活，自然原因的自然結果。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女子就是男子的奴隸。直到現在，世界上除掉蘇維埃俄羅斯一隅之外，女子還是男子的奴隸。女子的一生，完全要受男子的支配，完全要服從在男子的權威之下。女子因久受男子的虐待，所有的能力與智慧，難免不喪失了一些。如中國男子叫女子纏足，能使女子身體柔弱，減少她們活動的自然能力。更加中國父母不准女兒讀書，深閉閨閣，嫁後，好的亦深藏金窟，不准自由出外；以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相流傳成爲一句千古名言了。還能阻止她們智慧的發展而有餘，甚至把她們的智慧消失了。

瓦德(Lester J. Ward)在純正社會學(Pure Sociology)一書裏說道：『在歷史的初期，女子就已完全服從男子了。』這話很是不錯。不過我還嫌他說得不完全，我要說道：『在歷史的初期，女子因已完全服從男子了；直到現在，女子還是服從男子呢。』

我上面不是說過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女子就是男子的奴隸麼？

正因爲女子是男子的奴隸，所以男子所說的關於兩性間的話，都是片面的。男子說話，忘不了男子自己的本體，所說未免都是偏於男子方面而壓迫女子的話了。

在東方古代的時候，看了中國唯一大聖人孔子什麼『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的話，把女子與小人同比，便可知道那時代一般學者的心理了。降及後世，什麼『三從』『四德』以及其餘的各種傳說，各種經典，無非都是男子片面心理的表現，都是因懷恨女子而自然流露出來的異話。

在西方，希臘羅馬古時的一切文字中，中世紀種種寫出來的事實以及十五，十六，十七三世紀裏大部份的文學，與公開討論關於女子的話，我們都能看出男子的片面心理來。

十五世紀之末，有一本書叫做"Witch Hammer"的，裏面有一節說道：

『從前的老人家常常說過世界上有三樣東西，是好惡無常的；這三樣東西是什麼呢？就是「舌鋒」「僧侶」與「女子」。三者之中，尤以女子爲最，所以過去的一切時代，都有反對女子的怨言。聰明的瑣羅門 (Solomon) 竹被女子引誘去崇拜過偶像，他對於女子深惡痛絕，他的著作，常常有罵到女性的話。然而這還不過祇是唾罵，更有種種確實的證明呢。尊貴的芝萊沙斯頓 (Chrysostone) 說道「女子是什麼呢？她是友誼上的仇敵，她能引起一種不可避免的災厄，她又能引起一種必然的罪惡，她又要引誘人家，她能叫人家受痛苦，她更會時常流淚，她外貌很美，她心裏很毒。」起初第一個女子和魔鬼聯絡了，那麼她的女兒會不學她也這樣做麼？就是女人 (Femima) 這個字，字之原意，本作「缺少信仰心的人」(One Wanting in faith) 解；Fe 的意義是信仰 (Faith)，Minns 的意義是缺少 (Less)。自從女子由一條彎的肋骨造成之後，她的精神本質，朝着罪惡方面發展的，總比道德方面爲多。試看塞納卡 (Seneca) 的話，我們就能知道。他說：女子除掉愛與憎之外，就沒有第三種能力了。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果女子不愛上帝，那麼，她一定要趨於反對的極端而憎恨上帝。這話也容易明白的，爲甚女子特別歡喜巫術呢？女巫的罪惡超過一切，她們比魔鬼都惡，因爲魔鬼的作惡，一生只能一次，而基督却不曾受着魔鬼的苦。魔鬼的罪惡，只是反對創造主 (Creator)，但是女巫的罪惡，既反對創造主，而同時亦反對救世主呢？』

希伯來聖經 (Hebrew Bibel)，即舊約上所說的婦女起源說，在

後來婦女服從男子這一點上很發生了許多影響；我們看波蘇脫(Bossuet)在"Élévations sur les Mystiues"一書內所說的話吧：

『讓婦女們去想想她們的起原罷，不要誇口她們過分的嬌艷；她們要明白，她們只是一條男子餘剩的肋骨，上帝最後才創造了她們；她們本來沒有一些美麗的，不過上帝願意把美麗送給她們罷了。』

在歷史上講來，法國的女子較受男子的尊重。在德國，一般人對於女子也很束縛。我們看大佛蘭特立克(Frederich The Great)的行爲，我們就能知道。當他走路的時候，假使他在街上遇到了一個女人；那麼，他就要舉杖和她說：『返到家裏去！賢婦是要在家門裏的』唉！可憐！

斯賓塞(Spencer)有幾句說道：『婦女的種種要求，內中如社交公開這一點，我要說在我們英國，這種要求是並不十分重要的；美國的情形，比英國還好。不過有幾處困難的地方，情形不同，在別的幾個文明社會裏面，她們的要求，是很難被人承認的。如德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斯賓塞自己更在下面註脚裏說過，有件事情可以證明他所說的話，就是，他聽見兩個德國人談話，談到他們禮拜日或在別的假日裏，總是常常看見做工的夫婦，在路上互相交換手抱他們自己所有的女子的話。一個德國人就說，他們這種情狀，能引起我一種羞恥的情感；但不是因爲男子的緣故所致。那麼，我們也能想像德國人的頑固與女子的束縛了。

法國的女子，較受男子的尊重，這確是事實。但是在拿破崙的時候，他頒布了他的法律，女子遂不免橫遭他的侮辱，壓迫與蹂躪。他在"Mémorial de Sainte Hélène"一書裏說道：『婦女是給男子生育女子的。婦女是我們的財產，但我們不是她們的財產；因爲她給我們子女，我們男子却不給她什麼。所以，她是他的財產；其理由正與樹是園丁的財產相同。也正爲這個理由，所以一個單獨的女子，是不能滿足一個男子的慾望的。當她生病的時候，她就不能做他的妻子；當她沒有能力再爲他生育子女的時候，她也不能做他的妻子。男人的慾望，是不會因爲年老及隨便什麼不便利的原因而止絕的；所以一個男子一定要有幾個妻子。』拿破崙對於女子的荒謬觀念，眞是人所料想不到的。他主張多妻說的理由，更能令人發笑。拿破崙又對國會說過一句很有趣味的話，這話更好笑；

然而我們也能看出他橫暴不法的精神了。他說：

「丈夫應有絕對的權力，去干涉他妻子的行動。」

我說，怪不得他想要有絕對的權力，去干涉全歐洲人的行動了。

拿破崙的法律，當時只取消了一小部份；不過其餘大部份的法律，法國人都不表同意，所以也沒有多大應響。拿破崙被放逐後，這當然不成問題了。

現在就談談中國吧。

中國的男人，在古代時候，以男女配陰陽；更以扶陽抑陰，爲天尊地卑之道。中國自古就壓迫女子，女子一定要聽從丈夫的話；就所謂「無違夫子」了。女子在家，更不得出外。易經上明明說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於是遂相沿而成了一句「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人人通曉的話了。女子不得干預國事，這是不消說的，就是社會上的事情，女子亦不得干預。中國女子一生的周旋地，只得在家裏活動。犯人坐獄，還有期滿釋放的希望。無辜女子的被囚，却永無見天日之一日。

中國人既然這樣的對待女子，那麼，一般人怎樣能不重男輕女呢？父母總是薄於女子而厚於男子，古時已有此現象。所以詩經上說道：「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降至近世，生男則喜，生女則憂；甚至弄成溺女的習慣。幸而得以長大的，父母對她和兒子，總是兩眼看待；除肉刑之外，還須她治理家務，燒茶煮飯，早起遲眠，稍有不合他們意思的地方，於是就被打個要死。

女子受男子的壓迫之外，還要受男子的侮辱。「夫死，女子不能再嫁；妻在，男子還能再娶。」「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一夫多妻的理由，何等正當。然而這還是在平民方面的說話，如果在貴族方面，則多妻早成通例。如禮記說：「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說「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又說：「天子一娶十二女。」此外還有「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諸候九女，一夫人，二媵，六姪娣。」「鄉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的話，說明多妻的正當。

中國不但多妻多妾，且有「七出」之條，能隨便拋棄他的妻妾。「七出」是什麼呢？就是：一，不生育；二，犯姦淫；三，不孝翁姑；四，多言語；五，偷竊；六，妒忌；七，惡疾。唉！有子萬事足，不生育就須逐出。女子眞是生育子女的機器了！做妻妾，誰說是容易事啊！

現在講一講中國女子一生經過的悲哀罷。

婦女懷孕時，人家都說是個男胎，叫醫生來診脈，醫生亦必迎合她的心理；他們更要想出種種愚笨的方法，如床下放柄斧頭等事，要使女胎變成男胎。到了將近生育的時候，肚子大了；那麼，人家就要以腹部膨脹的尖圓，猜度男女。猜得男，就喜個不了；猜得女，就憂形於色。臨盆的時候，人人都希望生個男孩。呱呱一聲，他們就爭先搶後的問道：『是男，是女？』如果不幸而爲女子，此時人都要說她是討債鬼，是賠錢貨，不被溺死，還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嬰兒時代的發育，那就較男子吃虧多了。兒子的衣食住，當然較女兒豐美；這是不必說的。就是女兒有了病痛，爲父母的也是隨隨便便，那好痛心啊！

女子到了六七歲的時候，自己能走路了，因其自能行路，所以母親就要替她纏足。拿了一丈的老大布，緊緊的把脚纏成粽子式一般的小。硬把肢骨彎斷，以彎斷的脚肢支持全身的體重。出膿出血，愈纏愈緊。晚間不能安睡；日裏走路，更是刺心弔膽的痛。人說『小脚一雙，眼淚一缸』這話確非虛語。於是三寸金蓮，蓮步姍姍，終身脚鐐，如釘馬蹄一般的釘牢；她再也沒有能力逃獄了。走三步退兩步，弱不禁風，一生行動不能自由。

纏足時還須穿耳，好好皮肉，一針穿過；穿過之後，還要戴重。——戴耳環。

女子到了十歲之後，當然耳巴穿好了，足巴纏成了。那時，她就要做傭人了。她要服侍家內各人，稍嫌不對，鞭撻隨之。她從此服務直到出嫁之時爲止。假使出嫁之前，她有和男子做朋友的事情，戀愛，自然不必說；那麼，父母就要置她於死地。

擇婿出嫁等事，當然是她所不能預聞，而也不敢預聞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還有什麼話講！做妻，做妾，都是隨便。如果不幸，身未嫁，夫先死，那還得實行抱牌位結婚的鬼事。到死還是個處女！嫁後，做妻還好，做妾還要受妻的虐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現在她當然要受命於丈夫。有翁姑的，除做了丈夫的奴隸以外，還要做翁姑的奴隸。這也不說了，她還要生育子女；不然，推出門外，回去再做父兄的奴隸！

幸而生了子女，兒子還好，女兒便要挨罵。生了子女，苦心撫育，兒哭則婆的門門當頭來了；兒賊，則丈夫的手掌迎面來了。男子在外面，嫖妓宿娼，女子在家裏，孤枕獨眠，還不准和別的男子說話，否則，打死了也沒有話講，旁邊人倒要說聲應該這樣呢。子成人了，翁姑死；子賺錢了，丈夫死。於是她總算比從前自由了一些。但是她年紀

已老，齒落髮白，行將就木了！不死也是以她所受過的苦，在同性的後人方面出氣罷了。『廿年媳婦熬成婆做婆自要待媳苛』『一代還一代』她當然也要把女兒纏足，穿耳，使喚，打罵，歧視的。

唉！淚含在眼眶裏久了，現在只得酸着鼻子淌下來了！

遠東的民族，比較西洋更是重男輕女。高麗苛待婦女的情形，和中國差不多。日本也很看輕女子。

講到佛教發源地的印度，他們也是重男輕女的。舉凡文學及各種思想表現的東西，都是反對與仇視女子的。

印度的俗語，很可以拿來證明俗語是一般羣衆心理的表現，他們的俗語現錄幾句如下：

『女子和蛇一般的妖媚而陰毒。』

『男子聽了女子狡猾的詭計，那你就永不能平安了！』

『女子如鞋子，配脚寸一般，合則穿之，不合則棄之。』

還有書上說；『女子的本性，總是想去引誘男人的。』

讀者自己去批評罷。

從歷史上去找尋女子的悲哀，實是罄竹難書。這不過隨便說說，一無次序，望讀者原諒。

這文寫完了，我還得多說幾句話呢。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一處不是重男輕女的，古今相沿，東西比美。女子悲哀的酸淚，幾千年來如果有人把他一點一滴。！！匯聚起來；那麼，恐怕他的容量，直要幾倍貝加爾湖的容量呢。唉女子何辜投筆放聲大哭罷，不然就在枕邊暗泣罷。！唉悲哀！

春水

Bela Manto 作　詩風女士譯

北方還披着白雪，
活水已喧噪而流動了，
激盪那塵岸的酣睡，
喚醒萬物離開寂靜。

她向那四周呼叫：
『五月穿過世界沒有阻礙！
『她遣派我們走過各地，
我便是她的使者。』



女性的勝利

楊俊嫻女士

近幾年來，對於女子問題的研究，一天盛是一天；不過研究這些問題的，多半是智識界的男子，我們女子却占少數。女子問題的內容，包含得很廣，譬如女子教育問題，女子經濟問題，女子在家庭社會及政治上的地位等等，都在應該研究的範圍以內。我們要得到各問題正確的答復完滿的解決，假使不先就女性本身上研究一番，我想不能得到好的結果。所以我現在很願以女子自身的資格，來和諸位討論這女性的問題。

我們要把這個問題研究得徹底，公正，確當，一定要拿歷史的眼光，科學的方法，以及良心的主張，學者的態度來研究，庶幾可以得到一點眞理。現在爲研究的便利起見，把這個問題分爲三大部分：第一，是兩性能力智力體力的比較；第二是女性失敗的原因；第三，是女性將來的勝利。

談到兩性能力的比較，大家都以爲男子比女子強大得多；其實這也不盡然，不過女子因爲表現的機會太少，所以沒有像男子的顯著；然而就在男性勝利的時代，女子所表現的奇特的能力，仍然不在少數。在政治上，自古就有很多著名的女王，如伊利莎白女王，特列莎女王，維多利亞女王，以及中國的武則天，西太后等，他們在政治上特殊的才能，實在比較男子還要偉大。在軍事上，有法蘭西貞德的大敗英軍，明朝秦良玉的大破賊兵，花木蘭的替父從軍，都是勇敢絕倫，就是男子也望塵莫及。此外如女著作家，女文學家，女詩人，女藝術家，女實業家，女醫術家，以及女發明家，在歷史上也着實不少。

講到體力方面，那希臘斯巴達雅典的婦女體力簡直和男子一

樣，凡男子體力上所能做的，女子也無一件不能做。現在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說體力的強弱，不在力氣的大小，是要比較身體的健康，以及內部諸臟的健全。就現在新女子看起來，他們雖然受了幾千年的壓伏，生理上種種的苦痛，然而健康的程度，有時還較男子高得多，壽命也比較長些。

再講到智力方面，現在經過多少教育家，心理上以及智力上的測驗，知道女子和男子，相差很少，而且各有各的強弱點。譬如女子富於直覺，男子富於理想；女子富於空間的概念，男子富於數學的概念；至於語言學和記憶力，那女子更有驚人的成績。就是男女同學，現在纔在開始的時候，然而女子的成績，也不至於落男子之後。

照以上所講的看起來，女子的能力，體力和智力，並不見得比男子差得多，然而何以到了現在，女性的地位，會一落千丈，除了家庭方面以外，差不多無論那一方面，都沒有女子的地位呢？所以講到本題的第二部份——女性失敗的原因——實在使我們有無窮的悲哀。

女性失敗的原因，可分為四端。

第一，便是政治上的影響。專制政體之下，強有力的帝王，常常用武力征服異族，這個時候，女子就變做戰爭的勝利品。後來變本加厲，就是同族的女子，也就不能倖免了。更加一班腐儒的歌功頌德，講什麼「三綱」「五倫」「三從」「七出」，無非是摧殘女子的人格，幸福，自由，削奪女子社交上事業上以及政治上的地位罷了。一班男子們，因為自己的便宜，也就以為是天經地義，萬古不磨之論；因此男尊女卑之說，就成為一個鐵案。所以女性失敗最重大的一個原因，我們不能不痛恨那專制的政體和迂拘的腐儒。

第二，可說是女子自身上的影響。女性的優點，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和平，仁愛，慈悲，無論什麼事，都可以讓步，大有與世無爭的樣子；那知道男子就以為女子為可欺侮了，於是就得步進步的摧殘女子。又因為女子有那生理上的變態，一時要要求男子的幫助，於是男子就利用女子的弱點，來操縱女子。所以幾千年以來，女權愈趨愈下了。

有了以上兩種失敗的主要原因，所以連帶發生第三第四原因。

第三原因，是女子不能得到相當的教育。大家都承認，無論是國家，無論是社會，無論是個人，都是不學則亡的。女子幾千年之間，不知教育為何物，所以各種本能，各種活動，都沒有機會發展，女性的地位，怎樣不愈加低下呢！

第四原因，是女子不能經濟獨立。無論什麼人，要希望人格的獨立，地位的增高，假使不從經濟獨立上及經濟擴張上做起，是完全沒有用的。女子一生，完全依傍男子爲生活，就是經濟上使用，十分滿足，也無非是一種寄生的生活。講到這一點，我眞是替我們女子羞煞！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因爲有了這四種失敗的原因；所以雖然能力體力和智力，同男性差不多，然而女性的威權和地位，竟萬萬敵不過男性。到了現在，女性的失敗，也可以算是達於極點了。不過天下事物，極必反，近年以來，一班智識界的男子，都大聲疾呼的提醒女子；就是女子的自身，也有絕大的覺悟，起來奮鬥。況且經過這次歐洲的大戰爭，使全世界的人們，都公認女子的能力，實在不小。凡是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也無一件不能做。所以女性的將來，很是有無窮的希望，現在就講本題第三部分女性將來的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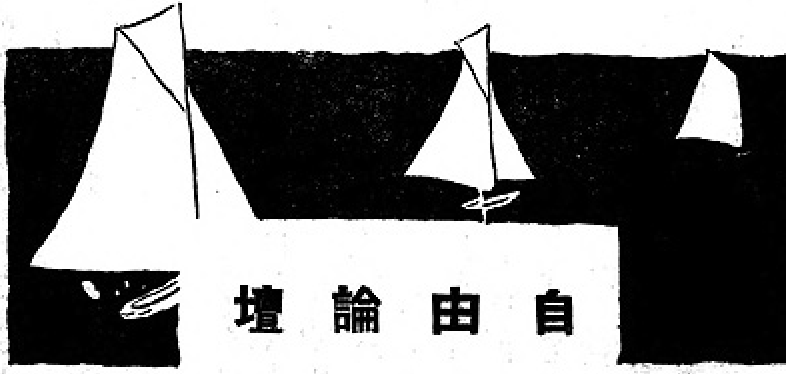
女性將來的勝利，第一，我們要希望女子自身的努力，絕大的犧牲，和永久的奮鬥，去恢復子女爲人格，創造女子的生命，尋找女子的自由，爭回女子的幸福，發揮女子天賦的能力體力智力，使社會一切的事業，我們女子，都可以參與，人類一切的舉動，都要男女共同操作。

第二，專制政體既是我們的仇人，儒教以及一切的宗教，既是我們的勁敵，我們就應當用全副的精神，來剷除他們，攻擊他們，打破以前的舊禮教，舊思想，舊風俗，要使他們那種邪說，沒有立足的餘地。那麼，我們女子的大患，既然除去，那女性的地位，就不怕不增高了。

第三，我們既然公認教育可以女子救濟智識的饑荒，增加女子的實力；所以我們一定要要求教育的公開，使男女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因爲教育的平等，是男女平等的第一步。

第四，經濟獨立，也是女性將來勝利的一種；不過我們既然要經濟獨立，就要承認勞工神聖的主義，并且要打破資本家的威權，使女子得到同男子相等的工價，來維持女子的經濟獨立。

我寫到此處，實在有無窮的希望。因爲女子將來的勝利，非但是絕對的可能，并且現在已經在積急進行的時代。所以當我們研究本題第二部分——女性失敗的原因——的時候，雖然使我們失望；然而講到女性將來的勝利，也可以使我們歡欣鼓舞。等到將來女性的能力，體力，智力，一齊恢復健全以後，我想非但是我們全世界女子的勝利，也是我們人類全體的幸福呀！



讀了『婦女之敵是誰』以後

醒女士

我近來對於一大部新婦女們的態度，久已抱着悲觀，偶然讀了婦女之敵是誰一篇文章，更引起我一種無限的感想。

從前的女子，因爲被那不良的社會制度所限，自己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衣食住三者都要靠着男子，若一旦不得男子的歡心，生活上就要發生危險，所以從前的婦女，或現在沒有機會求自立能力的婦女，愛事裝飾的妖冶，實在情有可原。不料現在一班號稱『新婦女』的同胞們，對於裝飾上的妖冶，更要甚於舊式的婦女。除了曾君所說的『金絲眼鏡哩，皮鞋哩，特別新奇的衣服哩……』之外，還有戴手釧，手鐲，頸上掛着金鍊或珍珠的哩！——這類的裝飾，大致以教會學校爲最盛；然官立學校的學生，在校雖被校規所限，可是一出校門，就多如此——不但學生如此，就是爲人師表的教員亦多如此！常常看見大多數在學校讀書或做事的婦女們，每天除照例上了幾點鐘課之外，所有的餘工，完完全全消滅在那妖妖冶冶的裝飾裏面。眞是『鈎心鬥角，盡態極妍，』無所不至。梳個頭，就得一早晨。我很不明白她們爲什麼要是這樣的裝飾！難道不是這樣學校會不要她做學生，或當教員嗎？或者還和從前的女子一樣，要靠着妖冶來討生活嗎？我覺得這一類的女同胞們，加她一個『娼妓化』的頭銜，一點也不爲過！

文中說『……總是三三兩兩的逛公園，

聽戲，坐汽車，馬車，……』這也是實在情形。有一次我遇見一個官僚的太太，就是蘇州某中學校的畢業生。她帶着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耳環戒指……都用齊了，并滿面塗着脂粉。我看這小孩生得很是聰明，如此把她陷沒，實在可憐，并且可惜。我想了一下，因為某太太是從學界出身，自非那些俗太太們可比，很有進言的門徑。我就問她：『令愛幾多歲了？』她說，『差不多十歲了。』我說，『這小孩生得很聰明，你為什麼還不送她進學校去念書呢？』她說，『是，雖則是個女孩子，可是我也很願給她讀幾年書；不過現在的學校，一來就講要考，她那能進去呢？』我登時差不多要笑出聲來了。好中學的畢業生，進學校的規例都不曉得！我想這就是由『三三兩兩的逛公園……』中出來的人材！

像這類的中學畢業生，并不止某太太一人，實在是指不勝屈！她們所以得這樣的結果，主要原因，就是不拿求學當作求能力看，而拿他當作將來做闊老太太的條件看。所以她們進學校的目的，不在求學，而在得個學生的美名，也用不着在功課上用功。唉！何能怪中國興學數十年，生活場中還找不出幾個女子的足跡呢？

再有一種女教員們，當上講堂的時候，就穿着很樸實的衣服，對着學生大言不慚的講，什麼要講究人格啦，道德啦，儉樸啦，不要再以玩物自居啦，拿着這些怪好聽的話來欺哄學生。一到下了講堂，却就打扮花朵似的，一切言行也和自己所說的相反了，結果跟人家做姨太太的也很不少！我覺得這更是婦女敵中之敵了！我講到這層，不痛哭一場，不能表示我對於婦女問題所抱的悲觀！

女權不振之原因

敏女士

人權稟賦自天，男女本無軒輊，此一定不易之理也。何以千百年來，女子恆抑於人，不得伸其權能，以謀自身之福利耶？往者勿論，即以號稱文明之現代，女子在政治上社會上以及其他各方面，仍不能盡量與男子受同等之待遇，不亦尤可怪耶？同為一人，因男女性屬之不同，以致權利享受之殊異，溯厥原因，實由於女子放棄權利之所致。茲欲發揮而光大之，莫如求其所以不振之由，而謀如何發展之方，否則恐徒勞而無功矣。

女權不振之由安在？如欲具體舉之，則更僕難數，茲撮其要者述之如次：

吾國古昔，夙敦禮教。所謂禮教者，實發軔者所制定，欲藉之以柔服羣衆而取便一己

也。謂予不信，試從禮經君臣之分，上下之等，辨之甚嚴，凜不可犯；故叔孫通朝儀成，而漢高祖始知皇帝之貴。可知禮經君臣一倫，其爲阿諛君主，摧殘臣下，固甚顯然。其他不平不公之處，尤不可勝數。凡關於男性者既然，其對於婦女又加甚焉。內則一篇，世所謂閨閫之典型也。其中所載，無非繁文縟節縛束婦女之具。他如周禮四德之說，婦女惟德，言，容，功是務，於是女子遂以家庭爲本位矣；儀禮三從之義，婦女惟父，夫，子是從，於是女子遂以服從爲生涯矣。千百年來，轉相沿習，延及今日，此風未改。然此非特中國爲然也，即東西各邦，對於婦女，仍不免以其相傳之禮教縛束之，惟寬嚴攸殊耳。此緣於禮教者一也。

世界上無論何國，其典章法制，率由男子制定之，此爲不可掩之事實。夫男女性屬之不同，利害關係，自不一致，因之所定之法律，不免有尊重男子蔑視婦女之弊，試取各國古來之憲章閱之，其有任文武官吏及其他公務之權，與選舉議員及被選舉爲議員之權者，率以男子爲限，而婦女之權被奪焉。又民法上規定，非男子不得爲嗣子，因是人之無子者，往往取他人子爲嗣，親生之女，反不能承嗣，而婦女之私權又被奪焉。其爲不平不公，不難一見而喻。要之現代之法律，皆保護男性之具，女子實不得霑其庥也。迄今茲大戰之後，歐美諸國，以婦女在戰爭期間，頗著勞績，多已與女子以參政權；至於女嗣，在外國亦有行之者。返觀吾國，女嗣之禁，律有明文；參政之權，尚未取得，相形之下，不亦見絀耶？此緣於法律者二也。

男女平權，在歐美尚能實行，若中國與日本，則有望塵莫及之歎；蓋中日習俗，重男輕女，相沿已久，牢不可破。試展報章，凌虐婦女之事，日有所聞，習非成是，由來久矣。此緣於習俗者三也。

凡此三者，皆爲女權不振之要因。譬之醫者治疾，既洞悉其癥結之所在，乃能爲對症之治療，則欲謀發展女權之方法，首當剷除上述三項之障礙，無待論矣。今幸法統恢復，國會重開，吾人自當結合同志，以謀參加制憲，俾女子無向隅之憾，法律臻公平之域。他若不良之禮教，鄙陋之習俗，亦須根本推翻，而另設合理者以代之。如是女權之發展，庶有計日觀成之希望。吾女權運動諸君，勉旃！勉旃！

舊婦女的求樂方法

何慧心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雖然人們的人生觀，各有不同；但是攏統的說起來，人生的目的，終是「求快樂。」要是金錢是不能買到快樂，那麼，人們也不必很忙碌的求金錢；要是名譽是不能博得快樂，那麼，人們也不必很忙碌的求名譽。有志的英雄，天天謀建設，謀破壞，也無非是要使人們離苦惱而得快樂。宗教的教主釋迦，耶穌，他們度人救世的最後的目的，亦就是極樂國，和天國。由此看來，人生的目的，一言以蔽之：終不過是「求快樂。」

可是求快樂的目的雖同，而求快樂的方法不一。許多人以胡鬧爲快樂；以習行不良的嗜好爲快樂。在他們呢，因爲智識的缺乏，習慣的不易改良，惡社會的引誘，亦就習之而不以爲異了。所以空氣惡濁的戲園裏，拆白黨尚白的大本營的游戲場裏，喧聲盈耳的酒館裏，四人合局，牌聲駢亂的賭場裏，許多人竟視爲最好最適宜的求樂的場所。

舊婦女亦是舊社會裏的一份子，我們怎樣能希望她們能够衆濁獨清，衆醉獨醒呢？當然，她們求樂的地方，亦終不能出這些游戲場，戲館等的範圍以外。

音樂和美等術高尚的娛樂，是她們所夢想不到的，而或者亦是她們認爲不是她們所應該弄的東西。

她們以燒飯，洗衣，生育兒女，爲她們惟一的職務，而以打牌，聽戲，講究裝飾，爲她們惟一的求樂方法。

沒有出嫁以前，就這樣的跟隨着父親，母親，把可愛的青年時代混過去了。出嫁以後，就這樣的跟隨着丈夫，兒女，把可貴的壯年時代混過去了。年紀老了，兒女也大了，她就念念佛，燒燒香，等候着死神的臨到。

可憐的舊婦女，就是這樣的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要使她們覺悟，第一應該向她們宣傳些新智識：把她們的思想提高，把她們的人生觀改變，也要使她們曉得：她們也是人類的一分子，人類的進化，急待着她們起來合作，而現在，像這樣窘迫萬狀的中國社會，也正在需要她們的覺悟！

新刊介紹

女權運動特號（創刊號）　這是北京女高師女權運動同盟會的機關報；除記載關於該會的會務及往來函件外，並有關係女權運動的論文及諸演稿。本期有偷君的論文女子參政問題——可不可參政？能不能參政？及王世杰君在該會的講演女權運動者的哲理任務與方法等篇，爲從事女權運動者所不可不讀。（每星期出版一次，每張銅元二枚，北京女高師學生自治會發行。）



珊格爾夫人的中國觀察記

克士

凡旅行家一到中國，觀察了中國的現狀，就深切的感到馬爾塞斯教義的真確，不能反對了。在那里，祇見他們所穿的衣服，不够蔽體，一天做了十二小時至二十小時的工作，也祇能勉強糊口罷了。

我這回從奉天到北京，在路上並不看見一寸的荒土，後來從北京到漢口，從楊子江到南京，再從南京到上海，一路所見的土地，無不作為種植食品之用，有許多人民，遂不得已祇可住到浮在水面的船上去。中國交通的路很少，便是路旁的空地，也都供種植，至於大片的土地，自然更不必說了。這便是四千年的文明所造成的！

看了中國的情形，可以證明僅專生育，決不能增加我們的文明。

這古國的景況，實在可使我們驚異。凡在巨大的都市中，外國人居住的一部分，都清潔而且整飭，街道敷設得很好，房屋更高敞而且華美，小孩並不很多，這些小孩，都有中國保姆看護着。若再看那中國自己住着的一部分，便覺大不相同，那種狀況，竟不可言喻。最可奇異的，英美法等外國人，竟都會安然住在那里，對這種卑陋頹廢的狀況，能够閉着眼睛毫不覺得，如果在自己的國內，不設法改良這等景況，他們當然不能居住的。長久住在中國的人，常常說中國人的力量，能够同化住在那里的外國人的心理，這話很使我相信，因為我和許多居住中國十五至二十年之久的教士或商人談話，我實在見他們從祖國得來的性質及良心，已經失掉了許多。雖然一看，那里都有一種改良的傾向，但都市中的改良，往往總在外國人的區域內；大部分專在謀他們自己的幸福與便利。至於在中國所見的，大部分祇是卑賤，貧乏，與不幸者的苦痛罷了。我們祇見路

上都是疾病蔓延着。我們見癩病的人，坐在路旁向行人求乞；患着梅毒的人，在我們旁邊行走，以求乞爲職業的母親們，背着小孩在街上行乞；她們的小孩將來也仍做乞丐，這樣一代代的繼續下去。街道便是他們的家，便是她們喫飯睡覺行乞的地方。他們極不喜歡被人照了照相去，因爲他們有一種迷信，以爲照相是於他們有害的。

我在中國，有一件最習不慣的事，就是坐在人力車中由一個人拉着跑，或坐在一把椅中由三四個人抬着走。

我很不願這種赤着膊的人力車夫的飛奔，如果我能夠時，我總避去。聽說操這種不文明的職業的小孩，壽命不能久長，至多只能活四五年。他們常常患心臟病及靜脈脈脹等病苦。這種拉車的小孩，我到處遇見，身上穿着單薄的衣褲，常常是破碎而且污穢。

在北京有一個青年婦人，曾充當一個要人的書記，她來招我，領我到那一家紳士的家中去。路上她和我講她住在中國的快樂。她說所得的薪水，比在美國少得多，但她却很安樂。其中她覺得最舒服的一件事情，便是她僱用一個幼年車夫，每天可以叫他拉着到各處行走。她對於這個車夫每月只消出中國銀元十元的工資，卽美金五元；這一筆收入，在那車夫，便能維持自己和家族的生活了。她僱用他已經三年，不曾加過工錢，而且也並不預備加他。

在中國受人雇用的人，最困難的，便是自己不能尋得一個位置，必須有別人給他推薦。如外國人不明白這種情形，解雇一個用人，便不免驅他使受飢餓的苦了。

除却車夫之外，那苦力及歌妓的生活，更是使我戰慄。在北方都市，做苦力的人，都是男子和小孩；香港地方，竟有婦女也做這一種職業的。我正坐着寫這篇文的時候，望見窗外有一所新屋，正在建造，有婦女數百人，籃中盛着磚石，搬運到男子手中。

我在這里，不能把我的經驗全寫下來，但我經過與幾個上海的歌妓談話之後，不能再誇示我們的文明了。這些年幼的歌妓，爲了別人的利益，分散在各區；她們的身體和心靈，都沒有發育完成，從小就被賣到這種境遇之下。她們完全受人管束着，如果希圖逃走或反抗，就要受最殘忍的打扑及其他種種的苦楚。

我在上海經過好幾處地方，有一個傳道師與我同行，他住在中國已經十七年，嫻熟華語，幷且是 Door of Hope 的職員。

我很要知道這些女子怎樣避妊，她們滔滔不絕的講她們的生

活和苦痛。我的靈魂充滿了驚疑和憐憫，覺得苦痛極了。如果不是她們對我說起『小孩太多』『沒有飯喫』的話，我幾乎絕望了。因此愈見爲未來計，產兒制限，確是解決這類問題的根本法則。

我們在西方本願將產兒制限運動推到各國的，但說到要怎樣纔可使東方人承受這種觀念的話，反對我們的人，便往往對我們說，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不能承受這種觀念的，如果我們只在西方各國力行產兒制限，白種人久久必被黃人排除。現在我却敢很歡喜的說道，日本和中國，都已承受這種觀念了。中國雖不及日本那樣的熱心和傳布得廣遠，然我所到的地方，都有討論的機會，而且對於這道理都很熱心。在上海，我見到商務印書館裏的編輯員，他們都是雜誌的編輯者，而且是中國國內富於感化力的作者。某天午後，他們邀我赴茶話會，（譯者按此卽指四月二十七日本誌記者邀夫人到一品香餐館茶話的事情。）商量到翻譯及刊印家族制限（Family Limitation）這小冊子的辦法，幷且擬刊印一種專講人口問題及關於產兒制限的事情的報章。四月三十日是星期，這一天我被招到職工教育館去講演。這會係由三種團體發起：卽江蘇教育會職業教育社，及家庭日新會。到會的有許多男女工人。恰巧這天家庭日新會開成立三週紀念會；這會本有三條規律，是不飲酒，不吸烟，不賭博，我乃提出第四條，便是以量度母親的健康與父親的收入的限制限家族，許多人都贊同我這意見。

我這回從中國經過，雖然能不像日本一般引起大衆的注意，但我覺得像在中國的匆忙和缺乏預備，竟有這樣的成績，總不能不算做難得的了。北京現在擬設一會，幷立一個講授所，上海擬設一分會，辦一種專講產兒制限的報。我覺得我們已得到良好的出發點，再過幾年，當能得着很快的進步的。中國報章上，登載這事，各處的人，也都大加注意，而且得許多的感應。我覺得將來量度要緊的情形，應當派遣二三人到中國去講演，至少須在那里逗留六個月，從事收拾渙懈的部分，並鼓勵在那里已有基礎的工作，向前進行。

中國南方的晨報（Morning Post）上，在五月八日那一天說道：『中國是一個人口過賸的國，而且是一個結果已經退化的例子，很可以作世界的借鑑。改造家要覺得第一次作戰的根據地，很是困難，因爲「舊習慣」的根柢極深固了。我們如果能够戰勝這種困難，那麼，教育世界其餘的各國，便都非常容易了。』

這幾句話，實在可以概括一切。我不久就要離開中國，往歐洲去，但我覺得比在中國實行這理想的希望更多的地方，再也沒有了。



愛倫凱的世界改造與新婦女責任論

日本本間久雄原著

吳覺農

一

歐洲大戰，雖然已成過去的陳跡，但全世界的人民，創鉅痛深，思想界，金融界，都是極危險困苦的情形，而至死不覺悟的軍閥，政閥，財閥，卻還在那兒做預備第二次大戰的夢。愛倫凱女士目擊此次戰禍的慘烈，特發表一種愛國的世界主義，使各國國民都以人羣休戚為懷，以為戰後改造世界的準備。然而居人類半數的婦女，當這改造期中，如果沒有一種新的覺悟，那麼距世界平和的日子，恐怕還是遙遙無期。

今後凡屬已覺悟的婦女，不可不感到自己的新責任，這是女士所竭力主張，而且屢次申說的。在新責任中，尤其應該注意的，就是發展精神主義（Spiritualism）。在女士戰爭平和及將來的新著中大戰以後的社會與婦女的責任一章裏，有一段說：

『對於這次世界的大戰，婦女應該用怎樣的感化力？這是和一切人類的生活問題一樣，在大戰終結以後就應該決定的。我們可以決定在這次大戰以後的三四十年中，各國因為受了經濟及戰禍的關係，為發展國家的權力計，自然都立在物質主義（Materialism）的基礎上，結果必使人類都委身於偉大的物質主義的發達，於是離精神的生活越遠！

『能夠統一人類的行為與思想，而保持其永久的價值，在乎

有破壞保守主義及舊形式的精神，要求健全的急進主義的統一。又不論在個人，在種族，或在精神上和真理上，必須在要求自己實現的條件中，統一那自己的發展和自己的制限。如果各人能夠把這種哲學的見解，支配社會，那麼，在戰爭中所已經喪失的生活上的破損，將來或許能夠達到新舊生活的平衡了。」

愛倫凱女士，是很注意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發展的，這是在她的各處文字上，都可以看到。現在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工業主義，必因這次的歐戰而愈臻發達，但我們認為必要的，就是趁此時機，作一種精神上的更新（Spiritual recreation）而尤以婦女負擔這責任為最關重要。這因為婦女受物質主義的支配，比男子少，而且婦女具有調和的能力，不流於保守，也不過於急進；所以女士很希望新婦女『行為與思想的統一』『自己發展與自己制限的統一』，更須加以一層的努力的，就是精神主義的確定，鑫能使行為有充分的幫助。這是婦女歐戰以後應有的一種新覺悟。

二

女士希望平和主義的實現，在乎世界各國的人們，都有一種人類休戚關係的新覺悟；而婦女對於這重大的責任，尤有特別的關係。女士的意見，以為現代的人們，不論男女，都被偏狹的國家主義所支配，但是婦女方面，卻比較男子為少，所以要希望挽回國民的良心，就是使愛國的世界主義，能夠切實改造將來的國民，求之於男子，不如求之於婦人。女士對於表現新精神的新傾向這一層，說明道：

『第一，我們可以認識的，就是交戰各國的男子，已經忘卻了人類和文化的關係，相互間都增長了國民互相仇視的狂妄的惡感。但是婦女就不願有這一種國民間相互憎惡的情感的，而且也可以進一層說：婦女是為愛而生存，不是為憎惡而生存的。我們時常在戰爭雜錄中，看到婦女對於敵國負傷士卒親密的看護。各兵士都自己表白的說，在下層階級罹精神病（Hysteria）的婦女，或許對於敵人有殘忍狂暴的舉動，但是由婦女的全體而論，對於我們這種好意的態度，決不會變更我們的意見的。要之，最後的一個問題，凡是已經受過教育的婦女與同階級受教養的男子相比較，對於狂熱的低劣的國家觀念，決不如男子之甚。』

就是在大戰的時候，不論怎樣，婦女總沒有像男子那般對於國家有狂熱的憎惡的感情的。從這一點而論，婦女比較男子多有嫌

層高上的教養了。

三

如女士以上所述，要求將來世界的平和，從婦女方面着手，更爲容易。因此，婦女不能不有一種新的覺悟。

婦人在向來處在國家主義的觀念下面，以多產小孩，視爲殊榮，這都是被向來的國家觀念所支配，以爲這就是對於國家最大的責任。歐戰以後，這種觀念，必定愈加堅強，從婦女性的道德上看起來，這實在是很可憂慮的一種現象。女士在戰爭平和及將來中戰爭與兩性問題的一章，指出這一個的現象：

「這次的大戰，交戰各國的青年，損失很多，結果在戰後必須減少了許多的人口，於是各交戰國都想出種種的方法，希望補充減少的人口，其中可以舉幾個例：

「如英國，有一種負傷兵結婚協會。我們就這協會顧名思義，無非使這次戰時負傷殘廢的兵士結婚，繁殖那兇悍或不完全的血胤罷了。嫁給這種殘廢兵士的婦女，不能不特別具一種犧牲心和愛國心；因此那婦人當然須爲家族的扶養者，所以必須有與男子受同等勞銀的主張。又因爲要提倡結婚的容易起見，必須給以相當的薪金，而且這種殘廢的青年，決無自由結婚的希望，所以必須有醫師對兩方施行檢查替他們配合。如選擇身體強壯的婦女，以備扶掖那些手足殘廢的男子，有盲目的男子，須有善於做菜的婦人，去幫助他的食慾……這些都是該協會的主張。

「德國爲獎勵早婚計，使青年男女容易達到結婚的目的。所以有一部分人，主張設結婚局。又有一部分人向政府建議，使殘廢的兵士，有造成家庭的機會。而且有一部分的德國思想家，更主張一夫多妻。要之，因爲人口減少，要謀維持所謂種族的繁榮，男子可以多娶女子的事情，將被社會所認可；至於婦女，也以爲產生兒女，是一件忠於國家的大事，不能不從愛國的理由上，承認一夫多妻，這是德國的熱烈的主張。

「再論到法國，如霞飛將軍，允許法國軍人，有四天的休假，聽其自由歸里，這是對於防止人口減少的手段最顯著的表現。這四日間的自由，是使他們有選擇戀人的權利，也可說是戰爭的結婚。又法國提倡對於未婚者及無子女的人，課以稅金，並獎勵子女生產過多的夫婦。這也就可以證明法國盡力於人口的增加。」

女士既列舉以上的事實，證明交戰諸國在一方面努力於生產率的增加但在事實上從開戰以來，一般人們，並沒有何種憂慮。她說：『在戰場殘殺了幾百萬的生靈並不覺得什麼希罕；一方面卻成了國家生產率的大問題，而且對於性的道德的觀念上，與以絕大的變更。現在國家的方針，無非是斯巴達式野蠻的慣技罷了！』女士更進而慷慨悲憤的說道：

『從各種罪惡上思考起來，最可痛心的，是今後只從國家的見地而結婚不依戀愛的結婚而得子孫。於結婚圈外生產小孩，與遠離一夫一婦制的理想的罪惡在歐戰以後的歐洲，比較戰前發達，作惡更要加甚罷！』

女士所說就是這次大戰後性的道德上所發生的惡影響。

對於女士以上的考察，凡知道女士戀愛道德的主張的，都認為當然的結果。女史認戀愛為結婚唯一的目標，戀愛的有無，為結婚道德唯一的條件，這是她最明確的主張。兒童的生育，須是戀愛的結果，才有意義。如果視戀愛的有無不成問題，卻立在國家主義的觀念上，只以生產兒童而結婚，這是女士所最痛心而且視為最卑賤的事。又女士更從生物學的及社會學方面，有發表極有價值的識論。

四

愛倫凱女士從生物學的根柢立論，謂從戀愛關係所生產的兒童，『質』(Quality)的方面定極優良；如蔑視戀愛，只為生產而結成夫婦，與戀愛中心的夫婦所生產的兒童相比較，據統計所示，質的優劣相差極遠。再從社會學的根柢上說，也和生物學的根柢有連帶的關係。女士以為發展世界文明進化計，人類的出產，對於質的優良，應該加以充分的注意。就是優良的人們，方能夠謀社會文明的進步。質不良的劣等人種，即使很多，對於文明的進步是絲毫沒有裨益的。所以照女士的主張，人口的多寡，不成問題，但是質的優劣，就有極重大的關係。從這一點上，女士很表同情於與國社會學者柯特沙德氏的學說。柯特沙德氏在歐戰以前發表婦女問題與人類經濟一書，是主張婦女運動不能不以『人類經濟』為中心。所謂『人類經濟』，意思就在節儉人類的『量』(Quantity)——『數』(Number)——而改善人類的『質』。女士所以同情於他的主張，就因為如上所說，以戀愛為基礎的父母，其生產的小兒，在質的改良上有極重大的意義。所以做婦女的，若只從愛國的理由，以增殖人口為條件，而犧牲最重大最切要的戀愛感情，那麼，不僅是男女

當事者的大不幸，從不能生產良質的人類的關係上說，也有非常的損失。所以婦女對於這種不良的傾向，不能不有極端的反對。法國霞飛將軍給在營軍人以四日間的休假，使自由選擇戀人，說到一九三五年，仍舊能夠養成一大批有用的軍人，婦女如果能夠覺悟到他的目的所在，便必須反對這種國家主義本位違反性道德的設施了。

「這回戰爭，實在使軍隊裏所有無數的惡毒，發揮無遺；已經到如何的程度，證據顯然，無容說明。但是這種惡毒，及於性的道德上的影響——犧牲婦女戀愛的感情，實在比任何東西要可怕得多」這是女士說的，世界的婦女應該有如何的反省呢？

婦女如果了解上面的意義，「那麼，當然要趁早不生產為戰爭而用的子女；而且對於從前以多產子女為天職的謬說，也不能不加以反抗了。多數的婦女，如能反抗從來服從的謬誤的多產主義，無論男子承諾與否，必能傾向到人類經濟的一道，而對於浪費在戰場的不良行為，也多少能夠改良了。」這也是女士的話。她更用極熱烈的口吻說道：

「假使婦女們屈服在所謂戰後的生產，或者從謬誤的愛國觀念上，加以充分的努力，那麼，再過二十年，她們的兒子，除仍舊充滿新的塹壕以外，別無何等的效果！希望她們不要再喜歡這樣的衝動！」

從以上的各種引語中，對於愛倫凱女士的戰爭與性的道德的關係，想來可以明白了。

五

女士既排斥婦女的「國家的生產，」而對於養育兒女應取的手段，也從平和主義的出發點立論，看了以下的議論，就可知道女士對於平和主義的信仰了。

「當兒女們成長的時候，為母的應該用自然的法則，教以各個人及各國民間應有的互助和競爭的方法。第一要使兒女們了解最偉大的英雄，是不為權力與光榮而奮鬥，應該為幫助他人的事業而奮鬥。又所謂戰勝，未必能夠證明事實的正義，戰敗也未必可以證明是一種罪魁。因此之故，為母的第一要使兒女們對於自身一切野蠻的復讎的感情，能夠克制才好！」

這樣短短的一章話，可以看見女士以人羣休戚做基礎的平和主義，從她的心坎中流露出來，使我們非常明白了。

六

關於婦女參政權的運動，女士也主張須立在平和主義的思想上。

照女士的意思，在歐戰以後，婦女參政權運動，當然應該實現；而且是很可欽慕的事情。政治是男女有同樣的利害關係的，所以婦女應當與男子獲得同等的權利。不過婦女如果把持從前偏狹的國家主義的見解，那是仍沒什麼效果的。

『婦女雖然得了選舉權，而對於人類進化的價值，還徘徊在狂熱的國家主義中。因爲在戰爭中的婦女，被困在狂熱的國家主義，正和男子一樣。我很欽佩德國著述家的一句話：「婦女運動，必須作爲一種平和運動，否則決不是真正的婦女運動。」現在的婦女比較男子，自然多傾向於平和的方面；但是在許多事實上，她們都已成了平和者麼？這不能不求婦女反省了。

『現在握有參政權的婦女，在政治上反對戰爭，或反對關於戰爭的一切設施，如遇他人斥她們爲非愛國的時候，她們有忍耐的勇氣沒有呢？現在能夠反抗流俗，富於理想生活的婦女，確是鳳毛麟角，所以在戰爭的當時，一切婦女，總免不了一同捲入旋渦。她們對於俘虜和負傷的敵兵，雖會公然表示其同情，可是一有人指摘她們自國的短處，就不知不覺的會怒形於色起來。這種事情誰能相信是沒有的，這就不能使我們抱樂觀的態度了。』

如前所說，就這次大戰中所發現的事實而論，婦女比較男子，自然稍傾向於平和主義的態度，但是說她們完全是平和主義者，那又未必盡然。如果與人羣休戚關係的愛國論相比較，那麼，她們總脫不掉偏狹的國家主義與偏狹的愛國心理了。所以婦女在這種心理之間，即使得到了參政權；而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仍舊沒什麼供獻的。這是女士最精確的意見。

要之，婦女既然覺悟了自身的地位，就不可不明白自身對於國家及世界的關係，而歐戰以後世界上已覺悟的人們，都已立在改造的途中；婦女居世界人數之半，又富於天然的平和的心理，負荷發展文化，反抗軍備，教導次代兒童，參與政治的大責任，因此對於愛倫凱女士穩健的平和主義的思想，須牢牢記着才是！



新俄羅斯的建設與婦女

日本山川菊榮原著
薇生譯

帝政時代俄羅斯婦女的狀態，因地方和階級的不同，表示很顯著的差異。如彼得格勒的上流婦女，和男子受同等的大學教育，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和市選舉權，常在社交界及公共生活中活動；而基爾基斯地方的婦女，却不脫古昔的東洋式，和男子全相隔離。從事革命運動者，男女間的義務責任和權利，都絕對平等，而大多數的農村婦人，尙不脫父權的家族制度束縛的，却被男子當作家畜，當作物品。俄羅斯婦女最進步的部分，可以代表世界最進步國家的最進步的婦女，而落後的部分，却埋在中世紀的黑暗和屈從中。

但婦女大多數——約十分之九——是屬於落後部分的農村婦女。要把這大多數的無產婦女，從無智和屈從之中解放出來，給與『人的』和『女子的』自覺，而成爲建設新社會的有力的要素，這是勞農革命最重要的使命之一。這樣徹底的改革，不僅須在法律上承認男女的絕對平等，幷且要教育女子，輕減基因於家庭制度的拘束和特殊負擔，因此圖謀心力的自由及完全的發達，同時使女子參與公生活，發揮女子的能力，而且把女子採入社會之中。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勞農政府成立，幾乎在同時便以種種布告規定男女的絕對平等，又在婦女解放上急急爲種種必要的設施。

婦女和教育

第一，在教育方面，全然撤去男女的差別。在新俄羅斯，沒有特別待遇女子的女子教育，女學校和女子大學。男女從小便在相同的寄宿舍和教室裏，不論肉體上精神上，全然受相同的訓練。做學級

別的標準的不在男女，僅在年齡，智能和肉體發育的程度。女子和男子一樣，從四歲至八歲入幼稚園，八歲至十二歲受初等教育，十二歲至十六歲受中等教育，十六歲以上受大學教育。教育本是全然不收費的，學生的生活必需品，都由國家供給，十四歲以上的人，都依各人的特長和才能，選擇科目，給與職業教育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不問男女，凡是成人都該爲熟練某種技術的生產者。在新俄羅斯，以給與從事某種專門職業等準備，去代替第三階級社會，所以不再像從前的不問女子的個性和才能，只嵌入在做主婦的不變的模型中，同時一切男女都做着「人」做着社會的一分子，對於一切有用的勞動，要有普通的理解和訓練。因此男子和女子一樣，都教以裁縫及烹飪等事。在勞動者的國家中，一切勞動，都受尊敬。像向來的把人間衣食上貴重的勞動，作爲做奴隸的女子的賤役，貶爲男子不屑染指的屈辱的工作，是新俄國所不許的。

在蘇維埃俄羅斯，兒童的哺育，成了國家的義務。一切兒童，依父母的希望和必要，可以暫時或永久的託付兒童哺育所及寄宿舍。這和舊時救貧的設施，性質當然完全不同，不論貧富或有無父母，兒童可一樣受這種機關的保護，當作兒童自身的權利。在全國大小都市和農村中新設的哺育所，幼稚園，學校，醫院等所用的保姆，教師看護婦，都由無產階級熱心的青年婦女擔任。這些婦女，都進過各地方設立的養成所，受過一般的教育和特殊的訓練。

在舊俄羅斯的無產婦女間，文盲者占大多數。但勞農革命以後，以共產黨婦女部的活動爲主，到處組織主婦會，母親會，讀書會，講演會，講習會，在這些機關中，從事最熱心的教育：結果，文盲的婦女大減，關於育兒和衛生等應注意的事項，以易懂的印象，強烈的文句，富於藝術價值的廣告，影戲，講演等，教導一般婦女。

勞動組合，也都組織講習會和學校，許多勞動婦女都來求學。文盲者每天的勞動時間（八小時，）特別減少兩小時，即在此時，令入學校中受義務教育。有勞動組合和共產黨推薦的人，便進大學，學習對於政治經濟及其他新社會組織上必要的知識。經共產黨婦女部命令進共產黨學校的婦女，爲數很少，其比例約爲學生總數十分之一。在一九二〇年，有三千四百八十四人進十縣的共產黨學校。在那占共產黨學校主位的斯威爾特洛夫大學中，特設婦女宣傳科。又於全國兒童和母親保護局總裁闌蓓台代夫人的主宰下，設置關於母性保護事業的諸種講堂，訓練勞動婦女。出版物也很盛行。只一九二二年的前半，共產黨婦女部發行婦女問題的

小册子，已有四十萬部。

母性保護

第三階級的社會，對於婦女實行姙娠分娩等神聖的職分，並不加以保護，却反因此貶婦女爲弱者，使婦人成爲不能獨立。但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爲把這件事看做神聖的社會的職分，所以竭力給與十分的尊敬和保護。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上，一個婦人戀愛一個男子，全然認爲這婦人的私事，所以兩性結合的形式，不成問題。惟母親和兒童，是否健全的發育，作爲國家的重要問題。不問有無合法的丈夫，一切婦女，當姙娠分娩的時候，都一樣受很好的保護；不問有無合法的父親，一切兒童，都一樣受最完全的哺育。在這國裏，私生子的制度，已經廢除，一切兒童，生來便是有同等權利的市民。

在這國裏，一切男女，凡心力健全的人，都有勞動的義務；但婦女在姙娠分娩的時候，筋肉勞動者得休息八星期，精神勞動者得休息六星期，在這期間，仍受平日一樣的工銀。姙婦可以隨自己的喜歡，在產院或自宅中分娩。在自宅中的時候，醫生，產婆，看護婦及其他準備，都由國家供給。在產院中的時候，當然不收費用，受很好的待遇。生產以後，母子都移入育兒院，還可以過九個月。在這期間，食糧的比例漸漸增加，那品質也特別優良。在哺乳期內，母親的勞動時間，可減去四小時。各區都爲兒童設置育兒商議所，有乳兒的母親，都須每星期一次，往那里使兒童受診斷及專門家的考察。有幼兒的母親，並不絕對強制勞動，也可在家中做家庭雜務，但在都會中，托兒所的設備已經普及，所以除了本來的第三階級婦女外，通常總是每天不論多少，要做些生產的勞動的。保姆和女傭，有許多是數家族合雇一人，所以一個保姆，任幾家幼兒的保護監督，一個女傭，兼管幾家的家事。

在蘇維埃政府社會事業委員之下，設置母親兒童保護局。這局和共產黨婦女部，設置母親和兒童保護委員會，努力實施關於這些的一切布告。勞農政府成立之後，有利的布告雖發得很多，但因爲戰爭不息，生產力不足，和婦女自身的無智，這一事却不能使收實際的效果。革命以來，『男女同等俸給』的原則雖已成立，但因不熟練的結果，婦女大都不得不甘於低級的勞務和低廉的工銀，那勞動狀態也不能立即改良。母親兒童保護委員會，和各工場聯絡，擋除有害婦女健康的狀態，努力於衛生和營養的改良。在裘克拉伊挪，各工場都有母性保護會，努力於姙產婦和一般婦女勞動的保護。托兒所的設備都集中於都市；在農村地方，除農忙期臨時的

施設外，一般的常設機關，還不甚多，但現在正在設法普及。

蘇維埃俄羅斯，並不對於盡力保護母親和兒童的婦女，強其爲母；凡婦人自己認可不適於爲母而避免這事情，視爲當然的權利。以墮胎犯罪的法律因此廢止了。

婦女和生產的問題

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結局關係於生產力問題，所以最經濟的使用社會全體的勞動力，盡力集中於生產問題，是最緊要的事情。像第三階級的社會，以幽閉全體婦女於家庭而濫費婦女的精力，這是婦女自身和社會全體的損失。

極端發揮社會全體生產能力所必須的條件，在俄羅斯是：

第一，注重於國內男女勞動者的數目，關於勞動者的特技等精密的調查，和勞動者適宜的分布。因此，勞動組合和職業介紹局，協力救濟失業者及游民，依各勞動者的熟練爲適當的分配。與此關聯而最有趣味的，就是賣淫問題。第三階級的社會，對於賣淫制度，給與國家的承認，當作有力的正業之一。但在俄國，人人都有平等的勞動及生活權利，不承認賣淫是婦女的職業。祕密賣淫的婦女，一經查出，便登錄爲失業者，給與一種職業。如反復了好幾次還沒有就正業的習慣，或棄了正業，仍爲祕密賣淫的，便須投入監獄，強制勞動。但獄內的勞動，也仍是依據一般勞動法的。

生產力增進上第二的必要條件，家庭勞動的社會化，即育兒和家事，並不歸於各家的主婦，却照依『社會的』組織。爲育兒事業的社會化，已設置一般的育兒所，托兒所，幼稚園，寄宿學校等；兒童的生活，由國家保障。爲家事的減輕，到處設置公共食堂，洗濯所等。大公會的住民，幾乎全在公共食桌喫飯的。只有少數的家族，拿了和公共食堂相同的材料，在自己家中調理。俄羅斯婦女，已經從第三階級社會家庭中不規則的煩雜的家事，漸漸解放了。

第三，是使婦女能將全部勞力參與生產的勞動，作爲新社會生活的標準。俄羅斯因此特使婦女脫離家庭勞動，和男子一樣參與生產的勞動。這不但是主義的問題，實在因爲要救濟全俄國的飢餓和窮乏，更無別法了。帝政府時代幼稚的工業，因了繼續七八年的戰爭和內亂，幾乎全被破壞，農民已盡疲弊，男子都送往戰場，物質的窮乏和生產力的衰微，達於極度。此時要是婦女仍像第三階級一般，除了守護自己的家庭外什麼也不顧，恐怕全俄國只有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同時滅亡了。

但俄羅斯的共產婦人，並非在家庭坐以待斃的無力的。她們一

方面和男子同以武器相戰，一方面參加一切國家和產業機關的運用，以救濟俄羅斯與其革命。如今婦女占大多數的產業，已經不少。男女在平等的立脚點上參與生產的勞動。結果便把男女間實際上的不平等消除了。婦女早已成為和男子對等的勞動者及市民。女子已沒有依賴和服從男子的必要，男子也沒有支配和屈服女子的權利了。婦女有家庭及丈夫的，與沒有家庭及丈夫的，都有完全的自由。沒有家庭及丈夫的，並不因此而受社會的咀咒，對於戀愛和母性，也並不為『親權』所壓迫。男女的道德標準全然一樣。婦人已沒有為良心之外所拘束的必要。男女在各方面的地位都已平等，交際也已自由，結果婦女很被尊重，風俗也為廓清。『我的子女比較我的少年時代，對於婦女有了更純潔的觀念。』這是脫洛斯基的自述，可以看作代表俄羅斯一切中年父母的感想。

婦女在許多產業部門之中，已占了大多數，但受了第三階級的困憊的餘孽，還不能十分發揮能力，因此，在工場委員會中被選出的，為數很少，婦女的組合員數如次：

組合	組合員	女子組合員的百分比
食糧勞動者	二三〇，〇〇〇	
食糧供給勞動者	一〇〇，〇〇〇	七四·五
襯衣製造工	一四〇，〇〇〇	七四·二
煙草工	三〇，〇〇〇	七三·五
藝術家	二五，〇〇〇	七一·四
病院及其他	三〇〇，〇〇〇	六二·六
紡績勞動者	三三五，〇〇〇	五八·八
家庭勞動者		五三·二
政府吏員	八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
玻璃和陶器工	三五，〇〇〇	三九·八
印刷工	六〇，〇〇〇	三九·二
美術品工	八〇，〇〇〇	三七·三
文房器具工	二二〇，〇〇〇	三七·一
化學工	一三〇，〇〇〇	三一·〇
共產農場勞動者	一七八，〇〇〇	二四·八
金屬工	五〇〇，〇〇〇	二四·七
農業勞動者	二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
運輸勞動者	一〇〇，〇〇〇	二三·三
皮革勞動者	一五〇，〇〇〇	二一·六
女礦工	二七五，〇〇〇	一八·〇

木工	一〇〇，〇〇〇	一四・九
水路運輸勞動者	二〇〇，〇〇〇	一四・五
鐵道勞動者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二

婦女和軍事的訓練

當一九一七年七月珂爾尼洛夫的反革命的時候，彼得格勒的勞動婦女和男子，一同擎了武器擁護革命。是年十一月，當組織紅旗軍的時候，有志的婦女，組織救護隊，同時直接擎了武器，開掘壍濠，以防反革命，但到一九一八年紅旗軍要改爲正式的紅軍從新組織的時候，便取消正式使婦女參加國家防衛的計劃。利用婦人之力的計劃，開始成立，在這一年，最初以共產黨婦女組織軍隊內部的政治教育班，使盡力於士氣的激勵。這些婦女，與男子爲伍，潛伏在敵人的礮火下，其中犧牲的也着實不少。當一九一九年時，東俄和羅茄斯克地方爲白衞軍所脅，枝拉地方爲台尼金軍所脅，而由台尼契軍逼近彼得格拉，婦女和男子一同站在戰線上，爲都市的防護，甚至捧出那最後的一滴血。當台尼金在枝拉地方脅迫莫斯科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婦女有一個決議：『在不蹂躪我們死屍的範圍內不許台尼金走入莫斯科一步。』當由台尼契迫在彼得格拉數哩外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婦女，送五百看護婦到戰線上，更冒冰凍寒氣，在市的周圍開掘壍濠，編成機關礮的一部隊，努力防務。

從前只有屬於共產黨的婦女，有受軍事訓練的義務；但在最近，採用了市兵制度，結果，十六歲至十八歲的女子，均須擔負受軍事訓練的義務，和男子相等。這些女子，都須受得給與肉體訓練和軍事教練的特別課程。一般軍事訓練的制度，在一九二〇年還存在着。去夏視察俄羅斯的美國勞動運動者福斯泰，在敍述爲外國共產黨和勞動代表者公開的視察狀况中說，

『在觀兵式中最惹人注意的，是紅軍的一隊女兵。著了制服，像老練的兵士一般，——實際上，如此的很多——背着上刀的鎗和男子列成相同的隊伍而進行。她們戴了布帽子，穿了橘黃色的短衫，着了短統的冰鞋，姿態都很勇猛。她們受非常的喝采。除了本國奢侈纖弱的婦女不曉得什麼的美國人，聽了女兵的事，一定要當作一種笑話，但要曉得經過種種事蹟而且值得驚嘆的強壯的俄羅斯婦女，必須用全然不同的態度來考慮。訪問俄羅斯的美國人，都不絕的驚嘆，說俄羅斯婦女的好體格和好體力。』

一九一九年，設置紅軍看護婦養成所，約兩年之間，有六千名以上的畢業生。她們的勇氣和獻身的執務，為人人所共認。又設置婦人對戰電報電話事務員養成所，畢業生在戰線中的活動，是很值得大書特書的，在紅軍內部，因戰而死的婦女，已經有一千八百五十四名。

婦女之政治的自覺

勞農政府成立，同時確定男女同權的原則。但要很完全的適用這原則而獲得婦女解放的實效，婦人自身的自覺和社會各種設備的充實，便很關重要。在事實上，俄羅斯已陷入難救濟的破產狀態中，婦女的大多數，都不懂自己家庭外的問題，被那和社會主義不兩立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支配着。這些婦女，是很容易受反革命的宣傳煽動的，而她們的向背，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却有重大的關係。啓發這些婦女，使她們懂得革命的意義，積極援助她們，使參加新社會建設的事業，由此獲得解放的實效，這是無產婦女中進步分子的任務。成為俄羅斯一切婦女解放事業中樞的共產黨婦女，為了這目的，一九一九年，特在黨內設置婦女部。在各支部中，開導婦女，除黨中婦女部的關機雜誌共產黨婦女外，在機關雜誌中設立婦女欄。此外小冊子等也出版了許多。

俄羅斯最初的全國無產婦女大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開於莫斯科。會中約有一千人的女議員出席，討論婦女間的啓蒙事業，母性保護及其他重要事項，通過數項決議。

婦女部不單注重言論，而且盡力於實行和實例的啓蒙。就業工場及公設機關等的婦女，每二十五人至五十人，選出代表一人，出席於每週開會一次的代表會議，代表者的任期三個月。她們在集會中，演講內外時事問題及一切對婦女解放有密接關係的工作（即教育，公共食堂，母性和兒童的保護等）或對於改良婦女狀態互相交換意見。她們又充當練習生，於兩個月間，在蘇維埃諸機關內部幫助吏員的事，因此獲得對於蘇維埃制度的理解及關於運用的知識。

婦女部為了要和一般婦女接觸，所以不問政黨政派，廣集一切思想不同的婦人，常在各地方開婦女大會。在大會之中，對於與婦女日常生活有密接關係的問題（即關於衣，食，住，育兒，和教育等問題）為研究，討論及決議。因此雖對於蘇維埃制度完全冷淡甚至反對的人，也漸漸懂得舊制度和新制度的差別，不知不識之間得了對於新制度的理想，不久便成了同志，甚至不惜拋棄生命，擁

議新制度。

婦女最初就獲得對於蘇維埃完全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因一般婦女知識程度很低，所以被選為議員的很少，占重要地位的更少。就是現在女議員也還是少數，據去年的調查，十三州共有女議員六百三十五名，平均每州還不到五十三名。其中五百七十四名，是縣蘇維埃議員，州蘇維埃議員只有七名。莫斯科州的蘇維埃議員，總數一千五百名，其中婦女只有一百三十七名。在彼得格勒，女議員三百四十名；沙瑪拉三十名；加爾珂夫四十名；俄迭薩十名。但在政府諸機關中占重要地位的婦女，數目却增加得很多。現在十州共有婦女三千三百四十四人，占蘇維埃部內重要的職務。在莫斯科州，派送到蘇維埃各部學習實務的代表七百另四人中，四十一人做各部的監督者，五百十九名做練習生。在彼得格勒，選送大學者七百三十三人。四千六百六十人，在蘇維埃各機關中暫時作工。做工場，病院，托兒所，公共食堂及其他監督官的婦女，也很有成績。做勞動者和農民狀態監督官的婦女，全俄羅斯有二萬五千人。由勞動婦女代表選出的婦女勞動監督官，十二州共有三千四百三十六人。在彼得格勒，約有婦女五十人做醫院的監督官。

俄領亞細亞方面婦女的啓蒙運動，也很熱心。集合韃靼，基爾基斯，及其他回教地方的婦女的東洋婦女大會，去春開於莫斯科。這些婦女，在鄉土的服裝上，被上了禮服而出席。在議員中，有幾個和反對出席的保守的丈夫離婚。婦女也有被選舉為審判官和陪審官的。就是秦基斯坦和基爾基斯等向被稱為野蠻的地方，也並不奇異的東西。

婦女的解放，全靠婦女自身的自覺向上，和勞動者的解放要靠勞動者自身的努力一樣。沒有自覺的婦女的協力，社會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俄羅斯的無產階級革命，由於完全把男女的義務和權利弄成平等，使兩性間完全的理解和緊密的協力，成為可能。那永久不能解決的內憂外患，漸漸有了解決的端緒，新社會的基礎漸漸鞏固了。因此這個國纔被看做世界上徹底的婦女解放的模範。



最近的女權運動

晏始

女權運動，在我國並不能算是新發生的事情。當民國元年革命告成的時候，便有唐羣英女士等，組織女子參政同盟會，從事女子參政的運動。那時曾經上書參議院，要求在約法中明白規定男女權利一律平等的條文。因為當時輿論多數反對，於是遂有三月間模仿英國暴行的女子參政派擣毀議院門窗玻璃的暴舉。但她們的運動，卻終於沒有成功。不久二次革命發生，從此戰爭連年不息，除軍閥，官僚，及少數政客互相爭奪政權之外，一般國民，都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稍有覺悟的人，都有議會政治以上及否定議會政治的思想，所以女子參政運動，從此也入於冷寂的狀態了。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新思潮在中國的發展，異常迅速，舊習慣舊道德的信仰，大為失墜，人人都對於現在的生活，覺得不滿足，而生活中最接近最關切的，便是家庭；在家庭中，男子固然感着女子無教育無能力的累贅，女子尤其意識到男女間不平等的種種苦痛，於是『婦女解放』的呼聲便也跟着高起來了。

所謂婦女解放，並非祇是一方面的解放，乃是各方面的解放；政治方面，當然也是應該對於婦女而解放的，所以女子參政運動，又跟着婦女解放而發生，原是當然的事情。這樣說來，這回的女權運動，和民國元年的女權運動，雖然同是運動參政，但發生運動的原動力，卻是不同。就是從前的運動，可說祇是出於政權的欲望，這回的運動，卻是出於人權的覺悟，這也是很容易明瞭的。

最近的參政運動，是開始於去年廣東制定省選法時，廣州婦女的要求參與本省政治，接着湖南浙江等省，也都有同樣的運動。大概都已獲得全部或一部的勝利。據廣東省自治案第二章第五條規定：『人民在法

律上一律平等，無男女宗教階級之區別。』又第十八條：『人民依律有選舉權被選舉及任受公職之權。』湖南省憲法除有同樣規定外，並於第四章第二十八條規定：『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女年滿二十一歲以上，於調查選舉人資格以前，在湖南繼續住居滿二年以上，無左列情事之一者，皆有選舉省議員之權。』又第二十九條規定，『公民年滿二十五歲以上無左列情事之一者，皆有被選為省議員之權。』此外如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如四川自治根本草案，也都承認男女同權的原則。將來聯省自治如果告成，各省的省憲法中，大多數總不至於違反男女同權的原則的。

自從這回政變以後，民國六年解散的議院，重復在北京集會，並將從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於是北京中國大學學生萬璞女士，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周桓女士，石淑卿女士等，聯絡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生，擬組織一女子參政運動的團體，向國會為大規模的參政請願。七月十五日，首先在法政專門學校開籌備大會，當經舉定職員，並議決發表宣言，聯絡各校女生，擇日開成立大會等事。

但從籌備大會開會以後，發起人中却分做兩個派別。首先提議的中大和法專學生，祇主張要求女子參政；而女高的學生，却主張憲法上須明白規定女子與男子完全平等。因此雙方獨立，分頭進行；前者組織的團體，即定名為中華女子參政協進會，後者則由女高學生周敏女士等，另行發起一女權運動同盟會，即於七月二十三日在該校開會，決定章程，組織幹事部。這兩團體主張的差異，看她們的宣言書，便可明瞭。——宣言書載本誌前號附錄欄，此處不再複述。

到了八月三日，參政協進會便在中國大學開成立大會；但開會之前，北京警察廳覺察治安警察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二條女子不得加入政治結社及政談集會的規定，禁止她們開會，因此不得已祇得把成立會改為講演會。這天到會講演的，有美國新共和報記者畢斯烈女士（Miss E. Gertrude Beasley）及江亢虎、林長民、李佳白、寧協萬、王世杰諸君，並由會員將簡章通過。二十七日，復開會招待國會議員，到會議員共六十餘人。討論的結果，多數承認憲法第三章第四條有加入『男女』二字的必要。並決定由呂復提案，到會各議員列名連署。

女權運動同盟會，亦於十三日在女高開茶話會，招待北京報界學界。首由周敏女士報告籌備經過情形，並述擬定運動方法，共分三種：（一）發刊女權運動特號，為文字的鼓吹；（二）請各界名流為學理的講演；（三）從事實地調查。接着由來賓蔡元培、黃日葵、譚鴻熙、周書言諸君及周敏女士等相繼演

說。二十三日，又在該校匯成立大會。

自從這兩會發起以後，各地女子，也紛紛興起；如杭州有女子參政運動會，天津有女權請願團，漢口有女子參政同盟會，目前正在互相聯絡協同進行。預料此種運動，不久即將普及全國，女權勝利的時期，大約不會十分遼遠的。至於治安警察條例的專制和無理，無論何人，都能明瞭；而且這條例本是抄襲日本的治安警察法，現在素稱卑視女子的日本帝國，也早於本年四月間將這項法律修正，那麽這限制在中國決無存在的價值，也便可想而知了。

上海絲廠女工的同盟罷工

瀾蒻

「連日本報所載絲廠女工罷工消息，或者為讀者所不注意。近來罷工的事情時常發生，絲廠女工的罷工又與公衆無所妨礙，人們把他看作無足重輕，也是應該。但就我的眼光看來，這罷工所含蓄的，似乎比通常公論所表示的還要豐富點，未來的許多的事件，都將以這回事件做基礎關切中國女權問題的人們，都不可不加以注意。這班貧苦無告的女工，這回竟敢起來和勢力雄厚的絲廠資本家相抵抗，這等人對於她們自己地位上的覺悟，具有主張權利的決心，可想而知。——中國婦女向來有「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教訓，全不能自己作主。但是這種面局，現在已經有了變動，最近絲廠女工的罷工，就是這變動中所發生的重要表徵。這回絲廠女工的罷工，可算已經失敗。至於她們是否應該失敗，原不是我們所敢知，而且也沒有是非可言；但這回警吏彈壓罷工的辦法，則很有可以批評的地方。華界現在還在戒嚴狀態中，華界絲廠的罷工，以違犯軍法被控告，原不足怪；現在租界以內的罷工者，也以鼓動罷工罪名解送公堂，究竟鼓動罷工是犯什麽罪？鼓動海員罷工的海員公會，為什麽不能加同等的處罰？以我們所得消息，被拘的女工，大抵都已經保釋，可見實際上也不能加以怎樣的罪名了。這回罷工風潮，廠主方面可算已經勝利；但這能不能算為長久的勝利，到底還是個疑問。大凡不能得到平正的解決的事情，一定不能有好的影響：這回罷工風潮，一方面是

貧苦無智識的女工；一方面是強有力的資本家團體，又有官力作他們的後盾；結果原是不問可知的。但這種勝利，究竟可榮不可榮，是個極大的疑問。我們並不主張實然罷工，但是可以認定中國的女權運動現在已經開始。中國人須要注意婦女的待遇，大有關係於國家的文明，一定要婦女得到自由，然後全國纔能真正的自由！」

這是上海字林西報對於本年八月上海絲廠女工同盟罷工風潮了結後的議論，很能說明這回罷工的真意義。上海全埠，共有絲廠七十餘家，雇傭女工，不下五六萬人。從前她們和廠中人員爭執，也往往有全廠罷工的事情發生，但其風潮祇以一廠為限；至於全埠繅絲女工同盟罷工，提出正當的要求，結隊執旗，為示威的遊行，卻不能不說這回是第一次，無怪絲業董事也說非尋常的罷工可比了。所以這回的罷工，雖是失敗，但其影響卻非常重大；誇張一點，簡直說是中國婦女勞動的新紀元，也無所不可。

這回罷工的要求條件，雖以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為主，但她們所以會提出這種要求，全因為有女子工業進德會的組織的緣故。而且據進德會分子劉鴻道對某通訊社記者的話，這回罷工的唯一原因，由於絲繭公所的反對進德會。所以進德會的組織，便很有記述的必要。該會係本年三月間由絲廠女工發起，有江蘇議員吳稼伯，朱雲門等為之贊助，其性質原可說是繅絲女工的勞動組合。本來勞動者的團結權，在文明各國，早經正式承認，——國際勞動會議的時候，各國政府，並且都命本國勞動團體推選代表，參與會議，而在中國，許多人卻還當做一件犯法的事情。所以繅絲女工雖有組織團體的志願，卻不敢明目張膽的自稱工會，不得不借用所謂合羣進德修業防止不名譽不道德的名義，希望不遭絲廠主的反對。而且一面既挽托省議員贊助，呈請官廳保護，一面更要求各絲廠主的承認。但絲廠主方面，當然也曉得她們的用意，所以對於她們的請求，不但置之不答，反暗中極力阻撓她們的進行。適值這回絲廠方面，因出貨不及，想增加工作時間；女工方面，都覺得在這炎熱的時候，還要增加工作時間，實在太苦，並且自己以為有了團體的組織，可以和廠主對敵；所以便乘此提出減少時間增加工資的要求，而罷工風潮，遂於是開始。

罷工的發動，是在八月五日。起初工人雖曾向廠主提議；廠主卻置之不理。於是由進德會發起人穆志英等預先計畫後，在這一天集合了許多女工，於各絲廠正在上工的時候，手執白布小旗，上寫『共和世界』『男女平等』『增進道德』『保障人權』等字樣，向

各廠請願。那時各女工都起來附和，已經上工的也都停工。於是各工廠也議決一律閉廠，並且決定非等官廳有切實辦法，不許開工。女工的要求，據進德會中人說，共有四條：卽(一)廠主不得反對女子工業進德會的設立；(二)工作時間以十時爲限；(三)工資每人每日增加五分；(四)仍須照舊例每兩星期休息一天。但絲繭公所對於此等要求，完全認爲無理取鬧。其理由，以爲今歲因產繭豐稔，絲廠新添數家，各廠因爲趕製期絲，既規已格外通融，向章五點半上工，遲到者祇有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的寬限，現在六點鐘到廠的，還可上工；工資已從三角二分增至四角以外，尙有星期賞，月賞，特別賞等；時間一層，每天放早飯工，中飯工，小孩還可入廠哺乳，實際工作時間，也不過十點鐘。並且說進德會完全是聚衆斂錢煽惑工人擾亂治安的團體。所以一方面祇是要求官廳嚴加彈壓，重辦發起人，對於她們的要求，悉置不理，一面更公決請官廳永遠禁止設立此類的團體。至於官廳，當然是贊助絲廠一方面，對待女工，完全用一種高壓的手段。當她們爲示威遊行的時候，便由警察將女工驅散，並取去進德會的牌子，禁止她們入內開會；一面更勸導廠主照常開車，派遣警隊在各廠門前彈壓。到了八日，各廠已一律開車，但上工的人，多被進德會分子勸阻，仍多停止。於是警察官廳遂開手將進德會中堅分子穆志英王康傑等六人拘去，並由廠主方面舉代表向警察控訴穆志英等擾亂治安等罪名。穆等既被拘去，多數女工，大概都沒有儲蓄，罷工日久，不能再行堅持，祇得紛紛上工；雖仍有一部分女工因同情於穆等而罷工的，但到了十一日，都已全體照常上工了。官廳對於拘去的穆志英等人，雖然曾用罪該槍斃的話相恫嚇，也並不加以重辦。絲廠一方面，更用『穆志英係一介女流，毫無知識，此次要挾罷工，爲局外人利用所致』等語，函請官廳破格矜全，從寬罰辦。因此被拘的人，不久也都釋放。極重大的罷工風潮，於此遂告終結。

此次罷工，雙方都受莫大損失；而女工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沒一項得廠主的承諾，可說是完全失敗。失敗的原因，可以分做兩方面：在女工自身一方面，一則進德會初告成立，勢力非常微薄；二則女工都極貧苦，會中更沒有積貯，難以持久。三則進德會重要分子，雖有一部分勢力，知識究太缺乏，沒有擔當重任領袖全體的大力量。照這樣的情形，事前又沒有嚴密的籌備，就貿然提出減少時間增加工資的條件，從事大同盟罷工，當然難望勝利。加以廠主方面，既然施展那閉廠的辣手段，復利用了官廳的高壓力；而所謂絲繭公所，本是組織嚴密，財產豐裕，勢力

偉大的團體，自然不是羽毛未豐的進德會所能對抗。然照絲繭公所各董事的主張，起初原想請官廳嚴懲罷工主動的重要分子，以儆將來；後來却覺將穆志英等保釋，其中雖然很有市惠於女工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出他們對於羣衆運動，不無稍稍畏忌的樣子了。

當罷工的時候，輿論界除少數與廠主有關係的報紙，大概都贊助女工一方面。罷工終了以後，更有本地許多團體，設法為女工援助。現在女工方面，仍想建築進德會穩固的基礎，而絲廠方面，則竭盡全力，加以阻抑。最後的勝利，究在何方，誠有如字林報所言，是一個很大的疑問。然而工人的團結權，在文明各國，固已早經承認，中國如果不以野蠻民族自居，當然不能反對。廠主方面，真要防遏女工的反抗，祇有改善工人的待遇，滿足她們幾分的希望，與女工講善意的友誼，纔是聰明的辦法。若仍以自己勢力為可恃，對於女工，堅持從前的手段，不肯放鬆，則女工的勢力雖然微薄，從這回運動以後，却已都有了相當的覺悟，恐怕終不能俯首帖耳，永遠聽廠主的役使；不多幾時，所謂階級鬪爭，必將發生，漸至愈鬪愈烈，產業界怕沒有安寧的日子了。

我們對於女工所用輕易罷工的手段，固然不敢贊同。至於進德會的內容，究竟是否如該會發起人所說，宗旨在合羣進德，還是像廠主方面的話，完全為聚衆斂錢，我們也不必加以論斷。然而工人的應該有團結權，和現在絲廠女工待遇的應該改良，則無論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就在廠主自己，如果不是全無知識或沒却良心的，大概也不能不承認的。所以廠主為自己的利益計，為人道的正義計，都應該有改革方針的必要，希望各廠主愼重考慮一下罷！

德國「新婦女」的要求

松山

德國自從政體改變以後，女權日漸伸張，在原則上男女的權限，漸漸有均等的趨勢了。她們有許多要求，却想努力完全得來。她們希望工作與工資均等，在議會及行政上應有同等的地位，在刑法及家庭中應受同等待遇。近來德意志全國婦女會在科羅納(Cologne)開會，議定辦法，擬將民法關於結婚生活上一切不平等的地方都改為公平。

德國民法待遇女子，比較別國還不算十分惡劣。但照法律上看起來，男子是一家之主，妻的地位，畢竟是隸屬於夫。例如對於子

女，親權也以父親為大，至於財產權，則更不平等，女子方面受虧自然很多。照普通情形而論，夫對於妻的財產，如同管理人一般有處理之權。在一家之內，除卻家庭中費用及生活上的必需之外，夫的收入，妻不能與聞。如果一旦離婚，卽使那財產是由夫婦合作得來的，所有權也屬於夫，要是離婚的原因不是由於妻自己的過失，他也只負擔贍養她的費用罷了。

可是這種不公平，要想逐出在法律之外，本是很不容易，而且婦女們向來也沒有一致具體的辦法。現在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全國婦女會擬定聯合各政黨中的婦女，向政府及議會提出對於民法上的意見。

德國有幾個最能幹的女法律家，已擬就條陳，在家庭方面，要求法律須從夫婦兩造的協同上立脚，不當以男子專斷為基礎。由譯原則上，不特夫婦間應彼此平等，便是母親對於子女的親權，也當如父親與子女一般的平等。

這要求，是應時勢而起不可免的要求，從前德國婦女自己賺錢的少，維持家庭經濟的職任，多倚靠男子。近年婦女有職業的逐漸增多，遂覺結婚律的條件，仍然以男子獨力維持經濟的習慣觀念為基礎，顯然有些不合。現在新婦女對於新法律的意見：以為夫婦對於家庭，必須合力維持，各照各人的能力，出去作工，在家也一力幫助。這一條意思中，包括：如果妻子在家內事務緊瑣，不能出去作工，或者女子為着家庭上什麼職務而不能作工時，她的費用，顯然便須由夫給予。

德國新婦女除卻以上幾種要求之外，對於離婚一事，也加以極大的注意。她們以為離婚的成立，不當只以一方面有過失或惱假，為理由，道德的失信用和經濟上的無能力，也應該一樣可以離婚；至於意氣的不相投，自然更不必說。幷且不必出於兩方面，只要一方面有這樣要求，便當成立；但別一方面也須防離婚過於疏忽，或為小孩子計，又不能不略加防範。所以如小孩太年幼，或者不得到妥貼的安排，那麼，仍然不當輕率離婚，這是完全謀小孩安全的方法。

但離婚法與財產權關係極密，必須兩者同時轉移方可。如果財產權一日在男子手中，離婚的時候，在妻一方面必難望其十分公允。

目下德國的家庭經濟，便是全在男子主宰之下，妻子完全無份，所以平常離婚婦女，經濟上實在喫虧不少。因此德國女法律家不說離婚之後，法律上須將所得工資及財產分開，因為照此辦法，許多普通男子在外賺錢，女子在家照料家務的家庭，必定不能公平。現在她們的提議，是說男女結婚以後

財產應當共有，如一旦離婚，則結婚後所獲得財產便當均分；但照這樣辦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實非根本加以改革不可。

除以上所說的經濟問題外，德國近年對於親權也啓很大的辯論。照目下而言，對於子女的全權，自然在父；現代的婦女，則竭力主張平均。可是這事却很費討論，難得公平辦法。於是有些女子，提議兒子屬父，女兒則屬之於母。這種辦法，很有人非難，以爲實在不見妥善；所以現在不能算已解決。

但近年來德國有點能力的婦女，設會討論，關於各種對於男子不平等的問題，要求平等，不肯放鬆。那一種堅持的精神，足使我們相信她們是立於優勝的地位上的。

美國政界中的婦女

松山

美國本是女權伸長的國家，在五十餘年前，參政運動已告一部分的成功，於是行政方面也漸漸見到婦女的足迹了。近年來在政界上最惹人注意的有兩個婦女：一個是阿立生夫人 (Mrs. Peter Olesen, née Annie Dickie)，一個是考柯甯女士(Miss Amy A. Kauknen)。



阿立生夫人

阿立生夫人是密崇瑣達(Minessta)地方人民，是一個美國上議會會員的志願者。考柯甯則爲一個阿海阿州弗爾坡脫地方(Fairport)的知事，是一個禁酒很出力的人。這兩個婦女在政界上很引動人們的注意，說都是『良善高尚而且篤實』的人。那上議院議員的志願者是富於知識的民主政治者，至於少年知事則是一個主張民治，而且改造社會的人。

阿立生夫人，現在只有三十餘歲，(一八八五年七月三日生於滑鐵凡爾(Waterville)相近地方，她本姓是笛基(Dickie)因爲她的父親名叫彼得笛基。她幼小的時候，只在

一個極簡陋的鄉村小學校讀書，不久在滑鐵凡爾高等學校畢業，又進過漢姆林大學。後來她嫁給姓阿立生的人，所以又稱她阿立生夫人了。

在歷史上，密奈瑣達只有過三次民主黨的上議院議員，不過都是男子；第四次民主黨中選出來的上議員，也許就是那阿立生夫人了。如果她那種熱烈的希望得到成功，這實在是婦女進最高政治機關的第一次了。

更其容易引人注意的，自然是女子做知事的事情了。愛倫生耐爾曾經在某報章上說，女子做知事，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是一種新奇的事。然而這種新奇的事，在美國居然發現了，而且不久也許將成爲平常的事呢。

美國的女知事考柯南博士，是今年新任的，她年紀只有二十五歲，這樣年輕的知事實在是少有的。她幼年時代及高等學校求學時期，都在阿海阿的康諾脫地方。畢業高等學校後，她到費拉台爾費亞進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到一九一八年，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她在學校中學問與才幹，已得到極高的聲譽了。畢業後，她先在愛虛泰蒲輕約一年，遂到弗爾巴脫行醫——內科及小手術。

但她的被舉爲知事，說來却很奇怪；那時候弗爾巴脫適值有兩警察因酒醉互毆致死，於是那地方遂有人提議，說如要求地方安好，沒有這種現象發生，必須用女管理人才是，於是，知事的職位遂臨到考柯南身上，這便是弗爾巴脫產出女知事的大要。



考柯南女士

美國女界的偉人

J F

美國近年說有一打的女界偉人，但這一打是誰，說者的意見却不一致：有的以爲是這十二人，別的却以爲是那十二人。美國時報上說那十二人是：



法萊爾(Geardine Farrar 音樂家)
懷爾登(Edith Wharton 小說家)
凱脫(Carrie Chapman Catt 政治家)
瑪洛利(Molla Mallory 著述家)
保羅(Alice Paul)
泰伯爾(Ida Tarbell 政論家)
亞丹斯(Jane Adams 慈善家)
羅偉爾(Amy Lowell)
佛斯克(Minnie Maddern Fske 著作家)
多瑪斯(M. Carey Thomas 婦女主義者)

凱脫夫人

畢克福(Mary Pickford)
萊復賴(Agnes Reppler 散文家)
但別的紀者說那最偉大的十二人當是：
亞丹斯(慈善家)



懷爾特(Lillian Wald 社會運動家)
萊薇賴(散文家)
懷爾登(小說家)
披薄第(Josephine Peabody 詩人)

多瑪斯

佛斯克夫人(著作家)
婆克斯(Cecilia Beaux 畫家)
忽試納夫人(Harry Payne Whitney 雕刻家)
皮區夫人(Mrs Beach 著作家)
泰伯爾(政論家)
凱脫(政治家)
多瑪斯(婦女主義者)

我們現在不必深考美國最偉大的女子究竟是那幾個，因爲各人有各人的偉大處，一致的論斷原是不可能的，美國記者的的意見各不相同，原因也



亞丹斯

就在這里。我們現在只將其中名字最常見的幾人略說她的歷史罷了。

在這十二人中，凱脫的名字尤其多見，有一次時報記者囑她舉出現代最偉大的婦女，排列一個先後，她舉出來的人，也有在前表之外的。她大致是說：

『據我看來，基爾曼(Ch. P. Gilman)當是第一個女子了，她早在那個時期中曾做過極有力的婦女運動，幷且先後出了許多書，照我看起來，她的那册婦女與經濟(Woman and Ezonomy)實在是一種最偉大的著作。記適合於科學，而且傳誦很廣，幾乎各所社會階級的人都看的。

『亞丹斯是我們現代最偉大的婦女之一，她的作業中，將許多沉着的婦女運動使他活動，有益於婦女將來是很大的。

至於多瑪斯女士不必說，自然也是婦女中的最偉大者。她現在已退任物林摩爾(Bryn Mawr)專門學校校長之職。她學問的優良，足為後代婦女追從，而且她也曾經給後起的青年婦女開一個大道。



法萊爾



懷爾登



甸蒲 (M. Garden)



弗司克 (M. M. Fisako)

『美國的藝術，比之歐洲尚沒有多大特色；在女界中藝術家果然不少，而且不乏優秀的作家，但其中最惹人注意而聲譽最大的，則要推婺克斯了。』

更有一事很惹人的討論的，便是那班優秀的婦女多不結婚，例如時報中所舉出十二個偉大的婦女中，有半數是不結婚的，又

六人結了婚也沒有小孩。這一種事實使新聞記者紛紛議論，有的說優良的種子，不留傳後世，是很可惜的事，有的以為她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精神作業的一方面，雖然不曾建設家庭，但她們精神作業的結果，使別人得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家庭；所以她們不是少數孩童的母親，卻是多數兒童的母親呢。

現在對於這一問題，有的記者又說，許多不結婚的婦女，都是環境使然的。有的因為沒有家庭的干係，能夠使她的生活和工作格外好一點，有的因為遇不到她所理想的人，又不肯過隨緣的家庭生活，於是也就獨身過去了。有許多著名的男子的和過幾位超衆的婦女的獨身，主要的原因大概都是如此罷。

印度的婦女生活

克士

中國人的思想受印度思想的影響之深，這是多數人所知道的，我對於印度思想雖然沒有研究，但覺得中國人的卑視女性，與印度思想的影響總有很深的關係，現在雖然不能將來源舉出來解說明白，但把印度婦女生活的情形，摘要寫下來，與中國人對於女子的觀念作一個比較的觀察，也不為無益的。

印度人對於婦女貞潔，極其看重，這本是多數人所都知道的，譬如夫死，把妻燒死殉葬，平常視作極尋常的事，至於缺乏自由，那自不言而喻了。

印度的男女道德，也防閑極嚴，與中國一樣，或者婦女的幽閉在室內的習慣，比中國為更甚。印度少年夫婦第一次見面，便在結婚這天的晚上，以前一切關於結婚的安排，都由兩方面的父母的命令而定。其實印度女子，在十三，四歲以前，雖然還算自由，但等到許婚期間起到結婚以後，空氣驟然改變，并且女子的裝束也變了一新了，把從前梳在後面的髮分開，須用很長的幔被在頭上，不復像從前的可以拋頭露面的出去行走了。

印度結婚的禮節很簡單，到那一天晚上把新娘引到新郎前面，這是初次的相見。自此以後，女子換了人家，住在丈夫的家內了。初到夫家的新婦，必須十分謹慎小心的為人，遇見生人，更須將面幕垂下。妻在夫家，最重大的任務，便是為丈夫燒茶煮飯，服侍他，喫飯的時候，坐在他的面前給他驅除蒼蠅和蚊子，如果丈夫有稱贊她的話，她當乘丈夫還未說出之先，將身俯下去，磕頭在男子的

是上印度的教訓，婦女當極端崇拜她的夫，一般的觀念以為婦人當視別的男子猶如一個影，只有對於夫，則須時時跟隨着如形影的不離。

印度風俗，妻的愛夫，是極大的義務，而且不但應當愛，乃應當無上的愛。在夫家除夫之外，又須敬重夫的父母，並且應該比自己的父母格外敬重。新婦的在夫家，不但當絕對的敬重夫，而在一方面，又似屬於夫的母親，却比屬於夫為甚。

新婦初到夫家時，雖然做人當這樣謹慎小心，但到有小孩產生之後，她的地位便驟昇高，她方才是家庭的勢力圈內的一員了。印度的普通觀念對於子孫之重，可以不言而喻的了。他們一般的觀念，女子的結婚，只是在於為母，此外則無論什麼都不承認，所以女子盼望小孩的心也非常之切。沒有小孩的婦人每日只是祈求『聚兒』的來臨。婦人早上起來，洗過浴，坐下，將洗浴水，花，果實，及各種東西，奉獻在一個很小的克里虛那(Krishna)的像的面前，又不免加以默默的禱告。

女子嫁後，如果夫死再嫁，在印度人眼中是一種非行，不但已婚如此，便是剛纔訂婚的女子，遇着未婚夫死，已為寡婦。但這種寡婦被稱為『小寡婦』罷了。在歷史上，印度的寡婦的生活，自來是很悽涼的生活，因為觀念上寡婦只許永遠悲傷她的丈夫的永不回來。她常回到母家去守節，剃短頭髮，穿着全白的衣服，屏去一切裝飾，她不能見客，也不能宴會了。

她不單須除去一切美，生活務須質朴，克苦，甚而至於比較美好的食物都不許入口的。

印度婦女的教訓，重在守貞潔和服從，此外如烹調之類也很重要，因為這類是適應生活的一種技能，也非學習一點不可。

到近年來，歐洲的生活狀態傳入印度，久之也就漸漸仿行起來；經過這種歐化之後，遂使印度婦人生活變為容易得多了。

新刊介紹

生育節制法　自從珊格爾夫人來華以後，產兒制限的問題漸為國人所注意。但普通書報上所論述的，祇是關於產兒制限的理論，至於實際的方法，多略而未詳。本書為珊格爾夫人所著，原名 Family Limitation，由中華節育研究社譯出，對於學理的機械的藥品的避姙法，說得非常詳盡，凡欲取得母性的自由以及有志宣傳這主義的人，都不可不讀。(每冊大洋一角，中華節育研究社發行，上海中華書局寄售)。



約翰生女士的演劇式教授法

露珊

注入式的教授法，在現代都已知道是非常的錯誤了。一般教育家，現在正想出種種方法，謀改革舊來的錯誤；但其要旨總不外顧兒童的天性，使他們於游戲之中，得到他們的學問。芬雷約翰生女士(Miss Finlay Johnson)，係美國的實際教育家，所著演劇式教授法(The Dramatic Method of Teaching)一書，主張用演劇的方法，教授兒童，實在可說是教育上的一個革命。現在擇要介紹，以供我國教育家的參考。

緒言

現代有名的教育家，對於兒童教育，都非常注意，而且有很完審的設備，但是我不得不想着：倘使我們從天性上去找求最好的法則，我們——就是我們中間最有思想的——怕要失去對於兒童的觀察；因此使我努力用這個法子或原理，去引導他們自己發展

他們的本能。我實驗的學校，在一個英國的鄉村，有較長的兒童八十五人，幼童四十五人，後面一部分，是我姊姊管理的。十二年以前，我在那裏任了校長，我想我們應該有個根本的改動。那時一般的兒童，自動力很缺乏，不能缺外科的手術——完全剷除舊的習慣，造成一個新學校——來幫助這種情形。『自然學習』是第一的新望，最要緊的，要從美育標的裏生長出來。起初我就相信兒童必須自己去真學習，纔有益處，如果這樣，先要澄清一切圖書的講課，乾枯的標本科學的名辭，這些東西在兒童被動的腦筋裏，末後都要忘記，也是減少兒童快樂的同化。必須要在露天而有自由活動的訓練中，去吸收生命和自然工作，纔是真的學習；因爲自然是詩家藝術家的貯藏室，在那里取用他們的靈覺，我們也可以尋找着道是最短的路程，從研究『自然的書本』到文學和藝術的『極樂園』。研究自然，變了各種萬能功課的基礎，校內自然花園自然遊行隊供給許多材料，關於唱歌，算術，圖畫，寫真，作文，背誦，文法，地理和讀寫各種功課。

因爲歷史不能與自然功課有密切的連接，比較別的功課缺少活動的興趣，所以歷史演劇一門在我們校裏先解決了。一個孩子得到他所學的，也能保存他所學的，那麼，最好從自己正確的觀察中和實驗中得來，好像和幼稚園的目的一樣。實在一個較長的兒童也很喜歡從遊戲裏得到他的學問，和幼稚生簡直沒有分別，那麼，爲什麼不在較長的兒童的學校內，也繼續這個原理去教授呢？我使照這種理想去做，不過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叫教員帶領他們，要他個人自己去研究自然，不是使他研究；要成功他個性的戲劇，像一種表情同化的媒介。若是從成人觀察的舉動言語，不過合乎劇場的用處，對於兒童是沒有興趣的。

以上所述，兒童原始便是如此，我相信兒童是屬於本能的；但是因襲的傳說，以爲小學完全信靠校中教員，他們要管理學生到成年，這種傳說，有害天然的發展，不能使兒童進步。若是一個兒童進了學校，用這種情形管理他，祇能使兒童學到『抑制』他自己——他的本能——並不是發表他自己。文字和言語，是思想的媒介，但是到了學校裏用演講問答的法子教授，於思想文字上有了限止，這實在是毫無價值的。因爲要緊的問句，可以決定答句的趨向；引伸的問句，就是答句的暗示。

因此，我可以看出我的學生，對於天然文學和藝術的美感，究竟有多少理會心得，我要使他們很自由的和我交談。（在無論什麼事情上，我可以聽着他們出於本性的談話）不僅是聽我的演講，

答我的問答。我用了這種研究，訓練他們有正確的觀察，所看見的，他們能立刻講出來，沒有一點困難，而且忘記了孩子見人害羞的心情，非但如此，他們也很喜歡和同伴討論。

怎樣可以達到自然言語的實現，這有四個步驟：第一，訓練他們去觀察四週的天然；第二，鼓勵他們講出所見為何物；第三，指示他們從何處能得最初堅固結晶的感想，就是文學的引證，也是他們的新字典；第四，引導他們看出「什麼緣故，」從自由的討論中間，使他們想像自己的光明。

這許多時間內，我們的學生，有極速的進步——向來缺少自覺的得着了天然的態度，增加了知識，使他們曉得怎樣有興趣去應用，打破困難，而沒有糢糊不信的思想，得到一種愉快光明的生活，不存一毫失望之心。此種習慣，對於人生實用的境遇，定比僅能拼許多極難的生字，或則能夠做多少算題，或則能讀全頁書籍而不知大意的孩子，要好得多了。

如此，我們的學校，換了一個情形，學生完全忘記和教師的關係，我們像工作的朋友一般。從此辦事也很容易，學生沒有反對喧譁的舉動。教師既然像同伴一樣，那麼，他不過做他們的指導員，極沒有像專制國的威權，幾乎和學生有同等的地位，每人盡心竭力的做就成功的戲劇（在孩童的心理，以為是真切而有生命的。）而且教員與學生有一樣的權力，說某人不宜加入這種遊戲。如此，使學生表現所擔任的部分，格外整齊而有規則。

起始我們用演劇式法子去研究的功課就是歷史。我們根據歷史的事實，也有幾種道理：(一)兒童讀後既有興趣，腦裏就印了一個美的表演印象。(二)使他們演異的舉動，不是說神祕而鬼怪的，可以養成活潑的精神和個人的自覺，這種情形，有的以為已經反乎普通學校的形式，毀壞教育的精神。(三)學生和我合作創辦一藏書樓，專為學校之用，足備供給他們演劇的材料，在許多書裏，他們能尋出關於歷史上人物的影子，創造各種遊戲和劇本。

我們特別注意的要點，是最初須扮演異的人物；因為兒童心誠性直，他們喜歡異的故事，而且他們能從扮演中得到學問，不定要專守一課堂，可以自由在空曠或他處舉行，這也是最大的原因。

大家都說小孩子是人生最快樂的時期，這時期過去後，沒有快活再臨的希望；所以我們先要求這班兒童在他們的時期內，吸收大而光明的故事，好預備將來在陰暗的生活裏應用。所謂自然種植天賦欲望的光明故事，到底是什麼意義呢？就是知道世界上四週有生命的美，去考察他奧妙的樂趣，在最好的文學裏找求同意

的愉悅，而能漸漸辨別藝術的美感，促醒少年熱烈的情緒，不僅是消滅死的乏味的而有限止的教訓，並許他們跟着他們自己的觀察，很快活的自己去實習。

或者有人說若教師能照平常學校的課程，用有興趣的法子或故事，講給他們聽，也能得同樣的結果的。但是我不願兒童像一個被動的機器，在我學校裏得了很好的結果。當學生讀歷史的時候，須使他們從扮演中記得許多歷史的原理和事實，不呆記日子及系統表。史帝文生氏(Robert Louis Stevenson)曉得兒童的心理最詳，他說：『我們成人，能坐在爐傍靜談一段故事，兒童卻是不能，他們不說便罷，要是說了，必用手勢顯出作演劇狀；談及戰爭，必起而手握竹木桿作爲利劍，用力的敲擊。』

二　歷史與地理

我們首先實行的演劇式教授，就是歷史。當學生扮演功課的時候，頗有清楚的頭腦研究關於歷史上的材料。凡演一種故事，他們先拿場幕分好，於是很精密的研究裏面的談話；這可以使他們有自動的熟記，實在也是練習研究文學的一法。非但如此，他們也自己討論劇場的動作。我們第一篇劇本我叫他『採取的劇本』因爲都根據於歷史的事實。我看他們自己預備安排，不過從旁略爲幫助。他們預備每樣劇本時，必須通力合作，有責任心，找尋書裏的材料。這裏可以明白兒童有一種特點，就是他們喜歡叫人，也喜歡學人。我常常覺得我們校裏演劇法的教授，顯示他們完全明白著者的意思。

有一事是顯而易見的，從他們做扮演筆記的時候，印進許多新字拼法，因此他們漸漸能作好的文章。這種歷史材料都可以在書籍中取求。他們在課堂內，拿桌子改成四個書架；我們收集了許多歷史的書籍，至少有一時期或一朝代的。我們也不鎖好，許他們在無論什麼時候自由的默讀筆記及低聲討論，選擇最要的錄在筆記簿中。沒有一篇劇本，是從一本書裏編成的；每人拿筆記做成題目，聚集起來，公同評論最佳的一篇當選。學生於此都可自由發表意思。選定之後，乃分配扮演者所擔任的部分。因此我又得一教訓，可以說自由制度的成功。我祇說：『約翰，你拿這篇劇本出去，我想你定能選出擔任的人。』有人恐怕他們決不能成功，我對於此種個人本能的表現，也很奇怪。他們很安靜的出去，自己討論扮演者的分配，非但如此，而且派得十分適當。別人一定說，這是約翰的力量，其實這是新的情形使他們如此。他們也常常自願擔任某一部

分，或不合別人的意思的，則服從衆意。

演劇時所用器具，都是他們自己做的。他們拿厚紙粘成歷史書上畫的各種冠冕，拿肥皂箱造成戰車戰船，配了輪子，可以自由轉動；女孩則縫製關於歷史有用的異樣衣服。此種自然手工，都是養成他們藝術的學問。

地理一科，若是用演劇的法子來教授，毫無困難；初試時，不過在極小的範圍。他們造了許多模形，如有顏色的人物房子之類，能豎立在沙地上，劃成界線。其後他們以課堂當作地球，北端爲北極，南端爲南極，中間當火爐處爲炎熱的赤道。幾個女孩和男孩，裝了旅行者，與愛司基摩人談話。幾天以後，他們又拿肥皂箱造了一只大船，在途中誤撞冰山，講到怎樣假裝冰山，是極簡單而有興趣的。幼年的女孩，分成兩排，頭上都戴着白色的帽子。他們極歡喜如此。并且在那里預備了一篇關於冰山自述的演說。旅行者假作航行到紐芬蘭，冰山溶了，忽然起了大霧，她們拿白帽在空中搖動，以作意像。末後船遇了險，紐芬蘭的漁人，很勇敢的划小船來救他們上岸。他們一樣一樣的觀察那里的風土人情，和地上曬着海魚。漁人說，這里魚的出產，每年有三百五十億。於是那遊戲這樣繼續上去：

旅行者　你們是不是僅捕鱈魚的？

漁　人　噢！不是，我們也在河裏捉許多別樣的魚。

旅行者　島上的重霧，你們覺得討厭麼？

漁　人　在大岸以內，那霧不進來的，除非要有東南風纔有。

旅行者　你們這裏所產的稻麥和英國一樣多麼？

漁　人　啊！米稻雀麥各處都有，不過沒有大麥，因爲此地的氣候很潮溼，草地卻甚多。

旅行者　這島究竟有多少大呢？

漁　人　有的說要比愛爾蘭大得多哩，近美國一部分，和愛爾蘭差不多大小。

旅行者　你們很願意附屬於加拿大的領土麼？

漁　人（莊重）這就是英人之愚，我們並非加拿大屬地，我們是獨立的殖民地——英國最老的殖民地。

旅行者　呀！我誤會了，我敢說這裏的海灣很好的罷？

漁　人　確是如此，聖約翰海岸是大西洋沿岸最好的海灣。

此種功課，讀者當能明白其影響，主要目的，就是改去了乾枯的事情，在他們活動而有興趣的扮演中，使他們格外容易熟記。

三　算學與作文

算學一課，若是用演劇法教授，是非常有趣的。我們初習自然學，卽與算學同習，使他們不是無目的的去求一種學問。譬如講到橡樹子，我們就拿算學的六數乘法表連起來。這種混合教授法，比專教橡樹子好得多了。教員必須有成算——如何種功課與算學有適當關係，而且這種隱藏的藝術，教員不能以自己的法子插入於學生靈敏的思想。

算學亦與他種功課略有不同，須有教員帶領；因爲這種熟練未免有結果上錯誤，但是有了完美的起始，他們也能自己預備提議扮演，與歷史地理沒有分別。下面一段，是一年級自己編的：七個孩子扮了七枝橡樹，袋內手中都裝滿了橡子，伸張兩臂作樹上的枝條；還有一個孩子，扮了北風，把那些橡樹吹得顫顫搖動，於是橡子落了下來；海雷攜着小籃扮拾果兒；另外有兩個扮作小猪，把剩下來的子吃了，其實他們放在袋裏，並沒有眞吃。

教員問道：『你吃了多少？』兩個孩子回答的數目，全班都抄了。他又問『海雷你拾了多少？』海雷數了，報告大家抄下。他又說『現在樹上剩多少？』這數目也看了，假使曉得海雷拾的數目，猪吃了總數的數目，那麼，可以計算起初在樹上一共有稀多少子，從樹上落下來的又有幾何。

幾束水仙或他種花草，可以練習怎樣記憶乘數表。女孩一人扮賣花者，她拿鮮花束成一大束，一大束中又有許多小束，一束內有花多少，——譬如六朵，那麼就很容易說出六數乘法表。

賣花女孩　要買水仙花麼？十文一束！

婦人　一束有多少朵？

賣花女孩　太太！一束有六朵。

婦人　我要買兩束，那麼有十二朵了。

（一個母親和她的三個孩子上場。）

賣花女孩　水仙花要嗎？一束六朵，只賣十文。

母親　呀！很麗美的花，我要替我三個孩子各人買一小花毬，那麼一共要多少朵呢？

小孩　三六——十八朵。

母親　假使我也要一束呢？

小孩　四六——啊，要二十四朵。

（賣花女孩進一販花小店，一男孩在內管理。）

賣花女　先生！今天可以販賣些水仙花給我麼？四十文五束，——每束六朵，總可以賣了。

男孩　我就賣給你，你看這三十朵花是很便宜的！是不是？

賣花女　你先數一數看！（立着等）不錯麼？

男孩　我數有六束在那裏，讓我看的確有三十六朵花呢！

如此繼續上去，這乘數表可以完全背完。這種數學遊戲，實在關係實用計算小數的銀錢。開店是我們第二個遊戲；第一次，我們成立了一所雜貨店，我讓這些女孩子預備她們詳細的條目。她們費了許多力量，做成這個遊戲。我們在功課裏也得着了很多興趣，她們拿厚紙的匣子作抽屜，前面裝一鋼鈕，可以推拉。他們的父兄，給我們用不着的領帶領子，他們的母親給我們舊的衣服；又有一個年紀較長的女孩，費去幾個黃昏，拿紙條編成一種織品形似草席，可以縫成洋囝囝的帽子，後來縫成大的，可配小孩戴用。於是學生裝扮母親，視其兒女頭寸之大小，來店購取，店中進出的錢，即置在紙抽屜內，以便找付，銀元也用紙板做成。

孩子以五色紙翦下的邊紙，捲成整齊圈子，當作絲光帶或羽毛帶；再用白紙折轉，翦了花紋，展開後，即成各樣花邊，購買時可以量翦。一碼的長短，已經在抽屜上量好，使他們明白尺寸，可以計算價錢。

容量算法，以牛乳房爲實驗地；牛乳以石灰水代之，白糖以乾海沙代之，白搭油以溼沙代之，諸如此類，使他們明白重量的標準，而能實用計算。

關於作文及寫字的功課，也有一個女孩想出一種遊戲，她的布局極簡直，大略如此：商人某坐在辦公室內，想雇一辦事處幫手，手執鋼筆，寫一招雇廣告，寫的時候，一面念着，使全班能聽得他所寫的字，同班各人皆記在紙上。（如此使全班各人皆有工作，也是默寫的一法。）信既封了，郵票也貼了，於是投入我們的小郵局，由另外一個孩子，扮作郵差，送給報館，把這信登在報上，由賣報童叫賣分送。當時有三個孩子，決定投身此業，各自寫了一信，寫的時候，全班仍照前法默下，商人收到後，一一閱畢，選最佳一篇當選雇用——視拼法字體文法三種——遊戲既畢，教員把黑板轉過來，抄下這信，在極短時間內，可以指示他們的字句及錯誤。

四　自然學的教法

自然學，如植物動物之類，我們早由自然直接研究，若是天氣不佳，我們不能出去採集，就用這演劇的法子。學生一，扮作教員；又有扮各花的，手中即持此花作代表；其他學生，算是赴外採集的遊行隊，在課堂裏，依着次序走過他們遇見了一科甜豆，就這樣說：

學生　呀！這裏有一科甜豆掛在園的籬上！

甜豆　錯了，我並非掛在上面，找扒上去望那和煖的陽光。你們推我一下，便曉得我握得很緊。

第二學生　早安！美麗的花呀！我們願和你熟悉，你能告訴我們麼？

甜豆　（微弱的音）你們要聽麼？我是屬於一大家族之內，共有四千八百種。

學生　（同聲）猜想猜想呀！

甜豆　我們一族無靠無助，因爲子女都是身體不強；數年前，弗洛倫女王因爲心裏起了憐憫之心，差醫生驗他們身體和背部。他用了一個法子，使他們生出一種細絲，縛住在一個妥當的保護者，正似跛者用他的手杖一般，現在他們都緊握高扒。

第三學生　我曉得這個緣故，你爲什麼扒得這般高？

甜豆　你猜呀！若是猜得着，我再詳細告訴你。

第四學生　你要射你的種子到很遠的四方，你的螺旋形莢殼，每格有彈力可以放射，若是扒得高，自然要彈得遠些。

甜豆　很好的猜想，小孩子！我相信你的說話不錯，你們看我的卷鬚，能夠猜得着是什麼，是從那裏生出來的麼？

第五學生　我想我猜得着。他們生在生葉子的部分，看起來好像無肉的葉骨，從前是否就是葉子？

甜豆　聰明的孩子，很不錯。這確是葉子的遺跡，他們現在代替了葉子的工作，專做扒高緊握之用。

第六學生　但是你的身體也是很有趣的，實在不像莖幹而像葉子了！

甜豆　我想這裏有幾個男孩和女孩；定能解說這個道理，你們先細心一想！

第七學生　我知道的。綠葉停止生長之時，你缺了葉的幫助，不過仍舊要增加你的補品，助你高扒；所以葉子做了資料，漸漸使幹子扁平，可以代他的工作。

甜豆　你又說得不錯，你們看呀！世界裏的天然，從來不會廢去過什麼東西。

教員　你們在園裏有沒有特別快樂的時候？

甜豆　正是現在的時候呢！甜豆和黍花，有一個比賽。

學生　告訴我們這個！

甜豆　可以，甜豆與黍花，要決定那一個能長得高。但是黍花生長極慢，甜豆乘着他慢慢生長的時候，忽然很兇惡的伸出他的捲鬚，拉住黍花，藉他的身體吊了上去。看呀！你們自己可以

看得出甜豆很勇猛的擁抱他的胸口長得比他高一尺了！

於是全班經過第二種花挨次繼續他們的談話。這種扮演，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劇本；雖然扮演教員學生和花的人，都是預先預備過，無論如何，這是他們自動的創作。

關於自然學的功課，還有一種遊行劇，女孩常以一星期內所講的功課編成故事大概與仙人的對話，都寫成詩體。演這種戲劇的時候，他們穿了跳舞衣，和以音樂內有『春』的一篇，一個女孩扮了弗洛來女王熟睡在公園內。忽有一美麗而活潑的女孩，穿着日光之衣，跳進來拿杖觸在弗洛來女王衣上，柔聲說道：『醒！我是春的仙人，來喚你蘇醒。』女王徐徐而起，坐在王座之中，輕聲說：『召仙人愛康娜』。春之花依次上場，順花開的先後；每仙人預備詩歌一首，描寫她自己的特點及性格，或讀或唱，皆可。唱畢，再聚集背誦名人詩歌，結以雅舞，仙人徐徐下場。

夫妻及家庭

喬

夫，妻，及家庭，這三個字，簡直可以叫他們爲一切文明的起點，猶如文字中的字母，人生的命運，或好或歹，都是由這三個字母拚出來的。

那不可絕免的親族關係，使兩性來合在一處，這是我們人生上生死關頭的一個大神祕。去研究這些神聖的意義，去給與這行動的自由，提高民族與諸個人的幸福，這些都是我們的神聖而且高尚的義務。

可是愛呢，便是文藝與美術的靈感；政治及戰爭也不過愛的一種競技罷，如果你追溯宗教直到原始時代，你便當立刻看出宗教的根株種在兩性的神祕上，何等深密。這樣高尚的兩性的吸引在人生現象中，如引力的在物質的宇宙中一樣。如果你要想叫個人都得幸福的生活，你只有給他（或她）一個性情相合的配偶。如果你要把社會成爲幸福的，你只有指出那人民要怎樣則能夠使兩性的熱情很純潔的得着充滿。

可是這個問題是所有的問題中的最大的，只要這個問題能解決，別的問題也可以連帶解決了。可是對於這個問題，能了解的人實在少數，沒有人去自由研究。

（節高斯（Goss）的話）



朱心芬

夢雷

皎潔的月光，從樹葉間射進了葡萄棚，我們借着月光，可以看見心芬深思地躺在藤椅上，她已嫁的姊姊誠芳，抱着個肥白的小孩，坐在一旁。

各樣的東西，差不多全靜寂了。微風過去，雨後的敗葉，紛紛飛舞；經過了洗刷的星，射出耀眼的六角光來，幾處斑點般的，列在天角。偶而遠處樹上的小鳥，爭他們巢中的一角地，雜亂的鳴噪，只聽得『咯嘩嘩嘩……』貓頭鷹陰沈的笑聲，小鳥們立刻就肅靜起來。

誠芳抱着她的孩子李兒道：『不怕貓頭鷹叫，只怕貓頭鷹笑，還幾天說不定有什麼禍事發生呢。』

『嚇……』心芬冷笑了一聲道：『貓頭鷹笑到沒有什麼可怕，夜涼了，還是抱李兒進去睡罷。』

誠芳看了看李兒道：『不要緊的，沒睡。——剛才問你的，到底怎樣？爸爸還等我的回音呢。』

『無論如何，我以為這次的選擇，很可以滿意的了；你現在已經二十二歲了——至於你的不嫁主義，是萬萬辦不到的；嫁是女子唯一的義務和大事啊！』

心芬接着說道：『不錯，因為是唯一的大事，所以我——』

『奇了！聽你的口氣，你對於志希還有不信任的地方？你也看見過他好幾次了，講人罷，既敏慧，又漂亮；講學問罷，也在大學畢過業；家裏又有錢，他父親死了之後，產業也都由他承受了；現在又有很好的職業——還有什麼不如你意的地方？』誠芳指手劃脚的說。

心芬抱着頭搖了半天道：『你說了這麼一大篇，在我看起來，都

是不要緊的話。』

『那麼你說什麼是要緊的?』誠芳迅速的問。

『我?——我不知道他的脾氣怎樣呵!』心芬一字一斷的說。

『你見過他幾次的了,還不知道麼?脾氣,自然是很溫和的;並且這是不要緊的,倘是脾氣有什麼不合的地方,過幾天自然能夠互相了解了。』誠芳說。

心芬坐了起來道:『哼!大哥和大嫂不是一個很好的樣子麼?大哥性子急,碰着大嫂是性慢人,兩人不過這麼一點兒小出入,就天天鬧嘴打架了。』

誠芳心煩的問道:『那麼到底你願不願嫁給志希?』

心芬的臉微微紅了一紅,低着頭玩那衣角,靜默了半天,方才答道:『等我想一想,——等明天一早我再告訴你罷。』

『走,咱們進去睡罷。』誠芳說着,就站了起來。

心芬搖頭道:『你先進去。』

誠芳拍着李兒道:『李兒,進去睡罷;李兒,……李兒呵!』慢慢的穿過樹林進去了。

心芬看見誠芳去遠了,想道:『出嫁以後和未嫁以前,到底換了個心似的;先前我和她在中學的時候,她是何等的活潑,頭腦何等的新穎;開口平權,閉口自由,現在,雪獅子見了太陽,被姊丈消化了!但是,——我將來也未免——』她想到這裏,不覺愁悽的長歎了一聲。

水銀般的月光,漸漸上升;處處的樹,載了雪般的微微搖擺;草裏的蟲,不敢叫似的斷續的噪鬧着。心芬站了起來,把藤榻搬出了葡萄棚,放在有月光的亭下;又在葡萄棚下摘了一球葡萄,用手巾擦着,對那月兒出神。

『做女子是何等的不幸啊!……像嫂嫂,非但時常受大哥的氣;一天到晚,伴着三個孩子,不是這個哭,就是那個噪,沒有一忽兒的安靜;面色是時常憂愁的,就是穿的衣服,也沒有一刻乾淨;一天這樣,三千六百五十天也是這樣!一生伴丈夫,生孩子,教孩子,就算混混的過去了;到底這一生有什麼意義?……要是不嫁,一個人如何的自由?愛怎樣就怎樣,自己尋飯自己喫,也沒有什麼挂念。——唉!這……是不可能的事啊!……要是這樣做,我母親不嫁,我從那裏來?——女子是人類的犧牲者啊!……』

『我不幸而為女子,……我現在好

『唉!這種想念是無謂的,現在頂要緊的問題是:我明天早上如何答覆姊姊?……嫁給志希麼?……』

心芬出神了半天，不覺想起她的母親來了：『倘是我母親現在活着，……唉！現在呢，爸爸和大哥是不能了解我們心的；繼母啦，更不用說了，她和我非但說不上親愛，連感情都沒什麼；姊姊未出嫁的時候，或者能了解我，嫁了不多幾時，就逐漸的淸淡下去了，非但這樣，還學了一肚的老婆子脾氣；……唉！我現在好似海裏一隻小船，東風來，跟了東風走，西風來，就跟了西風走；——唉！……爲水而產生的船，未免爲水而犧牲啊！……我好似高山頂的一個孤獨者，就是叫破了喉管，沒人來引導我下山啊！……』心芬想到這裏，不覺伏在手上哭起來。

夜深了，月兒已經走到中天，什麼都是寂寞；只有悽慘的哭，鼓破了陰沉沉的空氣；現在，好像沒有了世界，沒有了大地，只有一個可憐女子淒涼的哭聲，恐怖的密布在天空。許久時候，心芬的哭聲才變成嗚咽。

『倘是我母親活着，我這樣夜深在園內痛哭，她必定要想盡方法來安慰我了罷？現在呢？……』心芬想到這裏，又復痛哭起來，她的哭聲，驚醒了巢裏睡眠的小鳥，他們也就噪起來。

忽然『東』的一聲，心芬微微抬起頭來，知道是池裏的魚跳着；她又看那月光已斜截在西邊的樹頭上了，她知道夜深了，就揉揉眼，用手理了理頭髮，低着頭慢慢的進去。

心芬睡在床上怎樣的努力去想睡熟，終歸無效；思潮像波浪般的起落着；但她切身的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直等到月落了，她才沉沉的睡去。

在心芬將醒的時候，覺得有人站在她床前說道：『妹妹，妹妹！十二點了，還不起來？志希的事，爸爸已經答應了！妹妹！……』

• • • • • •

現在人家見了心芬，不叫她心芬女士了，多叫她王志希夫人；僕婦們也多稱她王太太了。

心芬和志希在蜜月中，她們的愛情，跟着日子一天天的增加。心芬覺得志希的漂亮，有學問，比之她姊姊誠芳所說的，還要多些；非但如此，就是脾氣也很溫和，所以她覺得志希是她的上帝；她所要的，無論什麼，志希都可以替她辦到。而志希也以爲心芬是無上高潔幽柔而且美麗的女子，就是嫦娥，都够不上她的可愛啊！

光陰過得是怎樣的快啊！志希和心芬已經成婚之後六月過去了。

在一個初春很冷的晚上，心芬坐在爐旁看一本剛出版的名著小說。

「『男子的心，像春天的蜜蜂；他探遍了花來飽他自己；當他看見花裏有蜜的時候，和花一刻不離的親密着，等到蜜吃完了，就不顧的飛去了！……』」 苦惱的秀眞和她丈夫說。」

心芬看到這裏，把書覆在膝上想：「男子的心還是樣的麼？……未必罷？我相信志希就不是這樣的。——且看下文。」

『德華，對不對？當你前年要娶我的時候，你待我是怎樣的親愛，現在，我爲耳病，聾了一只耳朵，你就對我如同路人了！……現在我了解了，你以前的愛我，是愛我的錢財和面貌；切實說：以前你不是愛的我，是愛我的色和財，……』可憐的秀眞，揩着淚接續着說。』

心芬看到這裏，默想了半天，她不覺也有點疑惑起志希來了：

『志希或者也是不眞心愛我？……以後到要留心點呢！……嘎！無怪他這兩天對我慢慢冷淡起來了，秀眞說過：「男子是最無恆心的！」』

在晚上，志希從銀行回來之後，比別天不同，高興到像中了魔似的。

『你今天怎麼異常的高興？』心芬很疑惑的問志希。

志希擊着桌子樂了一陣答道：『這才叫是財運亨通！前個禮拜，我買了五萬塊錢的公債，那時價錢是五五，今天忽然漲到六九，我就立刻賣出，一算，淨賺六千多塊錢；你說，我的財運好不好？』說着，從袋裏拿出一個小紙包，笑嘻嘻的放在桌上。

『這種買賣是很險的，我勸你下次不要做了。——』心芬這樣忠實的勸志希。

志希瞅了心芬一眼道：『你這種話，才叫是婦人之見；公債不比別的，價錢怎樣的落法，將來總要歸還本的。』

『你那裏來五萬塊現錢？也不過買空賣空罷了！』

志希知道這戲法要被她說破了，連忙道：『你猜猜看，』志希指着桌上的小紙包，『這是什麼？』

『誰知道！』心芬說。

『我說出來，你就要樂死。』志希開了紙包說：『價值九百元的一隻寶石戒指，我自賺了六千塊，我總想買件東西叫你快活快活，我就在洋行裏買了這隻戒指。』志希把戒指遞給心芬說：『你看，好不好？』

心芬笑着道：『好！好！好！……非但顏色好，光也好！——』她說到這裏，想起剛才疑心志希，不覺自語道：『你也太多心了！』

志希看見心芬異常樂意，就用力的吻了她幾下；而心芬對於志希的猜疑，也就立刻消除了。

· · · · ·

『心芬，聽說你這次的婚事很得意，兩人的愛情很親密，是不是？』心芬的老同學愛麗向心芬這樣問。

心芬覺得快樂而且得意的微笑着答道：『不錯，志希很愛我。愛麗，我親愛的愛麗，志希眞是現在少有的男子啊！』

『是的，我也看見過志希，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很好而且少有的青年。』愛麗說。

『什麼？表面上——』心芬遲疑的問。

愛麗迅速的答道；『心芬，我說的話不見得過火罷？因爲我——』

愛麗說到這裏，倏然停止；並且瞪了心芬一眼；心芬遲疑的目光注定愛麗，兩人沈默了半天。

終於心芬坐近愛麗問道：『我親愛的愛麗，你剛才說：「因爲我——」什麼？——不，志希不是那心面兩樣的人，……我很能相信。你說怎樣？』

愛麗默想：『這件事告訴心芬麼？——不，他對於志希正在信仰而且愛到十分的時候，我忽然告訴她這惡消息，很不適宜；我不告訴她罷，我和她十多年的老友，看着她被他愚弄着，心上很覺不忍。——唔！我慢慢的提醒她就是了。』

心芬大聲道：『愛麗，你呆了？——是不是，我們可以說有個愛美完備的家庭了罷。……』

愛麗冷笑了一聲道：『不錯，我親愛的心芬有一個美麗的小家庭了！』

心芬聽愛麗的話，詞句很像玩笑，而語氣很是莊嚴；又像贊成她的，又像反說她，她不覺尋不出頭腦來。『眞的麼？我的老友！』

『一定是的！』愛麗這樣答她。

『那麼，哈哈！我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心芬拍手說。

『是的，你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 · · · ·

志希一動不動的坐在沙發上，心芬坐在他一旁，笑着安慰他道：『這沒有什麼，不過值三百多塊錢的東西；志希，不要煩惱，失了一只戒指，就值得生氣麼？』

志希總是不響，等了半天，大聲的道：『難道都死盡了麼？我回來了半天，連臉水也沒有人拿。』

心芬立刻自己拿了臉盆道：『秋桂是我叫她買紙去了，我自己替你拿。』

『你難道不知道我回來要使用秋桂麼？』志希發火的說。

『你今天爲什麼這樣凶?』心芬放下了臉盆說；『難道爲了一隻戒指，就要滅消我們的愛情麼?我以爲——』

志希立起身一句不說出去了。

心芬呆立了半天，方才嘆口氣道：『原來愛情是無用的，還不値三百塊錢呢！……對秀眞說：「你的愛我，不是眞愛我，是愛色和財！……」』

心芬坐在桌邊，無聊的深思；她無意的在書架裏拿着一本志希的日記。她只翻過一頁，就在書面的背後瞧見一個離奇的像片，一個年青而且美麗的姑娘。

『這裏面一定有極大的秘密藏着』她自語着一頁頁的翻過去看。

她不過看了幾頁，臉色立刻由紅而白了：『一定是了！一定是了！……無怪那天愛麗這樣冷冷的取笑我無怪這兩天志希老不住家裏。……這件事愛麗一定很知道的，……我立刻問愛麗去……』

心芬把日記放在衣袋裏，瘋狂似的奔出去。

『愛麗，你忍心看着你老友被人欺騙麼?』心芬見了愛麗，劈頭就這樣問。

愛麗看見心芬的態度，異乎尋常；而且頭上的汗，水珠般的流着，

面色蒼白無計不覺駭了一跳。『老友，什麼事這樣——』

『難道你還不知道志希這樣的——』

『嗯……』愛麗明白了說；『什麼大不了事?我們坐着談。』

心芬方才坐了問道『志希到底——』

愛麗接着道：『現在，你既然如此，我也只得把他的歷史告訴你：志希本來是一個荒淫公子，——』

『荒淫——』心芬驚駭的問。

『不錯，這是你嫁給了她一月後，我才知道的；不過，家裏很富足，所以你父親——你大概明白了；你父親以爲許多的荒淫公子，多是娶親之後才回心轉意的；並且，你長得也不錯，總可以伴住他。那知道他老脾氣又發作了；他本來什麼職業也沒有，銀行裏的事，不過你父親和他騙你罷了。』

『喲……』心芬氣得滿身顫抖的長歎一聲。『我問他去。』

『問誰去?』愛麗拉住了心芬說。

『問我爸爸去。』

愛麗笑冷道：『你現在還不覺悟?心芬，你知道?什麼人多靠不住的，除了自己！』

・　・　・　・　・

心芬見了誠芳她想切實的質問她，終於她說不出話，卻嗚咽起來。她好像失羣的小羊忽然尋着了母親，鬱鬱的苦痛和悲哀，點點滴滴的混和在淚裏而散布到大地上。『姊……姊……』心芬叫了半聲親姊妹的愛感，立刻刺進了她的心，終於大哭着把日記送給了誠芳。

『沒有出息的畜生！』誠芳看了幾頁，這樣默想；然後抬起頭來對心芬道。『好妹妹！我以為是什麼大事，這樣悲苦；不過是——』

心芬愈覺痛苦的道：『你們……把……我賣……給了……一個荒唐子……還是「不過」……』

『好妹妹，有話好說；何苦——自己身體要緊！——』

心芬揩了揩淚對誠芳道：『我們見爸爸去。』

心芬見了她父親就問道：『爸爸，你得了志希多少身價錢？』說時，她嗚咽着。

心芬的父親，正在捋着鬍鬚看書，他抬頭看見心芬不覺呆了一呆；誠芳連忙做了一個手勢，他方才懂了道：『是你被志希——倆口兒鬧嘴麼？』

『不是，爸爸，你把我嫁給了那個荒唐人，到底得了多少錢身價？——』心芬說。

『誰是荒唐人？』

『到現在還要瞞我麼？——志希在我未嫁之前，已經是個荒唐鬼，誰都是這樣說。』心芬說。『現在，我沒有什麼可說的，我要和志希離婚。——』心芬瞧了她父親一眼說。

『什麼？』她父親很注意的問，

『離婚！』心芬決斷的說。

『離婚？』心芬的父親說。『芬兒，大概你是瘋了。——』

心芬搖頭道：『不，……我一點不瘋；把一個女兒嫁給荒唐鬼，大約可以算有點神經錯亂罷？——』

『我也是好意，——』

『我知道是好意，——我不和志希離婚不如死，我——』

『真的？……』

『一定！……』

『我什麼都可以允許你，但是，這一定不許。』她父親說。

『無論如何，非離婚不可！』心芬答。

她父親氣得鬍鬚直抖道：『吾家無再婚之女！——你要和志希離婚，你一世不許踏進我門檻。——』

心芬站了起來道：『那也很好，……』說着，悽慘的笑了一笑，『父

親，再見，我願爲自己犧牲，不願爲節孝犧牲！……』她的心，在慘淡一笑中碎了；她說着就走。

『這……是……什麼……回事？……』心芬的父親擦着老淚說。

·　。　·　·　·

『沒有人能阻止我所要做的，你只能用忠誠的態度，行爲，服從我；我倆是我——心芬，管教孩子，處理家政，是你的本分；而且是你身的職業啊，而且，安慰丈夫，而使你丈夫時常快樂，是你——女人們唯一的宗旨啊！』志希對心芬說。

這時電聲礮火般的響着，可怕的電光，時常盤旋在玻璃窗上，大而暴的雨聲，好像海裏狂奔的潮音。心芬瞧着窗外道：『我一生的目的，不過如此？……我爲什麼要生命？我不過是爲人類謀快活的使者？我唯一的使命，在犧牲自己的幸福，而造就他人的幸福？我的職業是犧牲我的人格和肉體給丈夫？犧牲我的血濺溉孩子？我不過爲人類而生存又爲人類而犧牲的奴僕？我是丈夫的玩物，孩子的保姆？你在外邊荒唐，我只能安慰你？——』她說到這裏，把手上的戒指除下，接着道：『志希，我願爲我自己犧牲，不願爲人類犧牲！志希再見，我們從此分別！』說着，冒着雷雨飄然的去了。

志希從窗外望去，祇見風雨之中，心芬的影子向前很快的走着。

愛與債

Sir John Suckling 作　　洪爲法譯

我要請求天上的眞宰：
我不願欠人的債呀，
如我不願欠人的愛。

那我舞，我飲，或是歌吟，
必將十分的安寧；
我倘是不欠人的一個吻呀，
或是不欠人的一個 Shilling。

有了債，或是有了愛，
談不到什麼愉快；
倘是無債又無愛，
這必是個全世界的幸福者。

他看這黃金的世界，
任何的什物都很平安，都無挂礙；
他貪，他飲，他攝他身——
既不畏男子，也不懼婦人，



所見不同

挪威 基蘭德 作

沈澤民 譯

律師亞貝爾的別墅的花園門前，來了一輛小而精美的馬車，車上駕着兩匹體面的肥馬。

那馬身的裝飾很爲樸素，沒有銀飾，並且沒有一點發亮的金屬物；全體都黑沉沉的，甚至連扣子都用薄皮包着。車子的發亮的木面只些微顯出點墨綠色的顏色。車窗的簾子也是又暗又灰色的，仔細看時，方能辨別他是很厚的絲織品。那馬夫彷彿英國馬夫一般地嚴肅；全身黑色，外套緊緊的扣着，頸項間露出一塊白的空隙。

獨坐在車裏的華鄢夫人把身子俯向前來，把手放在象牙的車門鍵柄上。她慢慢地走出來，她的長裙在身後曳着，然後小小心心的把車門閉上了。

華鄢夫人穿過了那小小的花園，走進屋子去。她從開着的門中看到間壁的房間裏去，却看見那屋中的主婦正站在一只桌子旁邊，桌上凌亂堆着許多顏色鮮明的衣料，還有幾本『市場報』。

『呵——你來得正好——親親的愛米麗！』亞貝爾夫人向客人說。『我在對我的女裁縫沒有辦法呢。她想不出一點新花樣來，所以我只得在這里翻「市場報」。脫了你的衣服來幫我罷。我正想打一件出門衣的樣子呢。』

『逢到衣裳的問題，我是沒本事幫你忙的，』華鄢夫人回答說。

亞貝爾夫人吃驚地對了她直望。這聲音裏面有着一個異常的調子，而她對於她那富厚的朋友的意見，却是素常極其尊重的。

『你不記得剛剛我告訴過你，我的丈夫一定要我買一件新的網外套麼？』

『是的——是的——在馬丹拉皮顯處。我當然記得，』亞貝爾夫人搶着說。『我想你現在是要去買了，和我同去罷。那是很有趣的。』

『我並不是去找馬丹拉皮顯，』華鄢夫人沉靜威嚴地回答。

『我的上帝！為什麼不丟？』她的朋友問，驚駭地大張着那一對美麗的棕色的眼。

『哦——我告訴你罷，』華鄧夫人回答說。『我深信我們一方面這樣亂化錢，一方面要能安心是不可能的——當我們知道了我們所住的這城市中有多少窮人的時候。有幾百個人家處在窘急的境地呢——兩手空空呢！』

『是的——但是——，』亞貝爾夫人向桌子深深歎息似的射了一眼，抗議說。『到處是這樣呵。不平等是只得——』

『我們總要小心，不去增加這不平等才是。我們總得盡一切力量去減少他才是，』華鄧夫人固持着說。亞貝爾夫人覺得她的朋友向那放着『市場報』的桌子上的布料，不贊成地斜看了一眼。

『這不過是羊毛的罷了，』她畏縮地冒着險說。

『親愛的卡露林，不要以為我是責備你。像這樣的事完全在乎一個人自己。個個人都只能照他心之所安做去。』

談話這樣地繼續下去，於是華鄧夫人告訴她說：因為要親眼看看那些情形，並且把貧民們的實在生活狀況使她確信，她是正要去探望這城中一個最苦的貧民窟。

沒有幾天以前，她曾看過一個私立貧民救濟所發刊的年報。在這私立貧民救濟所裏，她的丈夫是董事會的一員。她特意不找警察或貧民窟的監督去探問情形，因為她要自己去看，自己去造成意見。這兩個朋友的道別比平常冷淡一些了。兩個人都有一點不自在。亞貝爾夫人留在花園的房子裏。她也沒有心思再去忖量那件出門的衣服了，雖然那材料是異樣的惹眼。她只聽見車輪子在平滑的住家地帶的街上漸行漸遠的聲音。

她嘆一口氣道：『愛米麗的良心真好！』

從這個少婦的心中，更沒有妒忌和惡意以外的心思生出來的，然而今天看着那車子跑開去，却的確有一點別的感覺在她胸中雜湊着。那還是慈悲心呢，還是羨慕那精美的車子呢，却有些不容易說。

馬夫毫無表示地遵從了她的命令。他驅着車在貧民窟的奇形怪狀的街道中過了一條又一條，正像他是在赴一個跳舞會一樣。最後，等他受到停止的命令時，已經不早了。街道愈過愈狹，幾乎使那肥健的馬和美麗的車子要像軟木塞在瓶頸子裏一樣地進退不得了。

雖然那地位的確是危險，但是這嚴肅的馬車夫却一點也沒有着急的形狀。一個無禮的聲音從一家屋頂的氣窗中喚出來，叫他

不如殺了這兩匹馬罷，因爲他們永久不能活回去了。

華鄭夫人下車來，轉入了一條逼狹的街道。她是決心要去看看那最壞的情形的。在一個門裏，一位十來歲的小姑娘立着。

『這間房子裏有窮人住着麼？』

那小姑娘笑了笑，說一句話，然後在她前面，向門裏蹓了進去。華鄭夫人不曾聽淸楚那字句，但她覺得一定是句不客氣的話。

她迎頭遇着一個房間，便走了進去。房間裏的空氣是混濁到使她頭暈的，且喜在火爐旁邊得到了一個座位。(屋的主人的)那婦人一揮手把椅上活計擲在地上的姿勢，和她那種歡迎這貴婦的微笑，中間都含有一些使她不悅的分子。同時她還得到一種印象，覺得這女人雖然態度是粗而不柔，笑容亦幾乎不使人歡喜，但從前一定有過較好的日子。與她的灰白色長裙在污穢的地板上飄着，當她坐下的時候，她不禁想起海涅的詩句：『你是像一顆被放在烈日之下的洋糖。』

談話是照着這種談話中的常套進行了。假如各人都照她自己的口氣來攀談，彼此之間，竟可一字都不懂的。

但是窮人了解富人的能力却遠勝於富人了解窮人的能力，經驗曾教他們一種形式，把這種情形的話說出來，富人便立刻想到要給他們錢物。他們所能互相了解的，只到這一點爲止。

這種套語，那婦人是爛熟了的，於是華鄭夫人當下就開始明白他們的窮苦生活了。她有兩個小孩子，一個是躺在地板上的四五歲的男孩，一個是嬰兒。

華鄭夫人很注意的看着那毫無血色的嬰兒，竟不能相信他已經有了十三個月的年紀。她家裏有一個孩子，僅只七個月，却比這個大上兩倍呢。

『你該把一些有滋養料的東西給他吃呢，』她說。於是她說了一些在她腦中浮過的現成食料。聽見『滋養的東西』幾個字，一個蓬鬆的頭從一張稻草床中伸起來了。那是一個男人的蒼白色，凹眼眶的臉，前額有一條包得緊緊的布。

華鄭夫人怕將起來。『你的丈夫麼？』她問。

回答道『是。』他因爲牙齒痛，一天不到工廠裏去了。

華鄭夫人患過牙痛的。她知道那是怎樣的苦惱。她立刻說了一些同情的話。那男人喃喃地說了幾句，又倒臥在稻草上了。這時候，華鄭夫人又發見了一個人，那是先前不曾看見的——一個小姑娘，在對面屋隅的火爐旁坐着。她向這貴婦人瞪着眼望了一刻，然後轉過背脊來向着她，華鄭夫人心想她是衣兜裏有些東西不願

給別人看見，故背轉去的，或者是一件破衣服她在修補呢。

『那小孩爲什麼躺在地板上呢？』她發了問。

『她是跛的呢！』那母親回答。於是滔滔不絕地說了一篇可憐的故事，和一篇猩紅熱病後的描寫。

『你該替他買一架輪椅呵，』——華鄧夫人差不多要說出來，忽然覺得不如先買了再給她更好。她想起來了：把錢給窮人是不聰明的事。但是當然，她總要把一點什麼給這可憐的女人呵。她到衣袋裏去摸她的錢袋。錢袋沒有了。她想那一定是遺忘在車子裏的。正當她要把這事情告訴那窮婦人的時候，一個衣冠楚楚的人開了門走進來了。他的臉是圓的，並且有一個特別的枯白的樣子。

『是華鄧夫人罷，我猜想，』那客人說。『我看見你的車子到這條街上來，並且猜想我拿來的這本袖珍冊，大概是您的。』

那確實是她的。光滑的象牙上面雕着黑色的EW兩個字母。

『我正在轉灣角子上走過，忽見這本東西在一個小姑娘——這里一個最壞的小姑娘——手裏。我是這地帶的貧民窟監督。』

華鄧夫人對他道了謝。但是當她回過身來的時候，不禁大吃一驚——房間裏的樣子已經大變。那男人已從床中坐起來，把眼睛直盯着這客人。那婦人的臉上有一種狠毒的神氣。那跛脚的孩子在地板上用臂膀撐起身子來，像一個野獸般毛髮怒張。在一切眼睛中燃着那同樣的狠毒，同樣的挑戰性的輕蔑。

又見那客人嚴厲的說道：『馬丁你今天成了個什麼樣子。我料你昨天晚上是和他們在一夥的。你留心着罷，我不准你，今天下午他們就要來。你至少得坐兩個月監牢。』

於是洪水向他們汎濫而降了。那男子和那婦人相對呼號。那姑娘從爐後跑出來加入他們，手，眼一齊亂來，沒有人能辨出一句話。這間小而擠的房子彷彿要被這逃獄而出的暴戾之氣的壓力炸裂了一樣。

華鄧夫人臉色灰敗地站起身來。那客人開了門，他們就此出去。在街堂中間，她聽見那女人的可怕的笑聲。但是同是這個這樣地說笑着的女人呵，一忽兒以前，那樣溫和可憐地講着那些小孩。華鄧夫人差不多身不由己地跟着這帶來如此奇變的男人走了。起初她用一種驕傲的冷淡神氣聽着他說的話，可是慢慢地她的態度變了，他的話中有着如許眞理。他說他遇着一個像華鄧夫人這般能同情於苦人的女子是很歡喜的。雖然——常常如此——最善意的幫助落在錯誤的地方。慈悲心却無論如何總是讚美的。

『但是這個家庭難道不需要救濟麼？我剛才得到一個印象，覺

得這個婦人曾經有過好一點的日子來的。我們能不能救她出這種生活呢。』

『太太我很抱歉，這女人從前是一個很壞的——公娼。』華鄧夫人抖戰了。

她曾和那樣一個女人談天了！——想到那班小孩了。

『那小的姑娘呢？』她忠厚地問。

『你不看她那母親，和她那光景麼？』

『不——你是說——？』

那貧民窟的監督低低的說了幾句。華鄧夫人抖了一下。『那麼那男人呢？那屋子裏的「男人」！』

『是啦，太太這話我告訴你也是抱歉啦，』於是他又低聲說話了。

對於一個貴婦人，這實在是太過了。她有些昏眩欲暈了。他們是在向着馬車走去，那馬車已經移在一個比她下車時稍遠的地方。

那嚴肅的馬車夫，剛才捉弄了街上的那些頑皮孩子一頓。像蠟燭一般價直地坐了一刻之後，引導那兩匹肥馬，一步一步地，到街上一個開一點的地方，那地方除了這嚴肅馬車夫的有訓練的眼，無論什麼人也看不出的。一羣襤褸的無賴圍繞着他，要想嚇那兩匹肥馬，但是這嚴肅的馬車夫的精神却把他們鎮住了。

他在那里坐了一刻工夫之後，又看見一個小小的不規則的地方，是兩個對面的階沿造成的。他在這裏慢慢地調轉他的馬，倏地把車子轉了過去，差不多要把這輛脆弱的車子撞碎在兩面石壇上似的，但是很準確，當轉過來的時候；兩面剛好齊齊地只差一寸。現在他又像蠟燭一樣地坐着了。但是他肚子裏却在暗記那看見他掉轉車身的在場警察的號數，好讓他回到家裏在餐桌上講起這事的時候，能舉出人來做證據。

那監督攙着華鄧夫人進了車子。她請他下一天惠顧。

『亞貝爾律師家去，』她對馬車夫說了一聲，於是馬車就轆轆地前行了。她離開貧民窟愈遠，馬車走起來便愈加平穩且速。等他們走到住家地帶的時候，那兩匹肥馬暢快地舉起頭來吸那從兩旁花園中送過來的好空氣了。而那嚴肅的馬車夫，也無意識地連連響了他的鞭子三次。

這種墮落的人民怎能望他們升高到有高等教育的程度！他們的貧窮的良心中，一定存在着怎樣的情形——怎樣能望他們承受得起人生的誘惑！華鄧夫人自己是懂得誘惑是什麼的。她雖是不得不常和一種誘惑決戰——和財產！想到假如財產落在這樣野獸似的男人和淫賤不堪的女人手裏，他們將怎麼樣，她身子、也抖了。財產的誘惑品性是非同小可的。不是剛剛在前天麼？她的丈夫就引她受過一次試探。他一定要她雇一個英國的侍從。她是拒

絕了這誘惑的說：

『不，這不是正理。我的車子上用不到侍從。我們固然不是屈不起，但我們要留心驕傲。謝上帝，我能彀不用攙扶獨自上下車呀。』

亞貝爾夫人正在收拾桌子上的布料和『市場報』，回頭看見了她很高興。

『你回來得這樣快啊，愛米麗？我剛才把那裁縫女打發出去呢。你對我所說的一番話，全把我對於這新衣裳的一切心思都打掉了。』和氣的小亞貝爾夫人吐着一口氣說。

華鄧夫人和顏悅色地答道：『個個人必須求其安心。』

亞貝爾夫人抬起頭來一看。她料不到她會答出這樣一句話。

『讓我把我經過的告訴你罷，』華鄧夫人接着說。她把貧民窟監督告訴她的話重說一遍。當她把那小女郎的情形描寫完畢的時候，亞貝爾夫人覺得身子那樣地難過，致使那侍婢不得不替她送進一杯『博德酒』(註——一種葡萄牙的健胃酒)。當那些名貴的爵光晶稜玻璃酒器和酒杯拿進來的時候，亞貝爾夫人對她說。

『怎麼——都在一個床裏睡？這太難令人相信了，』亞貝爾夫人驚呀着悲劇發生似的緊握着她的一雙手。

『一小時以前我自己不肯相信的，』華鄧夫人回答說。

『你安安穩穩從這地方回來，眞幸氣呵，愛米麗。』

『是呵——』華鄧夫人說，『並且我們想，就算是異教徒——他們一切沒有——就算勉強替他們寬解——也不行——簡直無所謂良心——』。

『那不是砰然大聲地在各教堂中間一切受教訓的聽衆宣講着的麼？』亞貝爾夫人同情地搶着說。

『是哩——上帝知道——是這樣啦，』華鄧夫人回答，直望着前面，一個淺笑在她嘴唇上現出來。這兩個朋友親熱地擁抱一回，分別了。

華鄧夫人握了那象牙的門鍵，跨進車子去，那灰白的曳地長裙在她後面盪漾。她小小心心地關上車門，不做出一點聲音。

『拉皮顯夫人的店裏，』她吩咐着，却回頭向着亞貝爾夫人道：『現在讚美上帝，我去定製那件綢衣可以心安理得了。』

『不錯，實在你可以，』是那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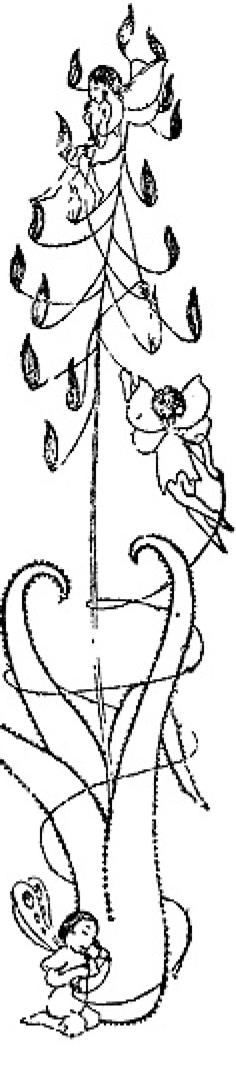
說了這個，她忽忽回到屋子裏去。

基闌德(Alexander L. Kieland 1849—1906)是一個被人家稱爲善以法蘭西的流動輕雅的筆調運用到他那種生硬的非方文字中的挪威著作家。他的特長尤在於短篇小說，以文章的技術得名。有小說集一册在美國出版。(據 Enderwood 所編域外名家短篇小說集)

(保留)

『從前有一個國王』

仲持



印度 台莪爾 作

『從前有一個國王。』

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誰是神異故事裏的國王，是不必知道的。無論他叫做希拉諦耶或叫溺里彭，無論他住在卡西，或在卡諾伊，都沒有什麼相干。那使一個七歲的孩子的心頭發跳——喜悅地發跳的東西便是這種至尊的眞實，這一切實在中之實在：『從前有一個國王。』

然而現代的讀者是格外精細而且苛求的。他們聽到一個故事這樣的開頭時，他們立刻起了批評和懷疑的念頭。他們將科學之探照燈應用於傳說的霧，於是問道：『那個國王？』

講故事的人們臨講的時候變了更加精密了。他們不再滿足於道古老的不定辭，『有一個國王，』却裝出一副學問深博的神色，於是開始道：『從前有一個國王名叫阿耶太薩脫魯。』

雖然如此，現代讀者的好奇心不是這樣容易滿足的。他從那科學的眼鏡裏向作者瞬了一眼，便又問道：『那個阿耶太薩脫魯？』

『個個小學生知道，』作者說下去，『阿耶太薩脫魯有三個。第一個生於紀元前二十世紀，在兩年又八個月這點年紀便死了。我

深惜不能從什麼可靠的根源，找到他在位時一種詳細的紀述。第二個阿耶太陰脫脊，歷史家知道的詳細些。要是你牽致歷史新辭典」……」

這時候，現代讀者的疑念融解了。他覺得他可以放心信托那作者。他自己說道：『現在我們將有一個進步的又是教訓的故事了。』

唉！我們都怎樣的情願受欺呵！我們暗地恐怕給人當作愚昧。而我們終於免不了以愚昧結局，不過我們繞了一個彎兒罷了。

有一句英吉利古話：『不要問我什麼問題，我不會對你說謊的。』七歲的孩子，傾聽着一個神異故事的，很能理會那句話，他不提他的問題，在講故事的時候。因此這故事的純潔優美的『虛偽』全都遺留着，裸露而且真率，如同嬰孩；透明如同真實；澄澈如同新鮮的流泉。但是我們現代人的聰慧的博學的謠語，須得將其真性質一直掩藏而且能罷了。要是在什麼地方，發見了一點極小的欺騙的罅隙，讀者就要帶着嫌厭，轉過頭去，作者也就失却信用了。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懂得了一切甜美的事物；我們又能夠用我們自己一種沒錯誤的科學，領略一個神異故事的甜美。我們從不把這種無用的事物當作智識。我們不過留意真實。而且我們這些無詐的小小的心熟知了真實的水晶宮橫在那裏，與怎樣到達那宮。然而今天我們却要寫幾頁事實，而其真相不過是：

『有一個國王。』

我鮮明的記得那晚是在加兒加答，當這神異故事起頭的時候，雨和暴風接連不息。全城氾濫了。在我們的街路上，水深到沒膝。我有了一個緊張的希望，這幾乎是一個確定，便是：我的教師那晚上被阻了不會來罷。我坐在露臺遠角的櫈子上面，下望街路，心頭更快更快的跳着。我刻刻將眼睛看定了雨，當他漸漸減少起來時，我竭力的禱告道：『神阿，請多送點雨下來，等到七點半過了罷。』因為我很相信，雨是沒有別的需要，除却一個晚上，在加兒加答的一隅，從教師嚴厲的拘束裏，保護一個羸弱的孩子。

倘若不是答應我的禱告，總是依照物性的什麼公例，雨不會停息起來。

但是阿喲！我的教師也不……啦。

恰到那時刻，在街路的轉角，我看見他的近來的雨傘了。希望的大泡沫，爆裂在我的胸中，我的心妖便陷落了。真的，要是死後有一種刑罰，配着這罪孽，那麼我的教師將再投生做我，而我將投生做我的教師。

我一看見他的雨傘，我拚命的跑到我母親的房裏。我的母親和

我的祖母，相對坐着，在燈光下面玩紙牌。我跑進房裏，跳到我母親旁邊的牀上，便說道：

『親愛的母親，教師已經來了，我却頭痛的這麼利害；今天我可不可以不上課呢？』

我希望這故事不要應許年齡未成熟的孩子去讀，而且我深信這不可採用在學校的教科書或啓蒙書裏。因爲我所幹的事是非常之壞，而且我沒有接受怎樣的刑罰。反而，我的過惡是得到勝利的。

我的母親對我說道：『也罷，』於是轉向僕人說道：『告訴教師，他可以回家去了。』

這是十分明顯，她不會想到我的病很利害，因她依舊玩紙牌，不再注意我了。我也將頭埋在枕下，笑個心裏滿足。我們彼此完全諒解了，我的母親和我。

然而人人想必知道，一個七歲的孩子長久裝病，是怎樣的困難啊。約莫一分鐘之後，我抱住了祖母，對她說道：『婆婆，講一個故事給我聽。』

我須得這樣請求許多回。婆婆和母親繼續玩着紙牌，沒有留意。末後母親對我說道：『孩子，不要吵擾。等到我們完畢了把戲。』然而我固執着：『婆婆，告訴我一個故事。』我對母親說，她可以到明天完畢她的把戲，却須得讓婆婆那時候在那里給我講一個故事。

末後母親擲下紙牌說道『你還是依了他罷，我管束他不住了。』大概她心裏想着，她明天不會有什麼討厭的先生，而我却不得不仍然去上那愚蠢的功課。

母親剛纔讓了步，我就衝到祖母那里。我捏住了她的手，喜悅的跳舞，拏她到我的牀上帳子裏。我在激昂中間用兩手抓住了躺枕，歡喜的上下跳躍，當我略略安靜些的時候，我說道：『現在，婆婆，講故事啊！』

婆婆說下去『而且國王有一個王后』這樣的起頭是好的。他只有一個。

神異故事裏的國王，通常總有過多的王后。而且無論那時，我們聽得有兩個王后，我們的心裏便悲傷起來。有一個定然是不幸呢。然而在婆婆的故事裏，這危險過去了。他只有一個王后。

我們隨後聽得國王不曾得到一個兒子。當七歲的年紀，我還不曾想到，倘一個人沒有兒子須要煩惱得什麼似的。他也許不過命定這樣罷了。

我們又不曾大大的激動，當我們聽得那國王出走了，進到森林

中間修行，爲要得一個兒子。只有一件事可以使我走進森林裏去，那便是脫離我的教師！

但是國王剩下了一個小女兒，同他的后住着，那女兒長大起來，成了一個美麗的公主。

十二年過去了，國王繼續修行着，一直不曾想起他美麗的女兒。那公主早到了青春的盛期，結婚的年齡早過去了，可是國王沒有回來。於是王后懷着哀愁漸漸的憔悴了，她叫道：『難道我約黃金的女兒命定了不嫁而死麼？唉，我呵！我有怎樣的命運呵！』

於是王后打發人們到國王那里，懇切的央求他，只消回來一夜，在宮裏喫一餐飯。國王便應許了。

王后十分當心的親手烹調了六十四色小菜，又爲他端正了一個紫檀木的坐位，又將食物擺列在金的碟和銀的盤裏。公主站在後面，手裏拿着孔雀尾的扇子。那國王，在離家十二年之後，進到屋子裏來，於是公主抓着扇子，將他的美照耀到全屋子裏。國王眼看着他女兒的臉龐，忘却進食了。

最後他問他的王后道：『請問，這個女孩子是誰，她的美照耀着，好像女神的金像的？她是誰的女兒？』

王后批她的額角叫道：『唉，我的命運是怎樣的敗壞呵！難道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女兒麼？』

國王大出一驚，他最後說道：『我的麼，小的女兒長大到居然是個女人了。』

『怎麼不是呢？』王后歎一口氣說。『你不知道十二年早已過去了麼？』

『但是爲什麼你不給她成婚呢？』國王問了。

『你在外邊哩，』王后說。『況且我怎能給她找個合宜的丈夫呢？』

國王激昂到心裏益發熱切了。『第一個人，我明天看見的，』他說：『當我從宮裏出去的時候，便娶了她罷。』

公主依舊揮着她的孔雀毛的扇子，於是國王完畢了他的膳食。

次日早晨，國王從他的宮裏出來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婆羅門的兒子，在宮門外邊的森林中間拾着薪柴。他的年紀約莫是七八歲。

國王說道：『我要將我的女兒嫁他。』

誰能夠干涉一個國王的命令呢？那孩子立刻叫來了，於是結婚的花圈，在他和公主之間交換起來。

講到這里，我假近我聰明的婆婆身邊，切心的問她道：『隨後怎樣呢？』

在我的心底裏，有了一個熱切的願望：要將我自己替代那幸運

的七歲年紀的拾柴人。這夜連響着浙瀝的雨聲。我的牀邊陶製的燈檠低低的燃着。我的祖母講着故事，她的聲音，單調的拖延下去。而且這一切的物事恰使我輕倩的心的一隅，創造了這信念，便是我曾經拾着薪柴在某不定的時候的黎明，某不知名的國王的國土裏，而且一會兒花園在我和公主之間交換過了，那公主美麗得像『美之女神』。她有一條金帶在她的髮上，金環在她的耳裏，她有一個金項圈和好些金手鐲，又有一副金的腰練圍着她的腰，一對金的腳環在她腳面作響。

倘使我的祖母是一個教師，她就得爲這小故事貢獻好多的說明呵！第一，人人要問爲什麼國王在森林裏居留十二年？第二，爲什麼國王的女兒這期間一直留着不嫁？這要被看作荒唐的。

即使她果然能夠說到那里，沒有一點糾葛，也還要遇到大大的詰難，關於結婚的事。第一，這從未發生過。第二，在武士階級的一個公主和僧侶的婆羅門階級的一個孩子之間，怎會有一起婚姻呢？她的讀者們立刻就要意想那作者正在用隱藏的方法拙斥我們的社會習慣。而且他們就要寫信到報紙上去了。

因此我虔心的禱告道：我的祖母可以再投生而爲祖母，但不要經過一種被詛的運命，像她不幸的孫兒一般。於是心裏帶着一種歡樂和喜悅的鼓動，我問婆婆道：『隨後怎樣呢？』

婆婆說下去道：隨後公主非常悲痛的將她小小的丈夫帶去了，又造了一所帶着七翼的大宮，便很當心的將她的丈夫撫育起來。

我在牀上跳上跳下，抓住了枕枕，比先前更緊，又說道：『隨後怎樣呢！』

婆婆繼續說道：這小孩子去到學校裏，從他的教師學習了許多功課，當他長大起來時，他的同學起首問他道：『同你住在七翼的宮裏的那美女子是誰？』

婆羅門的兒子切心的要知道她是誰。他只能夠記得怎樣的有一天正在拾柴，一件大的騷擾便起來了，然而這都是那麼久遠，他也沒有明顯的回憶了。

這樣的過去了四五年。他的同伴們常常問他道：『那七翼的宮裏的美女子是誰？』於是婆羅門的兒子就從學校裏回來，悲切的告訴公主道：『我的同學們常常問我，那七翼的宮裏的美女子是誰，而我不能回答他們。告訴我，告訴我，你是誰！』

公主說道：『過了今天能。別一天，我會告訴你。』於是婆羅門的兒子天天就要問『你是誰？』公主也就回答道：『過了今天能。別一天我會告訴你。』這樣子，又是四五年過去了。

最後婆羅門的兒子很不耐煩了，便說道：『要是今天你不告訴我你是誰，阿，美女子啊，我要離開這七翼的宮了。』於是公主說道：『我明天一定告訴你。』

次日婆羅門的兒子，剛從學校回家，他說道：『現在，告訴我你是誰。』公主說道：『今晚晚飯後你上牀的時候，我要告訴你。』

婆羅門的兒子說道：『很好；』於是他起首計算時辰，巴望着夜。一面公主散布了白花在金牀上面，用香油點起一盞金的燈檠，又裝飾了她的頭髮，自己穿了一件美麗的青色外衣，便起首計算時辰，巴望着夜。

那晚上，她的丈夫婆羅門的兒子，既完畢了他的膳食，——激動的幾乎不大要喫，——既走到了撒布着花卉的臥室裏的金牀上，他自己說道：『今晚我定然可以知道這七翼的宮裏的美女子是誰了。』

公主拿她丈夫喫剩的食物自己喫了，慢慢的進了臥室。那晚上，她只得回答住在七翼的宮裏的美女子是誰那個問題了。可是當她走到牀上去告訴他的時候，她猛見一條毒蛇，原來從花叢裏爬了出來，咬過了婆羅門的兒子。她的『孩子丈夫』在花的牀上躺着，臉色蒼白的死了。

我的心忽地停止住跳躍，我便用哽噎的聲音問道：『隨後怎樣呢？』

婆婆說道：『隨後……』

然而這故事再講下去有什麼用呢？這不過引逗到什麼更加更不可能的事情罷了。七歲的孩子不會知道：要是死後還有『隨後怎樣呢？』那就一個祖母的祖母也不能告訴我道一切了。

然而孩子的信仰永不自認失敗的，這會攫住死的外套使他轉過來。一個無飾的晚上，這樣的故事可以這麼突兀的停住，在他想來是殘酷的。所以祖母只得從大完結的永閉的房間裏叫回她的故事來，可是她幹的這麼簡單；不過是將屍身浮在河中一枝香蕉的幹上，由一個巫人誦點什麼咒語。然而在那雨夜，一盞燈檠的幽光中間，『死』在孩子的心裏就失了一切的恐怖，似乎沒有比一夜的深睡更利害。故事完結時，倦了的眼睛被睡眠壓下了，便是這樣，我們送這孩子的小身子，浮在時間的靜水裏睡眠的背上，然後在早晨誦幾句咒語的時將他回返到生命與光明的世界。



第二譚卡來夫人（續）

英國 比納羅 作
仲持

第二幕

哈耶孔培的客室。對着看客，是兩扇法蘭西式的窗子，被覆在露臺下面，通到花園；右首有一門，開進一個小廳。火爐在室中的右邊，其上有一面大鏡，火爐過去，有雙扇的門。室內陳設富麗，一切東西都表示着風雅和奢華。窗子開着，花園裏有月光。

奧來特太太，一個漂亮的好修飾的女人，聲音柔細，髮作亞麻色，坐在安樂椅上面，將頭靠着椅枕，眼睛閉着。保拉顯出灰白疲憊十分不樂的模樣，就桌坐着。兩人都穿着華美的宴服。

奧來特太太 （張開眼睛，）阿，我不再呷了——我睡去了呀！（摸頭髮。）唷！男子們那里去？

保拉 （冷淡的，）在外邊吸煙呢。

（一個僕人拏咖啡進來，遞給奧來特太太，喬治奧來特爵士從窗子進來。他是一個三十五歲光景的男子，額角很低，下顎縮進，鼻子紅得可怕，帶着一副虛茫的表情。）

奧太太 （拏了咖啡杯。）是陀陀呀。（註一）

喬治奧來特 我說，露台下面的蒼蠅惹得你惱罷。（僕人將咖啡端給保拉，她拒却

了，隨卽端給喬治爵士他拿了一杯。）喀！等一歇！（他向托盤端詳了一回，隨卽將杯子放好。）不要了！（向奧來特太太，輕輕的說。）我說他們吝惜着酒，可不是麼？

（僕人從窗子走出。）

保　（向喬治爵士）你不要呷咖啡麼，喬治？

喬　不，謝謝。呷威士忌和汽水的時候近了。（走近保拉，讚歎似的說起奧來特太太）我說勃提（注二）今晚益發好看了，可不是麼？

保　你的夫人麼。

喬　是勃提。

保　好看？

喬　是。

保　很——很好看。

（他踱到長椅旁邊。保拉嫌厭似的注視他，隨卽起立走開。喬治爵士在長椅上睡熟了。）

奧太太　保拉，可愛的，我看你和奧勃雷在餐席上似乎更要好一點。你們有沒有和好呢？

保　我們？阿，不。我們只在別人面前講話就是。

奧太太　這種把戲，你們要玩到多少時候呢，親愛的？

保　（不耐煩的轉過身。）我委實不能告訴你。

奧太太　坐下罷，老姑娘，你不要這樣煩躁。（保拉坐在安樂椅上部的位子，背向着奧來特太太，）自然，我做老朋友的，應當好好的勸告你一番——（保拉忽地怒目的睜着她。）——但是我見得干涉人家夫妻間的拌嘴，是要討苦喫的，所以我決定不管了。

保　我想你是聰明的。

奧太太　雖然如此，我總勸你們把婚姻看得嚴重些——像我一樣。這是這麼美的一件事——婚姻，如果我們這種地位的人不能尊重他，同他們的丈夫，幸福的過日子，做出一個好榜樣來，那麼那些中等階級的人還能盼望他們怎樣呢？你和奧勃雷之間這種可憂的事情，到底從什麼時候起頭的。

保　實在，兩禮拜又三天之前，我不曾算過那時刻。

奧太太　陀陀和我到來之前一兩天。

保　是。人常常從這事記到那事；我們是在我寫信教你們來看我們那早晨吵嘴起來的。

奧太太　我能夠來還是你的運氣，可不是麼，親愛的？

保　（又注視她，）極運氣。

奧太太　同你的丈夫衝突起來，家中沒有

保 一個朋友——總是最苦惱的事哩。（突然轉向她，）你和喬治如今在這地方，一定是非常之不適意的。你至少應該對我談談他。你爲什麼不同我說呢？

奧太太 我們十分適意哩，親愛的，謝謝你——我們倆，喬治和我眞是要好，不拘在那里，都一樣。我並非要向你誇口，老姑娘，但是，我的丈夫總算是滿意的。（喬治爵士現在沈睡着，他的頭後垂，他的嘴張開，露出可怕的模樣。）

保 （向喬治一瞥，）我理會了。

奧太太 我們並非沒有一點小衝突。哪，這早晨，我們還拌過嘴呢。你記得前幾年却麥晉來司維克給可憐可愛的康尼透來蒙德的那頂鑽石和紅玉的『希拉』，（註三）你記得麼？

保 不，我不記得了。

奧太太 不記得麼？這件東西現在在市上了。畢卡來的彭茄明把他擱在店窗裏，我很想買他來。

保 你以爲這是十分需要的麼？

奧太太 是；我對陀陀說——我這樣身分的女士，應當講究頭上的裝飾。這是與你不同，可愛的——人們不會留你身上尋看這許多珠寶，但是我有穿戴這種東西的身分，可不是麼？

保 是，

奧太太 阿，這就是今晨我和陀陀拌嘴的原因。他搗壞了兩把椅子，他是這樣的動氣了。我忘却了那是你們的椅子；你可在意麼？

保 不。

奧太太 你知道，可憐的陀陀不打壞些什麼東西，是不會平氣的，不是椅子，便是鏡子，不是那個，便是磁器——總要揀一件『特來斯登』。（註四）親愛的老寶貝呵！他發怒時，他愛一件『特來斯登』。他並不眞把東西向我投擲，親愛的；他不過舉起來，擲下去，像一個君子人。我料想我們樓上的房間，在我得到那頂『希拉』之前，一定要弄得不成樣子了。

保 恕我說一句；或者你的丈夫買不起這東西罷。

奧太太 阿，覷那里話，保拉！陀陀常常會當押些什麼東西，或者向他的母親告借。

保 唉。（她就鋼琴坐下，撩起樂鍵來。）

奧太太 阿，好。奏罷！這是我妒忌你的一件事。

保 奏什麼呢？

奧太太 昨晚你給我們奏的那首神妙的曲子，叫做什麼，親愛的？

保 一段『蘇培爾德』，你喜歡再聽麼？

奧太太 你不知道什麼滑稽歌麼，你知道麼？

保　恐怕不知道。

奧太太　隨你奏罷。（保拉奏琴。奧勃雷和凱雷特倫爾在窗外出現；他們向屋子裏望。）

奧　（向特倫爾）你可以在那面鏡裏看見她的面孔。可憐的女子，她的神色何等憔悴呀。

特　奧來特夫妻那時纔去呀。

奧　誰知道呢（走進屋子）。

特　但你還在款待他們呀？（跟着奧勃雷）。

奧　你可知道，凱雷便是奧來特夫妻也有用處的？我的老婆委實只在客人面前纔對我講講話——想想看孛爵奧來特夫妻在一處，我還覺得關心些！

特　阿，這兩個獃子原來是爲此請來的。

奧　凱雷，今晚再和保拉談談看。

特　當然倘我得到機會。

奧　我們幹去罷。喬治睡着了；也許我能夠使那『婆娘』改變呢。（他們走進屋子時，保拉戛然停奏，拿了樂本細看喬治爵士怔忡狀的點頭打斷。）奧來特太太，你要打彈子時，我可以和你打。

奧太太　（跳起）好阿，當然的！我當初還以爲你忘却可憐的我了。阿，看陀陀一看！

奧　不，不，不要叫醒他，他乏哩。

奧太太　我必須叫他，他實在太不成樣子了。（叫着喬治爵士）陀陀！陀陀！陀陀！

喬　（倦態的。）嗚啊！

奧太太　陀陀，親愛的，你打着鼾呢。

喬　阿，你不可以過一會兒叫我麼？

奧　你要一枝雪茄罷，喬治；進彈子房裏來。（和奧來特太太攜手。）凱雷，帶保拉來。（奧勃來和奧來特太太走出。）

喬　（起來。）唉，什麼彈子房！（看錶，）這許多時候——呼嗚啊嗚啊！威士忌和汽水！（他急跟着奧勃雷和奧來特太太去。保拉重復奏琴。）

保　（沈默一會，）不要在我的後面徘徊了，凱雷，跟他們去罷。

特　得罪，過一會兒。（坐，）奏得好。

保　（沈默一會，仍奏着。）請你不要這樣的注視着。

特　我注視着麼？對不起。（她奏了一會，突然停住了，起立，走到窗口，便在那里站着向外望。特倫爾從安樂椅移至長椅。）可愛的夜色呀。

保　（跳起。）阿，（沒有轉向他。）你爲什麼猴子一般跳來跳去呢？

特　燠熱的房間很激動神經的。晚膳之後，同我們在花園裏散步取樂，豈不好麼。你爲什麼不來的？

保　你知道爲什麼罷。

特　唉，你想着你和奧勃雷之間的——衝突麼。

保——是，我這麼想着。

特——阿，我也想。多久了——？

保——過得三禮拜了。

特——祝福我，這一定的！這可以用這樣的夜來膏好！月光，星，花的香；還有充分的黑暗，使一個和善的女人能夠將手在一個愛她的好人臂膀上放一刻兒。唉，哈！這是一種奇異的權力，親愛的奧勃雷夫人，一種犯惱的女人的權力！只要明白這個！只——觸——僅僅她的指尖——，為着她自己和別個人，她便將全世界的顏色改變了。

保——（轉向他，安靜的，）凱雷，我的朋友，你講話時，恰像一個很浪漫的老婆子。（她離了窗子，坐着玩弄桌上的小器物。）

特——（自己說，）哼，不好算數呢！好，——哈，哈！——我承受這句話。一個老婆子，嗳？

保——阿，我並不想窺——

特——但是為什麼不呢？我是有一切的資格的——阿，差不多是。我自己承認：如果在明天我動身之前，我能夠看見你和奧勃雷和好了，這就使這枯萎了的心胸，一陣滿是的跳躍。

保——明天動身麼，凱雷！

特——必得動身了。

保——阿，這屋子裏益發忍耐不下去了。

特——你是很和善的。但你還有奧來特夫妻做伴呢。

保——（暴烈的。）奧來特夫妻！我——我憎惡他們！我夜裏睡不着，為的是憎惡他們！

特——原諒我，我曉得他們到這裏來，有幾分是你的主意。

保——天啊！這並沒什麼關係的。無論如何，我總比這些人懂事得多。這女人——我素常以為是有趣的——却使我淘氣了。她走近來時，我呼吸不迭了，她的手帕的香氣，弄得我好頭昏！而她還整個鐘頭的對我談講，直到我——我覺得她說一句，我的指甲彷彿加長一點！

特——我親愛的女士，你為什麼不將這些都對奧勃雷說呢？

保——阿，我真是十分愚笨，凱雷！

特——（安慰似的，）好，好，將這話對奧勃雷說！

保——不，不，你沒有理會。你知道我幹了什麼？

特——幹了——！什麼，自從你請奧來特夫妻到這裏來之後麼？

保——是，我須得告訴你——

特——或者你還是不告訴我的好。——

保——哪！我截留了幾封信，從柯遏梁夫人和藹林寄給——他的。（從她的胸衣裏拿出三封不曾拆過的信。）這便是可咀咒的東西！從巴黎寄來——兩封從柯遏梁夫人，那封從藹林！

特——但是怎的——怎的？

保——我不知道。唔，我知道的我看見諾林給她父親的信時常寄來沒有一行寫給我——沒有一行。一天早晨，適値我下樓去，比他早點，我瞧見了這一封橫在桌子上他的信堆裏，我便拿來塞進袋裏——出於惡意的，凱雷，純粹的惡意！一兩天之後，我在勞其遇見了鄧崟愛惠斯，拿了許多信來，看見那幾封信都在中間。我看見他時，我單覺得親切——親切！（仍將各信藏在胸衣裏。）現在我將這些信帶在身邊了，這些信芥辣將一般的使我心神發燒！

特——阿，這所以近來奧勃雷沒有接到從巴黎寄來的信呀！

保——自然是這個緣故！（歇斯的里狀的笑。）哈哈！

特——好！（笑，）哈，哈，哈！

保——（轉向他，）我想這倒有趣哩！

特——請你原諒我。

保——天知道我不大誇口我是一個壞人，但並非那類施用卑劣的詭計的我一生裏這是我所幹的最下劣的事情了。我怎樣棄却這些信呢——這是我要知道的事？我怎樣棄却這些呢？

特——我若是你，我就要教奧勃雷過來，立刻將信放在他的手裏。

保——什麼！當面告訴他說我——！不，得罪你。我想你未必——

特——不，不，我不會藏起信來呢！

保——你稱你自己是我的好朋友的？

特——（詼諧的。）不，我沒有！

保——或者我將這些信束起，早上交給他的使僕。

特——這仍然免不了一番說明。

保——（輕率的，）阿，那只好不給他——

特——那他就得去查究呀！

保——（倒在安樂椅上。）我並不在意！

特——我知道你不；我現在教他到你這里來，我可以麼？

保——現在！你知道女人是怎樣的苦哪？我支持不住了，凱雷。我有好幾夜沒有睡覺了，昨夜還有雷，我定然受了驚嚇了。

特——（從桌上取小手鏡，）你交出了那些信，你可以好好的睡覺了。喂，喂，奧勃雷——一夜好好的安息！（拿鏡至她的面前。）正是時候了。（她向鏡照了一會，便從他手裏搬過鏡來。）

保——你這壞痞，凱雷，把這個給我看麼！

特——那麼——我可以麼？讓一個朋——一個可憐的『老婆子』引導你罷！我可以麼？

保——你要我死呀，你們這些人！

你——什麼話？

保——（沈默一會，）很好，（他點頭，急忙的走出。她在後望他一會，便叫道，『凱雷！凱

信！ 隨後她又慣重的一封一封拿出信來，帶着嫌厭的神情數這些信。忽然間，她跳起，轉身向門。）唉！

（奧勃雷疾速的進來。）

奧——保拉！

保——（將信交給他，臉上露出嫌厭模樣。）嘛！（他察看各信，迷惑了，詢問似的望着她。）這些是許多天了。我偸了過來打算教你着急教你不快活啦。（他又望着信，隨即將信放在桌上一邊。）

奧——（溫和的，）保拉，親愛的，不妨事的。

保——（沈默一會。）爲什麼——爲什麼這樣的接信呢？

奧——你指望怎樣呢？

保——阿，我想靜默的責備是頂頂厲害。而且你自然要急着拆看這些信呢！（她穿過屋子，像是要出去。）

奧——保拉！（她沈默，）現在當眞都完結了。

保——都完結了！（嘲弄似的，）那是我的女兒回來了罷？她什麼時候到的？我倒不曾得知。

奧——你眞刻薄得很。

保——這句話常常帶在男子的唇邊的；要是他的湯冷一點兒，他就這麼說了。（又做出一種動作，像是要出去。）我們須要——

奧——我知道我傷了你的心了，保拉？但是補救的方法有沒有呢？

保——藹林什麼時候回來？明天呢？還是下禮拜？

奧——（厭倦的，）阿！我們怎麼連藹林要在巴黎和倫敦找點快樂，都不應許她呢。

保——要是這事於我有損，我也不會不應許她。但是同那女人——

奧——那個女人罷。你得知道目前我們不能給藹林那機會——

保——和上等人交際的機會。

奧——得到朋友，經驗，和世故的機會。要是你愛惜藹林，你難道看不到柯退梁夫人的照顧是何等有益麼？

保——我可以問一句麼？過了倫敦社交期，柯退梁夫人照顧藹林完了的時候，女兒一定會回到這里來麼？（奧勃雷默然。）可是？可是？

奧——我們等到社交期過了罷——

保——阿！我知道了。你不過愚弄我；你把我拋棄了。我相信你遣送了藹林，並非爲你所說的緣由，只因爲你知道我不是她的一個良友，因爲你害怕她同我做伴，會把她的天眞剝奪一點兒？難道不是實情麼？誠實些！可不是這樣麼？

奧——也罷。（變方沈默一會。）

保——（舉手，彷彿要打他。）阿！

奧——（捉住她的手腕。）坐下。坐下。（他推她坐在椅上；她掙脫身子，一聲叫喊。）現

在聽我說罷。你喜歡回想的保拉，回想你的過去罷，有一個時期，你常常孤獨着。我從未敎你說過，你也不曾對我說起。我的意思是，你在那個時期——同藹林一樣。（她想要起立，他阻止她。）不，不。

保——我不願談到那時候，我不願滿足你的好奇心。

奧——我親愛的保拉，我沒有好奇心——我知道你在藹林的年紀是怎樣。我告訴你。那時你沒有一種思想不是純潔的，你沒有一個不向審的衝動，你從未提出一種不可以對一羣孩子們談講的意見。（她又竭力的要起立，他將手輕輕的放在她肩上。）這是沒有幾年以前——有好多日子，你是像女學生模樣——然而想着兩個保拉的不同罷。你須得仔細一想，因爲在一番冷酷的生活之後，人的知覺，便生了一層厚的翳障。但是爲上帝的緣故，想一想罷，在到你心中分明的得到這兩個幻象了，然後問問你自己，像你這樣的女子，對於七八年前的那女子，是那一類的朋友。

保——（起立，）你怎敢呀？我可以做藹林的好朋友，像她親娘一樣的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怎敢呀？

奧——你這麼說，像是你很確信。然而你懵懂了，保拉，你懵懂了。你！誰都相信一個心地純潔的年青女子保持着尊嚴——相信你也曾經保持着尊嚴——現在你做了戲謔嘲弄，和卑鄙的譏笑的標的。我告訴你，你不再是你的思想或嗜否的主子了。怎的，我坐在你和藹林之間，常看見她臉頰轉紅，當你咭咭唔唔談着關於俱樂部或吸烟室的什麼故事！你曾經注意到那種臉紅麼？要是你注意到，那麼，那種原因曾經激動過你麼？這便是——你說你所愛的女兒，我相信你是愛的，你又盼望她的回愛！阿，保拉，我對你說，你懵懂了，這是我爲你作的最好唯一的辯解哩！

保——藹林——藹林容易臉紅的。

奧——前幾年你一樣的容易臉紅。

保——（沈默片刻。）好，你講道講完了沒有？

奧——（作失望的姿勢）阿，保拉！（走到窗口，背向着室內站着。）

保——（自己說）前幾——年！（慢慢的走向門，忽地倒在安樂椅上而哭。）阿，上帝！前幾年！

奧——（走向她。）保拉！

保——（啜泣）阿，不要惹我！

奧——保拉！

保——阿，滾開！（他退後幾步，頃刻後，她安靜些，便懶懶的起立；隨後用一種變換了的聲口，）看呵！（他衝前一步；她用急快的手勢阻止他。）看呵！脫離了這些人們——

——麥倍耳和她的丈夫——立刻我——我同他們絕緣了！

奧 （低語。）保拉！

保 那麼——那麼——藹林離了柯退梁夫人，給我——給我別個機會的時候，多久纔到呵！（他又衝前，但她退縮了。）不，不！（她從右旁的門出去。他落到長椅上，將手蒙了眼。暫時靜默，隨後一個僕人進來。）

僕人 柯退梁夫人，先生，同着藹林小姐。（奧勃雷起立，迎着柯退梁夫人，她進來，藹林在後跟着，兩人都着着旅裝。僕人退出。）

柯夫人 （和奧勃雷握手）阿，我親愛的奧勃雷！

奧 柯退梁夫人！（吻着藹林。）藹林親愛的！

藹 爸爸，家中都好罷？

柯夫人 我們熱急得發顫哩。

奧 是，是，都好。這是十分不料的。（向柯退梁夫人。）你們覺着巴黎熱得耐不住罷？

柯夫人 熱得耐不住麼！巴黎是充分的愉快。我們不曾接到你的來信！

奧 前一禮拜，我寫給藹林的。

柯夫人 沒有提起我給你的信裏所說的話呢。

奧 （想着。）唉，自然——

柯夫人 而且從那時起我們兩人都寫信，你却絕對的沒有信來。阿，未免太糟了！

奧 （從桌上拾起信。）這並非全是我的過失。這便是那些信——

藹 爸爸！

柯夫人 這些還沒有拆過哩。

奧 一樁事故使這些信就擱了，直到今晚纔到我這里。我擔心着這使你們極其煩惱的。

柯夫人 使我好不煩惱呀！

藹 （低聲向柯退梁夫人。）不妨事。現在不，親愛的——今夜不。

奧 嗳？

柯夫人 （向藹林大聲的，）孩子，跑去，將你的物事脫去罷。她不像今天從巴黎趕來模樣呢。

奧 我從未見過她面色這樣好。（拿藹林的手。）

藹 （用顫弱的聲音，向奧勃雷說，）爸爸，柯退梁夫人待我真真和善，可是我——我回家來了。（她出去。）

奧 回家來了！（向柯退梁夫人，）藹林就此回到我們這裏來？

柯夫人 這便是我在信裏告訴你的要點，而你定要我在一個熱天從巴黎旅行到維羅米爾來。我想，或者藹林現在正應當和你來同居，這是好的，雖然我——我親

愛的朋友，情形有點變更了。

奧　埃利思，你有什麼困難罷。

柯夫人　唔，——是我有着困難。你記得漂亮的小勃雷雷頓夫人，她從前叫做卡羅林亞達爾

奧　很記得。

柯夫人　她現在是個寡婦了，可憐的東西。我們住在倫里爾特街的二樓，她是我們的房主。卡羅林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她很疼愛着藹林。

奧　我很高興。

柯夫人　是，是她逃到了她母親的朋友們是很好的事。呃——那年青的許士亞達爾，幾時之前，報紙載滿她的名字的——他是卡羅林勃雷雷頓的兄弟，你知道的。

奧　不，我不會知道。他做些什麼？我忘却了。

柯夫人　阻擋了一隊可怕的軍隊，在印度很遠的什麼地方。帶着一小隊的人，和幾個忠心的土著，衝了下去，守住那地方，直到他得到救援。他們爲此給他一中隊的兵和一個維多利亞十字章。

奧　他便是勃雷雷頓夫人的兄弟麼？

柯夫人　是。他和他的姊姊同居——不如說——在巴黎。他在家裏——退伍了。噯呀，奧勃雷，你怎麼不接上我的話呢？你猜不得發生了什麼麼？

奧　埃利思呵！

柯夫人　年青的亞達爾——藹林！

奧　戀愛罷？

柯夫人　是，是奧勃雷（沈默片刻）阿，我想我弄得自己很倒眉了。然而我真意料不到這樣的事。一個嚴重天真的孩子，像藹林一般，和一個蠻性的勇敢的兵士——永不會使我想到這兩人相配。（奧勃雷沈思似的踱來踱去）我將亞達爾大尉所講的都立刻寫給你。爲什麼你竟沒有當即接到那些信，而且你接到時，爲什麼你不拆呢？我的焦急直熬到昨夜，那纔決定了主意，——家去！自然，這使我大大的憂悶了。我的頭痛漲着。有什麼難麼？（奧勃雷從內室拿出一個瓶子，交給她。）我們鬧出了一個岔子，你不會怪我們罷。

奧　我親愛的埃利思，我老實對你說，我沒有責備你們的心思。

柯夫人　一番陳述要引起一種吵鬧的。

奧　我不知道這是最壞的運命呢，還是最好的。我的老婆以爲怎樣呢？亞達爾大尉是一個好漢麼？

柯夫人　我親愛的奧勃雷，你最好讀一讀他的偉績的紀述。冒着性命足足數個禮拜；常常帶着微笑和快活的言辭向那倚靠他的可憐的失援的人們！自然，便是這上頭，激動了你孩子的本心——當我們聽他說故事時，我看守她，要是天使的模樣同

那時刻的藹林不同，我總不要遇見天使了，這就是了！

奧｜ 要是你處我的地位——？可是你不能決斷罷。

柯夫人 怎的，要是我有一個親生的待嫁的女兒，由亞逵爾大尉向她求婚，我天然要徹夜的哭哭腫了眼睛——但到早晨我就謝謝上天了。

奧｜ 你這樣徹底的相信他麼？

柯夫人 你以為我若不相信，此刻也只會有一陣頭痛罷！阿，你從前打那條小路來看過我的，你總可以來罷，我的朋友。立刻到我家裏來，和許士握手。

奧｜ 什麼，他在這里麼？

柯夫人 他同我們一路來的，明天要正式來看你。我的手套在那里？（奧勃雷從安樂椅上取手套。）給我向譚卡來夫人道聲歉，請你。她好呀！我穿着？（走向門。）

藹林進來。

藹林 （向柯退梁夫人，）我等着問你晚安。我恐怕失了你。

柯夫人 晚上好，藹林！

藹｜ （低聲，抱着柯退梁夫人，）謝謝你，親愛的柯退梁夫人！

柯夫人 （將臂膀挽住藹林，向奧勃雷低語。）對她提一聲。（柯退梁夫人走出。）

奧｜ （向藹林，）藹林，我要到柯退梁夫人家裏去。對保拉說一聲；親愛的。（走向門。）

藹｜ （垂着頭）是。（急忙的，）父親你惱着我——不快活罷？

奧｜ 惱着你？不。

藹｜ 不快活罷？

奧｜ （微笑着走向她，握她的手。）要是這樣，也只因為你搖動了我鑑別力上的信念。我以為你有點像你可憐的母親，藹林但是今晚你臉上有一種神色，親愛的，我從未見她有過——從未，從未。

藹｜ （將頭靠在他肩上。）也許我不應該出去的。

奧｜ 噓！你是十分快樂罷？

藹｜ 是。

奧｜ 這就對了。那麼，你既是十分快樂，我有一句話格外要你為我做到，藹林。

藹｜ 什麼話呢？

奧｜ 對保拉要很和善。你可以麼？

藹｜ 你以為我不和善罷。

奧｜ （吻着她的額，）對保拉要很和善。（他走出。她在後面站着看他；隨後她沈思似的從門口轉身，一朵玫瑰花忽地從窗外拋進來，落到她的脚旁。她詫異着拾起那花，走到窗口。）

藹｜ （向後一跳，）許士！

（許士亞逵爾，一個漂亮的少年，二十七歲光景，帶着一副孩子的臉相和態度，在

牆外出現。）

許　納黎，納黎，親愛的！

藹　怎麼了？

許　噓！沒什麼。不過戲玩罷了。（笑，）哈，哈，哈！我發見了柯退梁夫人的草場，是通到你父親的園地的；我跨過籬笆的缺口過來。

藹　怎麼，許士？

許　我在華倫（註五）很是愁悶：這和佛里蘭特街眞差得遠了。不要這樣的看呵！相信我的話，我的意思原不過要窺探你的家庭，便回去了，但我看見人影在這里擺動，也就來得近些，希望看你一眼。那是你的父親麼？（走進室中。）

藹　是。

許　這豈不好玩哩！一隻兔子跑過我的脚上，那時我正躲在那棵老松樹後面。

藹　你必得出去；你不能這樣子停在這里。

許　只是戲玩罷了；我告訴你的一切你何必這麼認眞。對我道聲晚安罷。

藹　我道過了晚安了。

許　在華倫的廳裏，柯退梁夫人和一個男僕的面前。阿，這和在佛里蘭特眞差遠哩！

藹　（急將手給她。）晚上好，許士。

許　算了麼？我們可以做眞正的相識。（他立刻擁抱她，但她掙脫了。）

藹　當你這樣子的時候，你使我格外難受。（忿忿的擲開脚旁的玫瑰花。）阿！

許　我現在惹惱了你罷，我想？

藹　是。

許　饒恕我，納黎。到花園裏去五分鐘；我們踱到園地去。

藹　不，不。

許　兩分鐘對我說句「你饒恕我。」

藹　我饒恕你。

許　今晚我分明一瞼也睡不得了。我是怎樣的愚人呀！是到園地去。同我去。

藹　有人走進這屋子來了。你願意在這里給人看見麼？

許　我在松樹後面等候你。你必得對我說一下。納黎！（他不見了。保拉進來。）

保　藹林！

藹　你——你看見我很着驚罷。保拉，自然。

保　你怎麼在這里？怎的，你不是同着——你的朋友麼？

藹　我回家來了——你想必要我來罷。我們今晨離開巴黎；柯退梁夫人帶我回來的。她剛纔在這里；爸爸此刻同她到華倫去了。他教我對你說一聲。

保　有幾個人同我們住着，我想你還是不見面好。幾個鐘頭就回到家來，倒是很直截的。

藹　幾個鐘頭罷？

保　阿，你幾時到倫敦去呢？

藹　我不想到倫敦去了。

保——（切心的）你——你同她吵嘴麼？

藹——不，不，不，不這樣；但是——保拉（變換聲口）保拉！

保——（跳起）噯？（藹林審愼的走到保拉跟前，和她接吻。）藹林！

藹——吻着我罷。

保——什麼——什麼，要什麼！

藹——我將來待你要改變樣子了。太遲了罷？

保——太——遲了！（情感衝動的吻着藹林，便哭起來，）不——不——不！不不——不！

藹——保拉，不要哭。

保——（揩眼淚。）我有點發抖了；我沒有睡過。都不錯，——對我說。

藹——有句話要告訴你——

保——有——有？（他們同坐在安樂椅上，保拉握藹林的手。）

藹——保拉，在佛里蘭特我們的寓所裏，在我們住着的樓下，有一位勃雷雷頓夫人。她素來是我母親的一個朋友。柯遇棨和我，同她一處過了許多時候。

保——（懷疑的。）阿——（讓藹林的手落下。）可是這位女士要替着柯遇棨夫人照顧你麼？

藹——不，不。她的兄弟和她同住——和她同住。她倫兄弟——（惶窘失聲）。

保——阿？

藹——（幾乎聽不出，）保拉——（起立，走開，保拉跟着她。）

保——藹林，（抓住她，）你沒有着了愛罷！（藹林央求似的望着保拉。）阿，你着了愛呵！你！阿，這所以你回家來了！自然，現在你可以同我做朋友了！你就要離開我們罷，我想；所以對我客氣一會兒，是不妨事的！

藹——阿，保拉！

保——怎麼，你怎麼欺騙我們——我們全體！我們向來當你是一個冷血的小『聖人』。你愚弄了我們了！聖人藹林，聖人藹林！

藹——唉，我知道你不過譏誚我！

保——（猝換聲口，）噯？

藹——我——，我對你講不得話了。（坐在長椅上。）你一味是諷刺譏笑。

保——藹林親愛的！藹林！我沒有這意思，我真是了不得的妒忌，這是對於我的一種咒咀，（跪在藹林旁邊，擁抱她。）我的舌頭不由我了。我就要改變了，我賭著咒。我決定了好些好主意，上帝在上，我瞞了罷！要是你着了愛，要是你曾經結婚，我們有什麼不可以彼此相愛呢？噯，你出於本心的吻過了我——你不能收回去，現在我們又是朋友了，可不是麼？藹林，親愛的！我要知道一切，一切。藹林親愛的，藹林

藹——保拉，許士做了什麼使我很發惱的事。今天他同我們從巴黎過來，看望爸爸。他和柯遇棨夫人同住着。我——應該告訴

你——

保｜是，是。什麼？

藹｜他從華倫草場，找路穿過園地到這屋子來。他等着對我道晚安。（向花園一瞥）他在——那邊過去。

保｜阿！

藹｜那怎麼幹呢？

保｜帶他進來看我！你可以罷？

藹｜不，不。

保｜我却很要認識他。阿，是，你必須帶進來。我要會見他，在與勃甯之先。（激動的舉手撫髮）我眞高興呀。（藹林從窗子出去，）鏡子——鏡子。我的神色何等可怕呵。（在桌上找不到鏡子，她跳到長椅上，便向爐架上面的鏡裏照着自己，於是靜靜的坐下，等着。）藹林！怪呵！藹林！

（停一會之後，藹林同着許士從窗子進來。）

藹｜保拉，這是亞遂爾大尉——譚卡來夫人。

（保拉起立轉身，她和許士站着，彼此呆望了一兩分鐘；隨後保拉走前，將手給他。）

保｜（用一種奇怪的聲音，但是安靜的。）你好呀？

許｜你好呀？

保｜（向藹林）亞遂爾先生，和我在倫敦會過的，藹林。呃，——現在亞遂爾大尉了？

許｜是。

藹｜在倫敦罷？

保｜人說世界很小，可不是麼？

許｜正是。

保｜藹林，親愛的，我要對亞遂爾談幾句關於你的話——單獨亞遂爾大尉。（將臂膀挽着藹林，引她向門）一點時光就回來。（藹林微笑著向保拉點頭，便走出了，一面保拉看定她在微開的門口。）一點時光——一點——（關了門，對着許士揀一個位子坐下。）快呵，譚卡來先生不過同着柯退梁夫人走到華倫去。那怎麼幹呢？

許｜（呆呆的。）幹麼？

保｜幹——幹。什麼必須幹的。

許｜我理會了：譚卡來先生娶了個什麼夫人，什麼夫人。

保｜茄蔓夫人。

許｜是。

保｜我從前是以那名字出名的。我們分別以後，你不會想起我的前事罷。

許｜不曾。

保｜（嘲笑似的，）不曾。

許｜我到印度去過了。

保｜那怎麼幹呢？

許｜眞不湊巧呵！

保｜阿，我的上帝！

許｜你的丈夫沒有知道罷？

保｜是你和我——？

許｜是。

保｜不。他只知道別的那些人。

許｜不知道我。我們多久了——？

保｜我記不得準確了。

許｜你——你以爲還有關係麼？

保｜他的——他的女兒。（一聲口訥的喊，他轉過身去，坐着，將頭伏在手中。）那怎麼幹呢？

許｜我還可以想得罷。

保｜阿！阿愛塞爾勃德街我們那所房子怎麼了。

許｜我租去了。

保｜所有美好的傢具呢，

許｜賣去了。

保｜有一天，我在舊袋子裏摸到了寫字檯的鎖匙！（忽而明瞭了她的地位的恐怖與無望，向上一跳，發出一聲歟斯的里狀的叫喊。）我哼着些什麼呢？

許｜爲神的緣故，都些阿！我想一想罷。

保｜這弄得我發狂阿！（忽地轉身，站着，俯在他頭上。）你——你這畜生，又是這樣的來捉弄我阿！

許｜我總是好好的待你的。

保｜（軟弱的。）阿！我請你饒恕——我知道你待我好——我——（倒在長椅上，歟斯的里狀的哭着。）

許｜噓！

保｜她今晚和我接了吻！我贏過她了！我費了這樣的力量，纔弄得她愛我！而現在——正當她起頭愛我了，來從她那里奪去這愛麼！

許｜噓噓！不要哭！

保｜（啜泣，）你不知道！我——我結婚以來，不會過得好日子。這是我的過失哩。我所過的生活，完全把我弄糟了。但我決定了心思，從今晚起轉過一片新葉。從今晚起！

許｜保拉——

保｜不要這麼叫我呀！

許｜譚卡來夫人，你不應當頹唐到這樣樣。這都不錯，我告訴你——這都不會錯。

保｜（發抖。）我們怎麼幹呢？

許｜閉了口。

保｜麼？（惘然的定睛看着。）

許｜我們在一處時，知道我們的底細的，……百個裏沒有一個能，而且，沒有一個肯做這樣的壞蛋，來毀壞我們。即使有了這種事，我們還可以說謊！我們只消閉口就是，爲什麼弄得自己這樣的困惱呢？

保｜你是和我一樣的發狂阿！

許｜你能夠想一個更好的計策麼？

保——只有一個計策做得到——我們忖一忖罷！——譚卡來先生是必須對他說的。

許——你的丈夫！什麼，我就要失了藹林啦——失了藹林啦！

保——你快要失掉她了。

許——我不願失掉她，我不能失掉她！

保——難道我不曾在報上看到過你在印度所幹的各種勇敢的事情麼？怎麼，你似乎是個極弱的怯漢！

許——那又是別一種勇氣，我沒有這種勇氣。

保——阿，我不教你去對譚卡來先生說。這是我的事哩。

許——（屈身在她上面。）你——你——你還是你——

保——（起立。）不要干涉我！我定要——

許——（抓住她；她掙脫身子。）看，保拉，我從未待過你壞——你承認的。爲什麼你要這樣報答我？你不知道我怎樣的愛藹林罷！

保——阿，我正知道呢。

許——我說你不！她是和我的親娘一樣好。我對她也極其忠實。我在巴黎告訴她說，我從前有點兒放蕩，隨後過了一個可咀咒的日子，她應許都饒我，爲了我在印度以後所做的事。她對於我好像一個天使！我當然總不應當失掉她，因爲我是和別的人們一樣！不，我沒有像我們想得起的一百人，他們一半的輕躁。保拉，不可沒有什麼報答我，對我要好，總是一個好女孩兒——對我要好！

保——阿，我全沒有思量你！我勸你不要再停在這里：譚卡來先生定然立刻回來了。

許——（拿起帽子，）那麼，我們中間約定了什麼呢？我們有什麼安排了要做呢？

保——我不知道你將要怎麼幹，我要告訴譚卡來先生去。

許——神啊，我們不要幹這類的事情啊！（暴烈的走近她。）

保——你這可惡的怯漢！

許——你敢麼！（走到窗口，）當心你敢麼！

保——（跟着他，）怎的，你要怎麼了？

許——（略停一會，沈下臉。）沒什麼！我要放縱了自己——這就什麼都沒有了。晚上好。

保——晚上好。（他不見了。她跟蹌的走到安樂椅旁，便坐下來；當她這麼幹時，她的手落在小鏡子上面，她將鏡拿起來，注視着自己的反影。）

——第三幕完——（留）

（註一）『昵陀』是藹林的暱稱。

（註二）『勃提』是阿來特夫人的暱稱。

（註三）『希拉』是女人帽子的一種。

（註四）『特來斯登』是指特來斯登地方所產的上等磁器。

（註五）『華倫』是阿迎樂夫人住宅的名稱。

通信



關於戀愛問題的討論

錫琛先生：

讀完你底來信，便有許多要回答你的話，在意識流裏，時起波浪，可是竟捉不到一點兒剩餘的光陰，可以完成我底工作；所以擱了好久，到今天秋風細雨的早晨，纔能答你。然而也是一種簡單的答覆。

在未表示我底意思之前，我要鄭重申明一句，就是，我不是冥頑不靈的老腐敗，禁談『戀愛』；我也不是傳抄脫節名詞的新少年，盲談戀愛。戀愛的真義，Ellen Key 女士曾經說過了，也無須更申嚕囌，當然是和『姦淫』十分不同，今更得先生底一番指導，却格外清明了，感謝的很！

先生主張解決一切婦人『問題，』先從解決『戀愛』起，——換句說：就是先從解決婚姻問題起，這層意思，我仍不免有些懷疑。照先生那種定義，『戀愛是合兩個人格為一，』這句定義，是很精審的了，但是不容易辦到。如何能使雙方都有人格，這豈不是教育上的大問題嗎？又如何能使兩方的人格融合為一？這豈不是道德上的大問題嗎？在這男女教育沒有平等的時候，在這舊道德沒有破產的時候，我恐一般婦女運動家，雖拚命說『戀愛不是姦淫，』一定難免要誤當作『姦淫就是戀愛；』所以先生主張『提倡戀愛觀念，』就是解決一切婦人問題的基本運動，雖周建人先生和先生表同意，我却仍舊有些懷疑。請再指教！

戀愛分為兩種：精神的；肉體的。肉體的戀愛，大約是先生所說的『姦淫；』精神的戀愛，大約是先生所說的『戀愛。』說『戀愛』如完全精神的呢，恐流於禁慾；說『戀愛』如完全是肉體的呢，恐流於縱慾，都非適中之道。

我說：『姦淫』是性慾之見於事實者；『戀愛』是性慾之托於空想者。姦淫與戀愛，都是從性慾出發的，任何人不能反對；所以『姦淫』也是一種戀愛的形式，『戀愛』不過是姦淫的進化罷了。因此之故，男女兩性，果然是根據戀愛的原則，發生一種觸覺的結合，不能說他們是獸性衝動，或者罵他們是姦淫，捉將官裏去，判刑事罪。如若

到了戀愛的最高度，還不能有觸覺的結合，那麼戀愛的究竟，就祇能利用我們底聽覺，聽一聽自然界的風聲，歌聲，利用我們底視覺，觀一觀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藉以自慰自娛罷了！倘這種『戀愛觀念』，先生們預備猛力地提倡，我卻爲人類的前途，深深『杞憂』呢！所以我不贊成絕對的精神戀愛論者，因爲他們是專唱高調，不能見之於事實；我也不贊成『絕對的生殖器崇拜者』，因爲他們完全是獸性的表現，離卻了『人性』太遠了。我底意思，是贊成物質與精神的調和——是希伯來文明與希臘文明的調和。不談了，暫止於此，再恭聆先生和讀者的批判。

——王平陵，十四號。

平陵先生：

我前信中所說的戀愛，完全是愛倫凱女士所謂『靈肉一致』的戀愛，先生把我當做絕對的精神戀愛論者，未免誤解我的意思了。——前信中引愛倫凱女士『生殖之神聖』的話，便可證明我不是崇拜 Platonic love 的人。

我所謂『戀愛』與『姦淫』的區別，並不是『靈』與『肉』的區別，乃是對於對手方的人格承認與否的區別。詳細的說，就是男子把女子——在反面，女子對於男子也是如此——祇當做一種洩慾的器具，或生殖的器具的，便是姦淫。所以宿娼，納妾，以及在家族制度下面專爲繼承宗嗣的結婚，都可說是姦淫。但這和一般所謂『姦淫』的概念，又略不同。常人所謂『姦淫』，專指那不以經濟結合的兩性關係而言，所以不但把買賣結婚當作正當，便是宿娼納妾，也不認爲姦淫。這便是普通所以誤認戀愛爲姦淫的理由，即爲了戀愛的兩性結合，不像宿娼納妾一般經過經濟的手續的緣故。但我也並不以爲凡是非經濟結合的兩性關係，便是戀愛；因爲非經濟結合的兩性關係中——即使口頭自稱戀愛——不認對手方的人格而當做洩慾的器具的，正不可勝數呢。——所以『自由戀愛』也不能認爲眞正的戀愛。

我並非不憚煩的要向先生絮絮說明戀愛，實在爲了近來許多人懷疑於我們的常常說起戀愛，所以乘便在答復先生的信中，多說幾句，藉此也可使別的懷疑我們的人，明白一點我們的旨趣，所謂『不覺長言之』了，請先生弗怪！

至於我的主張以戀愛解決婦女問題，也並非是一種空想。因爲所謂婦女問題，根本上原來就是兩性問題。爲了女性的被男性所壓抑，所以遂成爲婦女問題。但是社會上爲什麼會發生男性壓抑女性的事實？簡單的說。就是因爲男性不承認女性的人格，女性被

機械化的緣故；換一句話，就是不把兩性的結合，當作相互的結合，而把女性當作供男性使用的東西的緣故。女性旣然是供男性使用的東西，那麽，在男子想來，女子當然不必受教育，因爲她天然具有給男子洩慾和生殖的本能，用不着學的；當然不能有經濟權，因爲她天然受男子所豢養，供男子所役使的；至於政治道德方面，更是不必說了。所以我們如果要想使女子從教育，經濟，政治，道德各方面解放出來，必先承認女子的人格，使大家都公認兩性的結合，須是有意志的相互的結合，不是男子可以使用女子的，然後女子纔能算做獨立。否則他們雖然承認女子須有教育，也無非是奴隸的教育（如古所謂『婦教婉娩聽從』）便於男子的役使罷了；雖然承認女子須有經濟獨立，也無非爲了男子豢養不起，可以減輕自己的擔負罷了。這樣枝枝節節的做去，婦女問題怎樣有解決的希望呢？總結一句話，我們要解決婦女問題，必先承認女子的人格；要承認女子的人格，必先承認女子不是供男子洩慾的器具，替男子生殖的器具，必先以承認兩性的結合須爲雙方有意志的相互的結合。於是要使這意志達於高尙的境地，便有教育的必要；要使這意志不受一切有形的無形的束縛，便有經濟獨立，政治解放，道德解放的必要。所以要謀婦女的自由，必先提倡戀愛的自由；教育經濟政治道德的解放，無非是謀戀愛自由的手段，戀愛眞正自由了，婦女問題也便解決了。

人類有兩種基本的欲望，便是食欲和性欲。社會一切的習慣，風俗，道德，法律，制度，都以這兩種欲望爲中心；一切的宗教，哲學，科學，藝術，文化，政治，都以這兩種欲望做種子而開花結果。所以飢與愛的兩大問題，是一切社會問題的基本問題；社會的一切糾紛，一切爭鬥，都是從這兩大問題發生的。社會主義，是現在解決飢的問題的根本方法；戀愛自由主義，是現在解決愛的問題的根本方法。這是毫無疑義的。

最後我仍想這樣說：『戀愛自由，是解決婦女問題的起頭，也是解決婦女問題的煞尾。』先生以爲怎樣？請繼續賜教！

章錫琛，八，三一。

歐化句法的討論

仲持先生：

在第八卷第七號的婦女雜誌上，你譯的英國王爾德作的燦爛的流星，我經念過了，很是佩服。但是譯筆之間，或者有一點可資討論。現下就將我的一點意思

發表一下，請先生指教！

那篇第三段第一行的首兩句說：

『你的照像是美麗的，』他喃喃的說，『但你比……；』

第四段又說：

『她先前好像一朵白玫瑰，』，一個年青的侍僕對他旁邊的人說，『但是她現在……；』

像這樣的地方很多，這不過就是兩個例子罷了。依我的意思，不如將上面兩段寫作：

他喃喃的說，『你的照像是美麗的，但你比……；』

一個年青的侍僕對她旁邊的人說，『她先前好像一朵白玫瑰，但是她現在……；』

我這樣說，有兩條理由：

1，像你的那種寫法，是直譯英文的，我知道。但這是英文的寫法，和我們華文不很合適，你的本意是要不失本文秩序，這是不錯。但是旣不合適乎華文，就自然有不方便的地方，這是和華人的口氣不合；若像我寫的，雖說秩序和原文不對，但是一念下去，不但意思很順適，幷且和原文比較，意思不曾差失毫釐。

2，像你的寫法，至少要念一兩年的英文，或是與英文有一樣的寫法的外國文，纔看得懂；若像我的寫法，就不管你有沒有念過英文或外國文，都一概曉得了。這是又一樣的方便。因爲現在華人懂英文的雖不少，但終竟敵不過單懂華文不懂英文的人之多；因此，閱看女誌的人們，也就有不少不懂英文的了，看了這種寫法，不是都有點不如意麼？一個人作了或譯了一篇文章，本來是要人人都知道的；要是有了什麼不方便了，就立刻要改的。況且像這一點的不方便，改了，也不能失掉什麼意思的，亦何樂而不爲呢？

以上是我的一點意見，不知道對不對？要是說錯了，還請先生指教，好罷？

雒君，七，三十一，

雒君先生：

來信敬悉。先生提出的問題，確乎也是現今文體改革潮流中，一部分的人所懷疑的，現在乘答覆先生之便，詳細的解釋一下。

在英語上——也可說一般的外國語上——凡是直接談話體的文句 (The direct narrative sentence) 大概有四種形式。爲便利閱者起見，舉魯迅君的工人綏惠略夫譯文爲例。

第一　說話者和他的舉止形態，爲全句的主要部分，或者有首先表明的必要時，則用第一式，例如：

站在門前的人便鋒利直截的問道，『這里有房子出租麼？你也許知道？』（該書十二頁）

他裝作圖窩煙氣似的陜一陜眼，又隨便似的說，但口氣却帶着雙關，『探索的本領眞是一種難得的才能呵……』（十九頁）

第二　全句的主要部分在語辭，或者語辭緊接上文時，則用第二式，例如：

『……你是大學生呵。也有些甚麼著作麼？』他很快的說。（十八頁）

『這算什麼，——舍爾該伊凡諾微支，——我甚麼時候，都可以給你當差，這那里是你自己該做的事呢，』婆子急回話略，帶點唱歌的口吻。

第三　如第二式，而語辭較長，或者語辭的開頭一二句，語氣較重，或者語辭中間，略有停頓時，則用第三式，例如：

『目下所多的是無業，——亞拉藉夫關心的說，『目下在你是艱難的時候了。』（十七頁）

『怎麼不中意，——綏惠略夫說，『這寫得十分有力……很有味』』（二十二頁）

第四　說話者是誰，可以從語辭中理會出來，不必表明的，則用第四式，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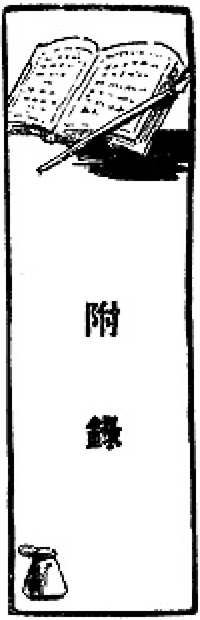
『他們却只是靜靜的睜着眼看麼？』

『我們當代表的，幾乎全下了獄。』

以上四種形式，各有各的妙處，各有各應用的時候，是不可以遷就亂用的。然而在國語裏却向來只有第一形式。現今的翻譯界，當翻譯的時候，往往感到單一形式的不够用，——正如舊式圈點的不够用一樣——因爲把西文談話體的各種形式，一律範成一個樣子，實在是於原文語氣及其優美有損的。於是他們不得不把國語上談話體的文句來『歐化』一下，翻譯外國文的時候，便把原文的形式，完全保留起來。現在便是創作界，也有許多人理會了『歐化』的好處，各揀便利的形式，做着應用了。這種改革，自然而然的早經大家默認了。

世界上無論那一種改革，在起初時候，總是略略有些不方便的。共和代替了專制，國語代替了文言，新式標點代替了舊式圈點，都不免惹起一部分人的反對。這國語形式上的小小改革，也是一樣。然而在我看來，這個改革，卽使有些不方便，也是極微小的。只消略看幾篇這樣的文體，就可懂得其中的妙處，決不至於如先生所說，『至少要念一兩年的英文纔看得懂』」咧。

——仲持覆。



附錄

請於憲法及附屬法明定女子參政條文請願書

竊以男女平權，在今日社會上，政治上，已成普通原則。中華民國約法第二條，中華民國主權屬於人民全體，所謂全體，並無男女區別，可以斷言。又約法對於人民之任官考試及選舉被選舉，均無制限明文，蓋已確認全民政治之原則。惟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四第五各案，均有男子二字之特別規定，於是各省議員之選舉，女子遂蒙其制限，此違反約法之精神，亟宜矯正者一也。近年以來，女子參政運動，遍於歐美，大戰以後，政治趨勢，既已變遷，立法精神，亦隨而改善。如德意志，普魯士，捷克波蘭，奧大利，巨哥斯拉夫各國憲法，均已規定女子參政權。美國自一千九百十年至一千九百十七年間，各州憲法，先後加入女子參政權之規定者，凡十有五。合衆國則於去年八月，由大總統提出婦女參政權憲法修正案，經國會議決後，更得全國四十八州四分三上之同意，啟後憲法條文。吾國去年湖南省憲法，亦經明白規定。此蓋世界潮流之趨勢，不可過抑者二也。或謂女子參政，當以程度為標準，不妨俟之將來。不知既稱程度，即無絕對標準可言。如曰俟之將來，不外以待來年之意，非解放之本旨也。人類智識能力，本與其所負擔之義務及責任成正比例。義務及責任之負擔愈重，則其智識及能力之發展亦愈速。故女子參政，實為義務及責任之賦與，亦即智識及能力之養成。換言之，女子之要求參政，與其稱為權利之請求，勿寧稱為義務及責任之請求也。謹依斯旨，特開下列條項，乞審察焉。

(一)憲法草案第三章第四條，『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均為平等』云云，擬請於『種族』之下，『階級』之上，加入『男女』二字。

(二)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四第五各條，所有『男子』二字，擬請改為『人民』二字。

以上兩項，為憲法及附屬法中必須改正者，此外行政及各項法規尚多，應行修改之處，更當繼續請求。至於前項提議及修改手續，準關議院法及憲法會議規則，敬乞兩院諸公，公同商酌提議，期在

必成，女界幸甚，中華民國全體人民幸甚。

請願者女子參政協進會全體會員

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協會宣言

竊夫國以民立，民以國存，無民則國何由成，無國則民何所庇。此國與民之關係有不可須臾離也。然既倚持之重，憑藉之深，而為國民者，乃身家性命財產之所託，應知保存之愛護之，名雖為國，實乃自為耳。何我二十世紀中國之國民，不徒不愛國，乃自促其敗，縱不為國惜，亦當為己惜，而幕上之燕，釜中之魚，其可得安居而長存乎？方今國勢阽危，千鈞一髮，論者每以國債不淸為外患，政治不修為內憂。而不知彼所忽視者，實為無形之大憂患，其為國民之嗜好乎！即紙煙一宗，概可想見。查海關輸入之數，每年約凡千萬元，若不銷耗此等鉅款於煙天霧海之中，又何患外債之不淸，內政之不理哉。嗚呼！愚不及此，舉國若狂，或負文字之虛名，空談廢事，或尸素餐之位置，充數濫竽，或擁兵權以自衛，或守衙署而爭雄，故如水火益深益熱，大有不可收拾，聽其陸沉之勢，良可慨也。我等目擊心傷，不忍坐斃，況值此男女平權之時，亦應負平權義務之責。是以努力進行，擴充斯會。目的所在，無忘夫進德修身，進化必趨，不外乎救國強種。夫進修之道，必先整理家庭，救強之方，首在維新社會。蓋女子者國民之母，母教者教育之基，即改良家庭之本，振興社會之源也。然而改良家庭振興社會之着手，必自改革國民惡劣之嗜好為起點。蓋嗜好者，敗俗喪身之媒，亡國傾家之階，不自以根本之解決，又何異濬源而塞流，掩耳而盜鈴也。故本會對於煙酒賭嫖之害，勸戒國民而遠離之，他如補救貧窮，提倡教育，本會亦認為應盡職務。庶此靡爛之社會國家，腐敗之國民家教，藉振一興，回春有日。此本會之所竊望焉。

女子問題的開端

胡適之在天津學生同志會女權股講演

趙景深記

一

我今天出來很匆忙，連日在南開暑期學校講演，講得喉嚨都啞了，請諸君原諒我沒有預備。

女子問題這個題目很大，不是一個人在一天所能講得完的，必須大家集合起來研究，所以我今天只能選擇女子問題的一部分來講。今天所說的是女子問題的開端：怎樣才叫做女子問題，女子

又有什麼問題？若只是在憲法上把『凡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改爲『凡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女』，把『子』字改爲『女』字，算不得女子重大的問題，這樣的事很容易辦，不過是紙上的虛文罷了。要知道，憲法上改一字有什麼關係，不改又有什麼妨礙？我們所要解決的，是比這更重大的問題；在解決問題之先，又必先知道女子所以不能與男子受平等待遇的原因。

一個人有了半身不遂的病，不是左腿麻木，便是右腿麻木，弄得行動艱難，諸君有看見的，一定很可憐他。但是國家和社會若是有了半身不遂的病，也是很可憐的。我們中國現在就陷在這種現象裏了。普通社會女子比男子多，社會上都把女子當作賠錢貨，加以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其實講來，男女雙方，應當調劑得當，發展完備，纔能成爲完全的社會。但是社會每每是半身不遂，不給女子能力和權利，只是將平常的事叫女子去做，叫他們燒飯，洗衣，抹桌子，抱孩子，做種種的家務事。這些事雖也是人所應作的，但社會上只將這些事讓女子去做，別的就不讓做了。有錢的太太小姐，連家務也不讓他們做，也不供給他們經費入學，受高等教育，弄到太太小姐們閒着沒事做，便作出種種無智識的事，如：打牌，談天，到大羅天，逛新世界，便成了他們的職業，總沒有發展事業的機會。結果便把社會弄成個『半身不遂』。試看生利的是不是男子居多？倚賴的是不是女子居多？再說到學問上，是不是男子比女子高？再說到歷史上，女子作文學家的能有幾個？掌政權的能有幾個？偶爾有的倚賴丈夫，嘗幾天政權，不久也就退位了！我們現在，應該要把這半身不遂的病治好，用電機或是別的東西刺激，叫社會上一般人覺悟，這纔是造成完全的社會和國家的方法。

要治這樣的病，自然要使男女有同等的能力，享同等的權利。不過女子問題很寬泛，太籠統，應該將他分析一下。現在我將他分爲三項說，一是生計，二是教育，三是社會和政治各方面的女子問題。

二

先說生計。女子問題中最難解決的便是這個生計問題，並且這問題也是女子問題的中心。現在要想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平等，自由，獨立，都是假的；沒有經濟權和經濟能力而要作女子運動，實是捨棄了本源。經濟權還容易解決，經濟能力却是很難解決的。經濟權包有財產權和支配權。在習慣和歷史上，女子有子的纔有財產，平常只是在嫁女時賠些嫁粧，但那也不過是替女子的父母裝面子，並不是憐惜兒女。可是在事實上也有些女子可以有財產承

繼權，我們安徽盧家便是這樣辦的。

至於說到經濟能力，那就很使人痛心了！女子只是做些家務，做家務便是他的本分。媽媽奴僕作事有錢，太太作事便是應該的了。我並不是說太太應該得些錢，我是說社會應該承認女子有生產的能力。因為作事的機會少，於是失去他的經濟能力，不能有經濟獨立的機會。我們應該想個方法，使女子的經濟能力增加。女子的經濟能力不能獲利，什麼利益也享受不着，只能低首下心的壓伏在男子威權之下。例如男子要和女子離婚，只要花兩千元上下便可了事，女子立於被動地位，沒有能力，祇得隨男子的心意罷了。又如家長不讓女子讀書，也是沒有方法去抵抗。要是有了經濟能力和經濟權，離婚也可自活，不許讀書也可請求母親給錢讀書，就可以免去種種的受壓制了。我們徽州的媳婦養蠶，每年得利甚豐，他們在農民社會中佔的地位便好的多。所以女子問題的先決，便是要先有經濟權和經濟能力，沒有這兩項的獲得，而欲解決女子問題，是做不到的。

三

再說教育。中國的女子教育問題，差不多可以說是一點也沒有解決。全國的中學，祇是幾十個罷了。二萬萬女子的教育祇是這樣，教育的不普及，可想而知了。試問直隸有幾個中等以上的女學？天津這樣的大地方，又有幾個女學？受過高等教育的，有幾百人沒有？教育並不是教人只會讀書寫字，做幾句白話詩文言詩，便完算事；教育是要提高人的思想，使人生的行為起變化，使人能覺悟以前作的事不對。因之教育便可傳智識的種子。女子如能經濟獨立，又有學問，社會政治等問題自易解決。

四

現在再說社會和政治。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法國的文化，全靠女太太的力量，纔日見興盛。這些女太太有財產，對於文學的興趣濃厚，常請許多文人學士，聚會談天，作為討論政治，社會，和文學的中心；種種重要的問題，都從這樣聚會討論出來。女子活動的多，文化的傳播一定也快；男女相處，男子受女子的柔和的感化，使男子糾正了許多習慣上的謬誤，這也是對於社會很有幫助的。但我國不但不提倡男女社交公開，反使男女隔絕，就是現在在會場裏都自然的分出男女來。大家小姐，一定要古板的弄得一點活潑性都沒有。所以現在有些人作家庭革命，婚姻革命，舊腦筋的人見

了，只是搖頭，以爲天下從此亂矣，眞實的說，這是不能避免的結果。現在男女社交公開，急宜解決；彼此交換智識，互相幫助，別的問題都可以慢慢解決了。凡是一種問題，都是具體的，個人的，沒有兩個問題是一樣的，不但你我的問題不一樣，這人和那人的問題不一樣，就是同胞的姊妹，問題也有不一樣的。若是一定要說應當怎樣解決問題，是沒有具體方法的，立法是不行的，因爲各種的情形不同。大約說來，我們在現在已成的不良結果，應當取容忍和原諒的態度，一方面積極的去改造社會，因爲我們要知道不良結果的造因，是由於制度的犧牲，因之我們對於一切事也就加以諒解了。

最後說到政治。我以爲現在參政比較的不重要，社會上仍有許多的大問題要解決。不過我也爲這次學生同志會女權股作參政運動表同情，因爲他雖是不甚重要，但也可以提高女子的地位。就是參政的人少，也沒有什麼要緊，無論如何，總是開了風氣之先。不過我不希望女子要求無限制的選舉權。提倡參政，應該和男子一樣要限制，作一個有限制的平等。這次的運動，最大的好處，還是在將來，盼望將來他們能更改勞工和兒童等的法律，因爲女子的心比男子要慈愛些。爲女子問題收實效計，最好先解決經濟和教育

的問題，然後再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女子要想受社會的平等待遇，只有『自己做去』之一法。別人給的東西沒有什麼意思，就是爭得參政權，實際上所發生的影響仍是不相干的。要改憲法更容易，只是去掉『子』字，添上『女』字能了。歐戰時歐洲女子能開電車，送信，並且赴前敵，許多他們平日做不到的事，都能做到，這纔是女子能力的表現，女子自己權利的獲取。

我敬祝諸君這次的女子參政運動成功，仍希望諸君不要忽略了女子問題的治標法，不要不顧經濟社會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新刊介紹

現代婦女（創刊號）　這是婦女問題研究會中華節育研究社聯合出版的旬刊。本號有新良妻賢母主義（瑟廬）我的希望（郢）產兒制限（泉）山額夫人之旅華觀察談（海澄）及發刊詞雜談等。（每期一張，由時事新報附送，不另售。）